



您的位置： 学人论戏 - 胡开奇专栏 - 正文 [返回]

## 话剧《一九八四》

作者:胡开奇 来源: 时间:2009-10-20 16:25:39 浏览:45次

(根据奥威尔同名小说改编)

谨以此拙作纪念奥威尔  
《一九八四》出版六十周年

人物：

温斯顿	男， 三十八、九岁
朱莉娅	女， 二十四、五岁
奥布兰	男， 四十七、八岁
帕森斯	女， 四十岁左右
塞姆	男， 四十多岁

克拉克（帕森斯的儿子）、女秘书、女招待、警卫、 酒吧女侍等

### 第一场

奥威尔（旁白） 我不相信我描绘的这种社会必将到来，但我相信与它类似的某种体制可能出现。这令人恐惧的恶梦境地明确无误地提醒人们：决不能让它发生。这是我们的责任。

首都。清晨。天幕为白色金字塔形大厦。塔顶上方醒目的“真理部”三字。下悬党的三条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大厦内一办公室，墙上挂一大电子屏幕，电幕中的“老大哥”双目炯炯。屏幕下方一行黑体字：“老大哥注视着你”。墙上还挂着同样的三幅标语。室内放着办公桌椅，屋角靠着若干把折椅。

电幕声 （激昂。）大洋国的同志们，请注意，请注意新闻播报：马拉巴前线捷报，我们在南印度的部队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歼灭了数千名敌人。  
(塞姆坐桌前，面对一堆文稿和一本巨型辞典。)

### 子栏目导航

- ▶ 邓琪瑛专栏
- ▶ 谢伯淳专栏
- ▶ 厉震林专栏
- ▶ 杨孟衡专栏
- ▶ 苏琼专栏
- ▶ 刘祯专栏
- ▶ 胡开奇专栏
- ▶ 高益荣专栏
- ▶ 李时学专栏
- ▶ 刘家思专栏
- ▶ 陈吉德专栏
- ▶ 夏写时专栏
- ▶ 桂迎专栏
- ▶ 杨伟民专栏
- ▶ 陈友峰专栏
- ▶ 黄振林专栏
- ▶ 元鹏飞专栏
- ▶ 顾聆森专栏
- ▶ 吴敢专栏
- ▶ 李祥林专栏
- ▶ 车锡伦专栏
- ▶ 阎立峰专栏
- ▶ 马建华专栏
- ▶ 王晓华专栏
- ▶ 孙柏专栏
- ▶ 胡金望专栏
- ▶ 苏子裕专栏
- ▶ 胡德才专栏

▶ 伏涤修专栏  
▶ 林婷专栏  
▶ 陈军专栏  
▶ 吴保和专栏  
▶ 叶志良专栏  
▶ 叶明生专栏  
▶ 吴新雷专栏  
▶ 康保成专栏  
▶ 徐大军专栏  
▶ 谢柏梁专栏  
▶ 陈维昭专栏  
▶ 苗怀明专栏  
▶ 袁国兴专栏  
▶ 赵晓红专栏  
▶ 孙书磊专栏  
▶ 朱恒夫专栏  
▶ 徐子方专栏  
▶ 陆林专栏  
▶ 陈美林专栏  
▶ 范丽敏专栏  
▶ 刘水云专栏  
▶ 苏涵专栏  
▶ 车文明专栏  
▶ 周宪专栏  
▶ 李伟专栏  
▶ 俞为民专栏  
▶ 陈多专栏  
▶ 孙惠柱专栏  
▶ 刘淑丽专栏  
▶ 吕效平专栏  
▶ 黄仕忠专栏  
▶ 王宁专栏  
▶ 解玉峰专栏  
▶ 田本相专栏  
▶ 廖奔专栏  
▶ 吴戈专栏  
▶ 周宁专栏  
▶ 周安华专栏  
▶ 赵山林专栏  
▶ 黄鸣奋专栏  
▶ 陈世雄专栏  
▶ 彭万荣专栏  
▶ 周靖波专栏  
▶ 施旭升专栏  
▶ 宋宝珍专栏

电幕声 这次大捷标志着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最终的辉煌胜利将不会太远了。老大哥万岁！  
(帕森斯上。)  
帕森斯 塞姆同志，早上好！  
塞姆 噢，帕森斯同志，早上好。  
帕森斯 今天早间新闻如何？  
塞姆 一如既往。我们在南印度的部队又打了胜仗。  
帕森斯 那战争快结束了。太好了。它拖得够久了……  
(电幕乐声起。)  
电幕声 同志们，请注意！三名戈斯坦兄弟组织分子今天上午供认了他们的间谍身份。今天下午17时，将在胜利广场对他们处以绞刑。请全体党员出席绞刑公审大会。现在播报更大喜讯。我们又赢得了生产战线的胜利。富裕部宣布他们在第六个三年计划的第二季度超额生产了六千万吨钢铁。  
(温斯顿上，他衣着整洁，手拎皮质黑色公文包。)  
电幕声 去年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上升了二十个百分点。此时此刻，全国各大城市的我国各族人民正在进行庆祝活动，游行队伍涌上街道，高举旗帜，欢呼老大哥的英明领导，感谢老大哥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拥护老大哥！热爱老大哥！  
帕森斯 (对温斯顿。) 同志，今天你迟到了，对吗？  
温斯顿 文件还没送来呢。  
帕森斯 你错过了今天的早间新闻。我应该告发你。  
温斯顿 什么消息，帕森斯？  
帕森斯 我进门时电幕正在播报另一个捷报。我没听清……  
温斯顿 那么，你也迟到了。  
帕森斯 我当然没有迟到。我都听到了。我……  
(一位少女女秘书捧着一叠厚厚的卷宗上。)  
女秘书 早上好，同志们。今天的任务来了。(对塞姆。) 塞姆同志，这是你的。要求你在12时30分之前将这个文件译成新语。(女秘书转向帕森斯。) 帕森斯同志——你没有任务。  
帕森斯 没有任务？我不明白。  
女秘书 领导命令你去仇恨部报到。重新分配。  
帕森斯 重新分配？(稍顿。) 为什么？  
女秘书 同志，无知就是力量。别问我为什么——去问思想警察。你是否犯了错误？你是否犯了思想罪？  
帕森斯 没有。肯定没有。这种猜测太可怕了…… 嗯。仇恨部。一定是提拔。(对温斯顿。) 是升职，对吗，温斯顿同志？我被提拔了？  
温斯顿 我不知道。  
帕森斯 (自语。) 他们不会提拔犯错误者……没有比我更忠诚的党员了。  
女秘书 (对帕森斯。) 你务必在明日9时30分之前报到。他们在等你。这是你的，温斯顿同志。(递给他一迭文件。) 《首都日报》本月的错误报道。  
温斯顿 谢谢。(女秘书欲离去。) 等等！威瑟斯呢？他的文件呢？  
女秘书 威瑟斯？我没有东西给什么威瑟斯。  
温斯顿 这是他的桌子。我们的同事——坐在我后边的——威瑟斯。  
女秘书 我名单里没有这人。再见，同志们。(女秘书下。)  
温斯顿 帕森斯，你知道这……这事，？  
帕森斯 知道。  
温斯顿 为什么……  
帕森斯 我们不谈这事。他不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不存在了。  
温斯顿 那他是……  
帕森斯 是的。  
(电幕乐声起。)

- ▶ 王兆乾专栏
- ▶ 胡星亮专栏
- ▶ 马俊山专栏
- ▶ 董健专栏
- ▶ 郑传寅专栏
- ▶ 郑尚宪专栏
- ▶ 邹元江专栏
- ▶ 刘平专栏
- ▶ 胡志毅专栏
- ▶ 陆炜专栏
- ▶ 朱栋霖专栏

### 热门图文



演绎经典，震撼北 ..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 ..



古老的昆剧又过节 ..

### 站内搜索

按关键字

立即搜索

### 相关专题

- 奥维德《变形记》的 ..

电幕声： 注意……请注意，所有六十岁以下的同志们。健康体操时间！

全体起立，立正，做体操。（三人速立起，面对电幕。）同志们，早上好，第一节，呼吸运动。双手慢举过头，吸气。双手慢慢放下，呼气。开始。一 二。一 二。接着做。一 二。

（帕森斯卖力，塞姆木然，温斯顿消极。）

感觉好吗？一 二。一 二。呼吸大洋国的清新空气就是好。一二。别停下。一二。同志们，新旧社会两重天。解放前，穷苦孩子做童工……劳苦工人三十岁死于肺结核。同志们，一 二。一 二。稍息！今天早操时间将缩短，我们必须准备两分钟仇恨会。好，现在最后一节！双手扶臀！直膝，手指触脚趾。准备好了吗？一 二，一 二。（温斯顿触不到他的脚趾。）

弯腰 — 挺起。膝盖不要曲。一 二。一 一二。你，温斯顿！6079号。温斯顿，说你呢（温斯顿颤抖起来。）你的双手不过膝。你没有尽力。现在：为了大洋国 — 为了老大哥，温斯顿，再使把力。一 二。做给我们看。（温斯顿拼命地伸手弯腰，险些跌倒。）一 二。有进步。稍息！今天早操到此为止。大家继续工作，明天再见。（电幕声止。温斯顿走向他的桌子，几近崩溃。）

塞姆 你没事吧？

温斯顿 没事。

塞姆 我就在想……

温斯顿 别想了，接着工作。

（又一位少女女招待推咖啡车上，与女秘书同样服饰。）

女招待 胜利咖啡。胜利咖啡，同志们。感谢老大哥的温暖关怀。（为众人倒咖啡。）听说今天上午的两分钟仇恨会吗？我听说内容加棒。加加棒。

温斯顿 每次都不同。

女招待 我们需要这样来激起深仇大恨。支援前线。。

帕森斯 没错，温斯顿。我们必须在后方努力战斗，支援前方战士们英勇杀敌。

温斯顿 （对女招待。）今天仇恨的敌人是谁？

女招待 听说将是戈斯坦本人。那真是太棒啦。

温斯顿 （走回他的桌子。）那是加加棒啊。

女招待 我都等不及了……好，干杯。（女招待下。）

塞姆 （抿了一口。）这东西一天不如一天。我简直喝不下去。

帕森斯 同志，这种思想很危险。这味道真好，（一饮而尽。）喝了胜利咖啡后我总觉得舒畅，宁静，你们知道……感觉更自在。

塞姆 温斯顿，他们在咖啡里放了什么？

温斯顿 我真地不知道。反正我从来不喝。

塞姆 不管怎样，我敢肯定这不是咖啡。

帕森斯 你在批评老大哥。那是思想犯罪。我应该向思想警察告发你。

（一个身着制服，腰佩重型手枪的警卫上。守住门口。）

警卫 （高声。）立正。内党同志到！

（三人起立，奥布兰和朱莉娅出现在门口，身着黑色大衣的奥布兰上。身后跟着娇小美貌的朱莉娅。）

警卫 这是奥布兰同志！先生，他是温斯顿。号码—6079号

奥布兰 谢谢。（对警卫。）关掉电幕。

警卫 把它关掉？

奥布兰 当然不是！调低音量！

警卫 是！

奥布兰 我不要任何干扰。（众人一惊，沉默。）我可以调低音量。不过你们要记住虽然你们只看到电幕上的老大哥而听不到他的声音，但他能看到并听到你们。许多思想罪犯就是这样被抓获的。温斯顿同志，我想找你谈谈。

温斯顿 对不起，奥布兰先生。我只迟到了……一分钟，真的。下次……

奥布兰 现在不计较这事。我们有着比迟到更重要的事情。（转身对帕森斯和塞姆。）我要

- 卡图兰的遭遇的悖论 ..
- 恐惧与暴力的世界一 ..
- 韦滕贝克与《夜莺之 ..
- 《怀疑》前言
- 民主(二幕剧)

+ 00000

温斯顿  
奥布兰

温斯顿同志单独谈谈。(众人避开。朱莉娅仍站在门口。)温斯顿同志，我在《首都日报》上读到你的一篇新语文章。你对新语有一种学术兴趣？

我只是业余爱好。这不是我的专业。塞姆是专家。我从未研究过语言的构造。你太谦虚了，温斯顿。你的文笔非常优雅。这并非我个人意见。我最近同你的一个朋友谈起……(瞥了一眼那张空书桌。)他叫……。不管怎样。(他转身向朱莉娅示意。)这是朱莉娅同志。她将接替你后面这位空缺的位置。(温斯顿惊奇地看着朱莉娅。)你们认识吗，温斯顿？

温斯顿  
奥布兰

不认识，奥布兰同志！只是……只是我没有想到……

她很年轻，但在真理部已工作了三年——在文学艺术司。我们内党一直关注着她的工作。我们相信她能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温斯顿  
奥布兰

那当然，奥布兰同志。

培训她，指点她。温斯顿，你完全具备这一学养，也许你低估了自己。

温斯顿

是，奥布兰同志。谢谢你，奥布兰同志。

奥布兰

再见，同志们。(警卫将电幕音量调高。奥布兰与警卫下。)

温斯顿

这是你的桌子，朱莉娅同志。

朱莉娅

谢谢你，同志。

温斯顿

(细看着她。)同志，你怎么会来这儿？

朱莉娅

我……奥布兰同志已告诉你了。

温斯顿

为什么来这儿？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朱莉娅

我是个忠诚的党员。

温斯顿

我不是指这个。我……我以前见过你，同志。

朱莉娅

我也见过你。那又怎样？你我在同一座楼工作。

温斯顿

可我们没住同一座楼。我在我公寓外的大街上见到你。为什么？

朱莉娅

同志，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接受你讯问的。

温斯顿

抱歉。同志，你工作中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

朱莉娅

谢谢你。(在桌前坐下。)我接替谁的位置？

温斯顿

鲍勃·威瑟斯。我是说，没有人的位置。你接替的是一个非人的位置。

朱莉娅

过去谁用这张桌子？

温斯顿

没人，我告诉你了。非人。你不懂非人？

朱莉娅

非人？不，我不懂。

温斯顿

你对新语毫无了解？

朱莉娅

知道一些词汇。思想犯罪、鸭语、思想过硬。我知道，真部，是指真理部。无产指工人，即无产阶级——不是泛指人类。少儿英雄是指检举自己家人思想犯罪的少儿侦察队队员。可是……我从未听说过非人。

温斯顿

我会请求我们的新语专家——塞姆同志，给你解释新语。还有，这是一本新语辞典。在辞典中所有旧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语——都译成了新语。

朱莉娅

可是，非人呢？

温斯顿

非人就是一个人被蒸发了——绞死了——杀了。他不再存在。

朱莉娅

哦！蒸发了。当然喽……但是，他曾经的确存在过。

温斯顿

(几乎吼叫着。)他从未存在过。这就是你将要做的工作。(从自己桌上的文件夹中取出折叠的一页。)你看！这个通知：“日报17斜线3斜线82威瑟斯获奖错误报道纠正。”

朱莉娅

这是何意？

温斯顿

1982年三月17日的《首都日报》报道了威瑟斯荣获优秀工作者奖章。因此我们得选1982年三月17日在真理部工作的另外一位人士的名字，任何一个名字，送到《首都，日报》以供纠正。

朱莉娅

然后怎样？

那期《首都日报》将用纠正后的正确姓名，重新印刷新版。所有那期的旧版一律销毁。我们也将这份通知抛入焚烧炉……销毁它。于是人世间将绝无任何威瑟斯曾经存在过的纪录。

朱莉娅

但你知道他存在过。

温斯顿 我不知道他存在过。  
朱莉娅 可你刚才在说……  
温斯顿 同志，你知道双重思想这个词吗？  
朱莉娅 知道吧……  
温斯顿 你必须使用双重思想。所有优秀的忠诚党员都能够使用双重思想。我能够。你也必须能够。  
朱莉娅 可是为什么要改变纪录呢？  
温斯顿 你知道党的口号：“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朱莉娅 我不知道它有何意义。我觉得它并没有任何……就象其他口号（点着墙上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温斯顿 它当然有含义。我们真理部在这儿的工作就是实施这条口号。（忍不住地大叫。）我们控制过去！  
（灯亮起。）  
电幕声 注意，同志们！注意，现在是两分钟仇恨会时间。两分钟仇恨会即将开始！  
（帕森斯和塞姆冲了进来。）  
帕森斯 仇恨会时间到了，温斯顿。  
温斯顿 我知道。  
朱莉娅 我们去哪儿？  
温斯顿 这儿。  
（警卫、女秘书、女招待上，众人搬出折椅在电幕前坐下。）  
电幕声 大洋国的同志们，居住于北美、南美、澳洲的同志们，全体起立，请我们伟大领袖老大哥做最高指示。（乐声起。奥布兰悄悄上，在后排坐下，警卫站其身后。）  
老大哥的声音 同志们，请跟我高呼：战争即和平！（停顿，众人重复。）自由即奴役！（停顿，众人重复。）无知即力量！（停顿，众人重复。）同志们，你们马上会听到无耻的戈斯坦的谎言，他的鬼影般的军队企图毁灭我们的幸福生活。同志们，听听他的谎言，然后向他表达你们的感受。  
（顷刻的沉默，然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在他演说时，人们骂着“骗子！”“败类！”“罪犯！”“叛徒！”等等。）  
戈斯坦的声音：朋友们……大洋国的国民们。我是伊曼纽·戈斯坦。你们过去的领袖和今天的朋友。我在继续为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解放以及你们的希望而战斗。我不是叛徒。我曾经是你们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天，我们转入了地下斗争……有时在流亡……为了你们的解放我们决不停止斗争。老大哥背叛了你们。他篡夺了你们的权利和财富，他是独裁血腥的暴君。他用谎言欺骗你们。他吹嘘幸福新生活，却让人民受苦，在肉体 and 灵魂上迫害你们……（他的声音被被人们的嘘声、骂声和跺脚声淹没。）  
帕森斯 （对屏幕吼叫。）白痴！白痴！白痴！老大哥让我们受苦！他说老大哥让我受苦，你睁眼看看我们今天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对着屏幕吼叫。）噢，你白痴！你白痴！你白痴！  
温斯顿 叛徒！骗子！间谍！（人们在继续叫骂。）  
戈斯坦的声音 记住，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记住过去。挣脱你们的锁链！解救你们自己！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朱莉娅尖叫着跳了起来，将手中的辞典砸向电幕。电幕声像骤然停止。沉默。）  
帕森斯 你砸坏了它！  
朱莉娅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恨他。我恨他！（她冲出门去。）  
奥布兰 （站起，严峻地。）我们同志的精神可嘉，但大家被剥夺了四十七秒钟的仇恨时刻。明天我们补回。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工作。老大哥万岁。

暗场

次日，场景同前，帕森斯与温斯顿在办公室内，室内电幕尚未修复。

帕森斯 温斯顿，昨天，你瞧见朱莉娅那姑娘了吗？哇！太棒了！我以为她要冲上屏幕去掐住戈斯坦的喉咙。真厉害！

温斯顿 她是一名思想警察。

帕森斯 思想警察！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怎么知道？

温斯顿 她一直在监视我。好几个星期了。一个月前我见她在梅斯大厅里盯着我。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

帕森斯 那并不说明……

温斯顿 不止一次了，上星期我在无产者区看到她在街对面盯着我。我去上班时还在公车上看到她。……在社区仇恨会上她站在我身边……在食堂里她坐在我一旁。不管我去哪儿，她都会出现。

帕森斯 那又怎样？

温斯顿 除了思想警察还有别的原因吗？从今天开始她就在我身旁办公。为什么？我干了什么？

帕森斯 那么，当然……不管怎样——鲍勃·威瑟斯……

温斯顿 他是个非人。

帕森斯 是的。作为一名思想罪犯，他被蒸发了。在你身旁工作了十八个月之后。

温斯顿 你在说什么？

帕森斯 没什么，温斯顿。我们不仅是同事，我们还是邻居。我知道你是个好党员。

温斯顿 是吗？

帕森斯 我只是说你应当觉察到他的问题。

温斯顿 我们上班时从不交谈。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帕森斯 没有理由，温斯顿，凭直觉你应该知道。我是知道的。是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他的。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的。我发现了他脸部犯罪。我看到他从不嘘骂戈斯坦，脸上毫无愤怒的表情。

温斯顿 结果怎样？

帕森斯 他供认了一切。

温斯顿 他当然会供认。他甚至有恐高症。有一天我见他只是看着窗外就脸色发白……那窗户还是关着的。

帕森斯 你觉得那是害怕？那么，你觉得他无罪？

温斯顿 他当然有罪。但是知道他有恐高症，所以要让他认罪很容易。我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思想罪犯，他们用密探盯着我……我什么都会供认！

帕森斯 我想是的。你觉得吗，这里出了问题……，哦，电幕坏了。昨天就坏了，难以想象！这是我第一次待在一个没有电幕监控的地方。

（朱莉娅上，她似乎忘却了前一日的情绪失控，完全恢复了原先的矜持与平静。）

温斯顿 （对帕森斯。）对呀，没有它觉得奇怪。

帕森斯 好了，我该去我的新岗位报到了。这是提拔，温斯顿。我去仇恨部协助组织仇恨时刻。（对朱莉娅。）同志，好姑娘！你精神可嘉！好极了。（下。）

温斯顿 同志，我们是否继续讨论新语的词汇问题？

朱莉娅 好啊。你能再解释一下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 没问题，同志。（停顿。）要不，等塞姆同志回来，他马上就到，他会解释得比我更清楚。塞姆正在编撰第十一版新语辞典。

朱莉娅 对不起，我太无知了。

温斯顿 我不认为你无知。你很聪敏，非常聪敏。

朱莉娅  
温斯顿

为什么？  
也许，“狡猾”更确切。

（塞姆上，双手捧着一本巨型的新书。）

塞姆  
温斯顿  
塞姆

啊，是你们两位同志。  
你好，塞姆。塞姆同志，这是朱莉娅同志。  
啊，是的！噢，你就是那位投掷辞典的同志。有远见！同志，精神可嘉。也许，稍有一点歇斯底里，但无论如何，态度正确。我只用一个新语词汇来表达：思想过硬！

温斯顿  
塞姆  
温斯顿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同志。  
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  
朱莉娅同志一直在文艺司工作，他们那里仍然在使用标准语。而在这儿，她必须懂得新语。可她不懂。

塞姆

确实如此，是的。我们正在做语言的最后形态……这将会是人类使用的唯一语言形态。

朱莉娅  
塞姆  
朱莉娅  
塞姆

这项工作必须创造许多新词。  
啊呀！嗯，我们不创造词汇，我们销毁它们……成百成千地销毁它们……每一天。  
销毁它们？  
我们简化语言。第十一版的新语辞典不收录任何在2050年前会被淘汰的词语。

朱莉娅  
塞姆

你们真地销毁词语吗？  
确是如此，是的。销毁词语——一项审美行为。销毁词语绝对是控制思想的最佳方式。当然，动词和形容词最容易销毁……还有，嗯，名词也是。

朱莉娅  
塞姆

如何来销毁呢？  
用一个词来来替代它的反义词。  
那么，你必须……我是说，就说“好”这词吧。

朱莉娅  
塞姆

没问题，就说“好”这词。哪一个词来能替代“坏”呢？“非好”就可以……事实上，它更好，因为它是确切的反义词。

朱莉娅  
塞姆

（感兴趣。）那么“较好”和“最好”呢？  
嗯？怎么说？

朱莉娅  
塞姆

好……较好……最好！  
我们只说“加好”或者“加加好”。很简洁，对吗？最后好与坏的含义将只需一个词来涵盖。明白它的美学意义了？（朱莉娅和温斯顿都默默地点头。塞姆扫视了两人一眼。）当然，这是老大哥的原创思想。

朱莉娅  
塞姆

你似乎让人觉得这种简化语言最终被简化得使人难于思考。  
精确！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击败戈斯坦。新语是唯一一种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为什么，新语的宗旨就是限制思考的范围。

朱莉娅  
塞姆

可是，那又为何能够抵制戈斯坦，或者是抵制思想犯罪呢？  
为什么呢，因为最终新语使得思想犯罪在语言上不可能，没有了思想犯罪的词汇。没有词汇？

朱莉娅  
塞姆

是的，就拿戈斯坦的“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邪说为例，此类话语是不可能收入新语词汇的。何以如此，在语义上你能找到的近义词的只有一个：思想犯罪。你懂吗，不懂，你呢，温斯顿？（温斯顿木然地点头。）到2050年之际，当人类只使用新语时，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谈话。

温斯顿  
塞姆

无产阶级除外。  
是的……所有旧语的现实知识将在2050前被销毁。甚至包括文学！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将只存在于新语之中。（自豪地。）这正是我现在的工作。

朱莉娅  
塞姆

但是——它们的人文意义呢？  
人文意义？噢，那将变得极为不同。

朱莉娅  
塞姆

那是为什么？  
正统性。

朱莉娅 正统性？为什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将来是不会有思想。  
塞姆 不，当然是！正统性就是没有思想——无须思想。（朱莉娅忧心地皱着眉头。塞姆将那本巨型辞典放在她桌前。）你看吧，同志……有问题问我。

朱莉娅 谢谢你。

塞姆 温斯顿，今天下午你去绞刑公会吗？

温斯顿 我会去的。（塞姆下。）  
（对朱莉娅。）现在你理解新语了吗？

朱莉娅 是……我是指，不！我理解词汇了。

温斯顿 怎样呢？

朱莉娅 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为什么？

温斯顿 噢？

朱莉娅 哦，我没法解释。我压根就不应该担任这项工作。

温斯顿 你要我怎样解释？

朱莉娅 怎样？不用再解释了。我……我觉得……这好像是说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如果二加二是等于五呢？

朱莉娅 （几乎流泪。）你相信吗？

温斯顿 （愤怒迸发。）你想让我犯思想罪，对吗？或者犯言论罪。你就可以告发我。你以我为是个傻瓜！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名思想警察！

朱莉娅 （惊恐。）啊？不是！

温斯顿 你想要什么罪证？你可以陷害我，你可以编造我说的话。（指着电幕。）电幕坏了。是你干的。你干吗还要继续这愚蠢的把戏？

朱莉娅 别把我想成那样的人，求求你！

温斯顿 你想要我说什么？我说。

朱莉娅 我不是一名思想警察。

温斯顿 那你这一个月来为何一直监视我？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为什么突然来这里工作？

朱莉娅 我……我……

温斯顿 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盯梢我……监视我……窥测我。我曾经决定要杀了你。但那又能怎样？他们会知道是谁干的。

朱莉娅 我不是……

温斯顿 （揪住她双肩，大吼。）那你干吗盯梢我？

朱莉娅 （崩溃了。呜咽流泪。温斯顿呆住了。奥布兰带着警卫突然上场。）

奥布兰 怎么回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温斯顿 （看着神色惊恐，满脸泪水的朱莉娅，顷刻的沉默。）奥布兰同志，你给我派了一个傻瓜。请调走她。她不行。

奥布兰 你认为朱莉娅同志不是一个好党员？

温斯顿 不，奥布兰同志。她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但她……她总是出错。在标点符号上反复出错。连错三次！

奥布兰 温斯顿同志，我现在要说的话用新语是无法表达的，但我还是想借用几个旧语的词汇……除了愤怒，你要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关切。我相信朱莉娅同志会掌握的。  
（对警卫。）这个电幕为什么还未修理？立刻修复。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立刻修复。（奥布兰与警卫下。）  
（朱莉娅与温斯顿相互注视。朱莉娅突然抓住了温斯顿的双手，塞了个纸团给他，然后快步离去。温斯顿瞥了一眼手心中的纸条，惊恐而茫然地环顾四周。）

暗场

林间空地。五月的夕阳透过斑斓的树影照着满地盛开的蓝铃花；树林深处传来斑鸠咕咕的叫声。朱莉娅沿着林间小径走上，身后跟着温斯顿。

朱莉娅 我们到了，这里没有耳目。

温斯顿 没人监听我们？

朱莉娅 这树林深处只有我们俩。

温斯顿 *（握住朱莉娅的双手。）*真的？

朱莉娅 真的。*（停顿。）*谢谢你救了我。

温斯顿 你真美。

朱莉娅 你骗了他。

温斯顿 你那么娇小，像个孩子。

朱莉娅 你保护了我。

温斯顿 你哭得那么伤心。

朱莉娅 我是个思想罪犯。你为什么不敢告发我？

温斯顿 因为，朱莉娅，我也相信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朱莉娅 哦，温斯顿！*（紧紧地搂着他。）*

温斯顿 朱莉娅，朱莉娅，你干吗看上我？你干吗喜欢我？我无能、又丑又老……

朱莉娅 我不觉得。

温斯顿 你那么年青，那么美，你干吗找我，朱莉娅？

朱莉娅 你的面容；你的眼神。我一眼就能认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恨这个党，和我一样的痛苦。只看你一眼，我就明白了。

温斯顿 我三十九岁了，还有一个分居十年无法摆脱的老婆……

朱莉娅 我不在乎。*（她倒在他怀里。）*亲爱的，你干吗把我当成思想警察？

温斯顿 你的外表和行为……

朱莉娅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高呼口号、挥舞旗帜、游行、标语、告发、检举……

温斯顿 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朱莉娅 去他妈的，我痛恨党的一切，但我行事很巧妙。我总是痛骂戈斯坦……每周三个晚上青年团活动……周六去少年侦察队辅导；在游行队伍中，我总扛着一面大旗；所以我的形象很健康，很积极。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你老婆是什么样的？

温斯顿 她，用新语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思想过硬”。我们在一起时，只要我稍不留心，她会随时向思想警察检举告发我。

朱莉娅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知道得很多。  
*（两人亲吻。暮色渐临。）*

温斯顿 你以前来过这儿？

朱莉娅 来过好多次。

温斯顿 跟那些内党官员？

朱莉娅 不，跟别人。我讨厌内党那些畜牲，别看他们装得神圣道德，净是糟蹋女孩的色狼，专干下流齷齪的勾当。我十六岁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个六十多岁的内党大官，仁爱部的部长。他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把我按在沙发上，他咬我，我流了一滩血。他最喜欢弄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后来他自杀了，内党组织里狗咬狗。

温斯顿 他们自己纵欲，可却要求我们禁欲，因为性爱使他们无法控制大众……而大众的性压抑能够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朱莉娅 做爱时，你耗去你的能量，你感到愉快，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忍受你这种感觉。要是内心愉快，什么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谁会为这些垃圾激动？所以，我不要纯洁，他们越不让我开心，我就越要开心……  
*（朱莉娅扯去衣裤，裸出丰满的身子，她扑到他怀里，猛烈地亲吻他。温斯顿翻身将她压在草地上，灯光渐暗。俩人喘息声起。）*

温斯顿 朱莉娅，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懂吗？

朱莉娅 懂，我懂。

温斯顿 什么纯洁无瑕、什么素质修养，这是个邪恶腐烂的社会，我不想看到任何德行，我

就要入骨的堕落。

朱莉娅  
温斯顿  
朱莉娅

亲爱的，我就是你要的，我就是入骨的堕落。

（温斯顿大动。）你喜欢这样吗，不光跟我，（叫着。）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吗？  
（颤声叫着。）喜欢，我喜欢，（尖叫。）我喜欢——

暗场。

#### 第四场

数月后，胜利大厦内温斯顿的卧房。墙上挂着电幕。温斯顿正背对电幕写日记。

电幕声

同志，你说你热爱党，热爱老大哥，你怎会成为思想罪犯呢？

要警惕啊，我们社会中处处隐藏着戈斯坦特务和海内外敌对势力，他们无时无刻地拉拢你，毒化你的思想。他们无时无刻地企图摧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他们是谁呢？（轻轻的敲门声。温斯顿跳起来冲出卧室去开门。）他们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同事，甚至你的邻居。

（温斯顿与朱莉娅上。温斯顿一把将她拖到电幕视角外的角落里。）

温斯顿  
朱莉娅  
温斯顿

待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你。你来这儿干吗？

来看看你。

在电幕的监视下？哦，朱莉娅……朱莉娅。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

朱莉娅

他们无法每时每刻监视每一个人，对吗？

温斯顿

难说。如果他们看到你进来，我们就完了。

朱莉娅

亲爱的，我太想你了。

温斯顿

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我俩……

朱莉娅

别说了，求求你。我知道这是场赌博。别生气，吻我。求求你。

温斯顿

（快速地吻她。）噢，朱莉娅！走廊里有人看到你吗？

朱莉娅

大家都在听宣传广播呢。只有一个孩子看到了我。

温斯顿

帕森斯家的那小子？

朱莉娅

谁是帕森斯？

温斯顿

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人。你见过她。她是我的邻居，就住走道对门。

朱莉娅

对不起……可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温斯顿

那就快说。你必须在警卫们实施街道戒严之前离开。什么消息？

朱莉娅

我们可以结婚！

温斯顿

什么！不可能。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这种结婚必须经过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朱莉娅

我不在乎结婚，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为这事，我找过奥布兰。

温斯顿

（震惊。）什么？

朱莉娅

他告诉我找谁联系。

温斯顿

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女人。你干吗要告诉他？（疯狂的环顾四周。）这下我们俩都完了。

朱莉娅

（害怕地。）别那么说，我救了你们。

温斯顿

噢，你这个傻瓜。奥布兰心黑手辣。他是内党。

朱莉娅

奥布兰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

温斯顿

你凭什么相信他？

朱莉娅

因为这是事实。你说，是谁把我调到档案司跟你一起工作？

温斯顿

是奥布兰？

朱莉娅

当然是他。

温斯顿

这么说，他也是……个反抗者？

朱莉娅

那倒不是，他是内党官员。但他很理解人。

温斯顿

朱莉娅，你能肯定？

朱莉娅 我认识他多年了。他帮过我许多忙。  
温斯顿 (讥讽。) 你很幸运, 有个内党的朋友。  
朱莉娅 这难道不好吗?  
温斯顿 (一语双关。) 好。  
朱莉娅 他会帮助我们。  
温斯顿 你觉得他会帮助我们? 他值得信赖? 这太危险……  
朱莉娅 那你信任我吗?  
温斯顿 我当然信任你。  
朱莉娅 那我们就一起生活。  
温斯顿 但我们必须小心, 这很危险。  
朱莉娅 我们得找个地方住一起。  
温斯顿 我有个地方, 朱莉娅, 我找到一个地方。在无产者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有个房间……一个可爱的小房间。我租下了它。下星期我们就可以搬进去。  
朱莉娅 (猛地搂住他。) 哇! 太好了。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亲爱的, 你还生我气吗?  
温斯顿 好了, 吻我, 亲爱的, 快! 你快走吧。  
朱莉娅 你开心吗? 你很紧张, 出了什么事?  
温斯顿 没什么, 真的。(从大衣内袋中摸出一页撕下的报纸。)  
朱莉娅 这是什么, 温斯顿? 这是一张照片。他们是谁?  
温斯顿 是当年的革命领袖。这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 还有戈斯坦和老大哥。  
朱莉娅 我想起来了! 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分子, 对吗? 我在历史书中读到过。1970年的大清洗中他们被控罪, 然后被蒸发了。  
温斯顿 戈斯坦逃亡了。  
朱莉娅 只剩下老大哥。那么, 他们怎样了?  
温斯顿 1970年之后他们没有蒸发, 只是被监控。我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一次, 几个伤残的老人坐在那里 — 喝着胜利咖啡 — 老泪纵横。我记得那个日子。

(电幕里传来一曲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我出卖了你, 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那儿, 我们躺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朱莉娅 后来呢?  
温斯顿 1975年他们又被逮捕控罪, 随后就被蒸发了。他们的罪名是投敌叛国, 某月某日在东亚国某地秘密聚会, 向敌方提供情报。  
朱莉娅 你干吗这么激动?  
温斯顿 你没看报纸上提到的他们密谋的那个日期, 而那天正是我看到他们在栗树咖啡馆的日子。这就是说所有的控罪都是谎言, 因为那天他们根本就不在东亚国, 就在这个城市的咖啡馆里。  
朱莉娅 你从哪儿弄倒这报纸?  
温斯顿 今天上午在我桌上, 误夹在一迭剪报中。  
朱莉娅 你为何不立刻销毁它?  
温斯顿 我做不到, 朱莉娅。这是证据 — 它证实了整个历史是怎样被篡改的。  
朱莉娅 可是, 温斯顿……这就是你的工作。过去有何重要? 重要的是未来。  
温斯顿 历史被阉割了。所有的记录被毁灭或篡改……所有的书籍被改写。我们对革命前的岁月已一无所知。我参与了伪造历史, 但我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从未拿到证据来证明这一伪造。(挥动着报纸。) 而这就是证据! 证据!  
朱莉娅 你必须销毁它, 温斯顿。  
温斯顿 你说得对。但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朱莉娅 自由, 自由, 自由是什么, 温斯顿? 也许党是对的……也许自由就是奴役。

温斯顿 不！自由就是具有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是其他自由的前提。

朱莉娅 我爱你，亲爱的。可我不理解你。

温斯顿 你对党的痛恨是因为党剥夺了你的自由。比如我们同居。

朱莉娅 可现在我们同居了。

温斯顿 是的。

朱莉娅 所以现在我不痛恨了……你干吗还这样痛恨？

温斯顿 我不知道……你必须走了，亲爱的（他急促地吻着她。）

（突然，有人砸门，接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克拉克握着一支木枪冲了进来。）

克拉克 举起手来！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你房间里藏着一个女人！我要蒸发你！送你去劳改队。（帕森斯上。）

帕森斯 克拉克，不许乱叫。你是个优秀的少侦队员，但你不可以那样对待温斯顿同志。

（对温斯顿。）对不起，你知道孩子们什么样子。克拉克只有十一岁，在少年侦察队的教育下……

克拉克 （对着温斯顿的脸尖叫。）戈斯坦！

帕森斯 他有个玩具耳机可以插在钥匙孔里窃听。只是个玩具，但效果很好。（朱莉娅悄悄离去。）。嗯……我们发现你房间里藏了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党员，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我必须告发你们。

温斯顿 我明白。

帕森斯 难以置信。温斯顿，我一直认为你的党性很强，想不到……（欲下。）没法子，这是我的责任。

温斯顿 （急中生智。）帕森斯！

帕森斯 （转头。）怎样？

温斯顿 她是一位思想警察。

帕森斯 天哪。幸亏你提醒。我得赶快去报告，如果落在她后面就糟了。我毕竟是你的邻居。

温斯顿 她监视的不是我。

帕森斯 什么？那么是谁？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我！

温斯顿 她就是来讯问我你的情况，她要我回答你是否犯有脸部表情罪。

帕森斯 哦，亲爱的……她怎么可以？哦，这太可怕了！温斯顿，我是你的邻居。你了解我。

温斯顿 是啊，帕森斯——我了解你。

帕森斯 我一生都是个忠诚的党员。小时候，我年龄不到就加入了少年侦察队，十岁那年我的照片作为少年英雄登在时报上，因为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了我的亲叔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你跟她说了什么？

温斯顿 我告诉她，你是个好党员，一个思想过硬的党员，对老大哥无比忠诚，无比热爱。

帕森斯 我热爱他，我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想我说服了她。但这事，我一字也不再提起，不管是谁。

帕森斯 对，对！对！一字不提。

温斯顿 你赶紧回去。还有朱莉娅问起你是否教唆你儿子对其他党员胡作非为？

帕森斯 我会教训他，温斯顿。这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下。）

电幕声

……同志们，如何识别思想罪犯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识别脸部犯罪。对待戈斯坦分子的表情是否仇恨？对待老大哥和内党成员的表情是否热爱？同志们，脸部犯罪就是思想犯罪。发现戈斯坦分子就立刻向附近的思想警察举报。思想警察的直升飞机会立刻赶到。同志们……

暗场。

## 第五场

一周后，旧货店楼上卧房，房内显眼处就是没有电幕，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座老教堂。房间另一边有一扇能看到楼下后院的大窗。

（窗外传来一位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门开了，温斯顿和朱莉娅走了进来。）

温斯顿

（对门外。）谢谢你，查林顿先生。

门外声

别客气。谢谢你们的光临。（温斯顿把门关上。）

朱莉娅

（环顾四周。）太棒了，亲爱的！这是我们的房间。

温斯顿

不错，真不错。

朱莉娅

哇，没有电幕！没有电幕！

温斯顿

确实没有电幕。

朱莉娅

也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温斯顿

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朱莉娅

温斯顿，温斯顿，这不是太棒了吗！

温斯顿

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

朱莉娅

（看着窗外。）噢，是她在院子了唱歌。

温斯顿

谁？（也来到窗前。）

朱莉娅

这个洗衣妇。你瞧她洗了多少衣服。

温斯顿

这女人真壮实，她洗了那么多尿布。

朱莉娅

这位查林顿先生的房里没有电幕也没有老大哥相片，什么意思，

温斯顿

我觉得奇怪。那老头说一直没装，那东西太贵，他觉着没必要装。

朱莉娅

也许这老头也痛恨我们的党？我爷爷当年也是那样，我八岁时，他就被蒸发了。你为什么痛恨党？起因是什么？

温斯顿

很难解释。因为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党说的五或七。因为过去人们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

朱莉娅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起革命前的生活，他很怀念。温斯顿，你真地认为过去日子比现在好？

温斯顿

毫无疑问！那时候思想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朋友同事、家庭亲情……

朱莉娅

革命爆发那年你几岁？

温斯顿

六岁，也许七岁。

朱莉娅

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就像……

朱莉娅

哇，一只老鼠！

温斯顿

什么？

朱莉娅

一只老鼠。

温斯顿

（浑身颤抖。）别说了！

朱莉娅

我会堵上那个洞。它就再也钻不进来。我讨厌老鼠。

温斯顿

朱莉娅！

朱莉娅

对不起。你怎么啦，温斯顿？你在浑身发抖！

温斯顿

我无法忍受它们。不要听到那个词。（嗦嗦发抖。）

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恐怖，看到老鼠我就无法忍受。

朱莉娅

对不起，亲爱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

温斯顿

我妹妹的眼睛被老鼠咬瞎的。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那群老鼠吱吱的尖叫着……

朱莉娅

别说了，温斯顿，别说了……

温斯顿

好，不说了。（停顿片刻。）朱莉娅？你听说过那个秘密组织的秘密活动吗？那本书？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当然听说过。大家都听到过，我可不信。这全是党根据他们的需要编造的。

温斯顿

不，他们确实存在。

朱莉娅

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昨天午餐时，奥布兰又跟我说起。

朱莉娅

我说昨天下午起你一直紧张，你在怀疑他。

温斯顿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了。他祝贺我工作上的成就。这是第三次了。他甚至邀请我到他的公寓去取最新版的新语辞典。

朱莉娅

你是说秘密活动存在？

温斯顿

毫无疑问！奥布兰是内党官员，他邀我去他家中不会只是为了一本辞典。

朱莉娅

这能证明什么？

温斯顿

他对我们俩的帮助不也是一种秘密活动吗？

朱莉娅

我不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帮助我们同居是一回事，反对党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他是个官员——内党……

温斯顿

内党党员。我知道！那对他更有利。我告诉你，朱莉娅，他的某种气质……他的眼神……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清楚。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

朱莉娅

这我能理解，我也是这样找到你的。（她吻他。）但我不相信什么兄弟会，什么反抗运动，这太愚蠢，注定要失败的。

温斯顿

你认为我们应该去见他吗？

朱莉娅

你没法和党对抗，你只能躲着它。

温斯顿

我愿意加入这个反抗组织，你呢？

朱莉娅

除了掉脑袋，这种组织又有什么用呢？

温斯顿

我想我们这辈子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可以集聚起反抗的情绪——把人们凝聚起来，慢慢发展壮大，让下一代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朱莉娅

（趴在他身上吻他。）亲爱的，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温斯顿

（抚摸着她。）你不过是个腰部以下的反对派。

朱莉娅

如果你一定要加入那个组织，我就跟着你。亲爱的，我只是要和你在一起。

温斯顿

那我尽快与奥布兰联系。我们俩一块去见他。

（院子里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望着窗外，温斯顿和朱莉娅相互注视着，久久的沉默。）

温斯顿

劳苦大众是人类的希望。这个女人——和她们所有的人。我们不是。

朱莉娅

我们怎么不是？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挽着他的手臂。）不！我们活着。（她把他的手放在她丰满的胸脯上。）。只要我

们相爱。我们就活着。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我们没有过去……没有可以回顾的梦想。

朱莉娅 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梦想。

温斯顿 也许是的！可你是否想过，朱莉娅，趁为时未晚，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儿并永不相见？

朱莉娅 是的，亲爱的，我的确想过，但我不会这样做，不管怎样。

温斯顿 我们很幸运，但这事不会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形象健康纯洁。如果你离开我这种人，你可以多活五十年的岁月。

朱莉娅 不。你说的我都想过。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不要悲观，我们已活到了今天。

温斯顿 我们也许还会有半年的团聚——甚至一年——无从知晓。最终我们肯定会离别。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你明白吗，那时我们将会何等可怕的孤独？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一旦他们抓住我们，你我再也无法相互帮助，无能为力。如果我认罪，他们将枪毙你……

朱莉娅 即使你拒绝认罪，他们照样枪毙我。

温斯顿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或不说什么，都救不了你。你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决不出卖对方。我们决不相互背叛……即使那样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

朱莉娅 你是说坦白认罪，我们会认罪，而且很快。人人都会认罪坦白。你很难顶住酷刑折磨。

温斯顿 认罪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情感与信念。朱莉娅，你说过，如果他们能够让我停止对你的爱——那将是我真正的背叛。

朱莉娅 *（顷刻的思考。）*他们做不到……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让你说任何的一切——任何的一切——但没法让你相信它。他们没法进入你的内心。*（停顿。）*对吗？

温斯顿 你说的对。他们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当你体验到坚守人性的价值，不管你的命运如何，你击败了他们。

朱莉娅 哦，亲爱的！亲爱的！那么我们已经赢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赢了。他们只有仇恨，我们却拥有爱情，只要我们爱着——我们就拥有胜利！

*（温斯顿将她紧紧搂入怀中。）*

暗场

## 第六场

*数周后，奥布兰寓所客厅。室内陈设豪华舒适，奢侈典雅。门铃响，一便衣警卫上前开门，温斯顿和朱莉娅上。*

温斯顿 我们来见奥布兰同志。

警卫 他在等你们？

温斯顿 没有。不过，也许是。他让我们随时过来。

警卫 对不起，我能知道你们是——

温斯顿 这是朱莉娅同志，我叫温斯顿。

警卫 谢谢。你们请坐，我去通报奥布兰同志。*（便衣警卫下。）*

朱莉娅 这些豪华的东西哪儿来的？

温斯顿 我不知道。内党官员享受特权。

朱莉娅 瞧这沙发，跟我们的床一样大，真舒服，你试试，温斯顿。

温斯顿 别那样，朱莉娅！可别让奥布兰看到。

朱莉娅 瞧那香烟盒，真漂亮！

温斯顿 多好的不锈钢。

朱莉娅 那是银器。

温斯顿 银器？

朱莉娅 是啊，银盘、银烛台、银壶，那是过去的贵族们用的。

我真喜欢这银盒！

温斯顿 放回去，朱莉娅。

朱莉娅 你怎么啦，亲爱的？那么紧张，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也许我错了。

朱莉娅 怎么错了？

温斯顿 也许我们不该来的。我真地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们一样。

朱莉娅 但这是他请你来的。

温斯顿 是的——来取一本辞典。我不明白……就为一本辞典？没有别的含义？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朱莉娅 （耸肩。）那我们会被非人，会被蒸发。

温斯顿 （惊骇。）别说那种话。

奥布兰上，*丝绸外衣，软拖鞋，持一烟斗。他来到客厅中央，顺手将墙上的电幕啪的关了。*

温斯顿 你把它关了？！

奥布兰 是的，我把它关了。我们内党党员有这个特权。（他直视着温斯顿良久。）很好……是我来说呢还是你来说？

温斯顿 我来说。电幕真的关闭了？

奥布兰 是的，一切都关闭了。没人监视我们。

温斯顿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因为我们相信某种地下活动……从事反抗活动的某种秘密组织——而你——你是他们的联系人。我……我们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为之工作。

朱莉娅 我们反对这个党。

温斯顿 我们反对它的纲领。

朱莉娅 我们是思想罪犯。

温斯顿 我们同居了。

朱莉娅 我们告诉你这实情因为我们愿意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温斯顿 如果你设下陷阱告发我们，我们也不会退缩。

（警卫上，端上三只水晶杯和一细颈瓶的红葡萄酒。）

奥布兰 不用紧张，警卫是我们自己人。（对警卫。）把酒放在桌子上。你坐下。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警卫在一旁坐下。）

奥布兰 （斟酒。）不用恐慌，这不是鲜血。这叫红葡萄酒。你们听说过，毫无疑问，外党人士很少用过。现在不妨让我们先干一杯。（他站起。）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戈斯坦干杯！（温斯顿和朱莉娅一饮而尽，奥布兰只是抿了一口。）

温斯顿 那么，戈斯坦确有其人？

奥布兰 是的。他还活着。在何处？我不清楚。

温斯顿 那么秘密活动——地下组织呢？这是真实的？

朱莉娅 难道这不是思想警察编造的？

奥布兰 不，这是真实的。我们叫兄弟会。（他瞥了一眼他的手表。）关闭电幕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哪怕是内党党员。我们大约还有十二分钟。还有，你们不该一起来，这也是不智之举，加加不好。离开时，你们分开走。（对朱莉娅。）朱莉娅同志，待会你先走。（对温斯顿。）那么，现在你们准备做什么？

温斯顿 我们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奥布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杀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搞破坏活动……哪怕无辜者大量死亡？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里通外国来推翻这个党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来削弱党的力量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生都扮做仆佣或码头工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如果我们下令，你们愿意自杀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俩愿意永远分离，天各一方吗？  
朱莉娅 不！（停顿，奥布兰转脸看着朱莉娅。）  
温斯顿 （沉默片刻，最后）不。  
奥布兰 你们能实话实说，很好。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对朱莉娅，）你明白吗，即便他不死，他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面孔、头发、举止、甚至声音都会不同。还有你，你自己，我们的外科医生会让你改头换面，面目全非。我们有时会切掉你的一条腿或手臂。（停顿。）好。就这么定了。警卫，你可以去餐室了。我几分钟后得打开电幕，你走之前仔细记牢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见不到了。（警卫扫视着温斯顿和朱莉娅的脸庞，然后无声地走下。）你们大概想象兄弟会进行着大规模的地下串连——地室里秘密聚会——上街涂写标语——密码暗号接头。而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  
温斯顿 那么做什么？怎么做？  
奥布兰 兄弟会成员相互无法确认，任何成员只了解少数几个人的身份。就是戈斯坦本人落到思想警察的手里，也交不出一份兄弟会成员的名单。没有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它是一种信念，那是坚不可摧的。支撑你的只有这种信念……你们为它工作，你们会被捕，你们会认罪，然后你们被处死。这就是你们可以预见到的唯一后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可能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已经死去！（温斯顿和朱莉娅交换着目光。）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但那个未来将有多远……也许一千年后。眼下，除了对人们进行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外，别无办法。我们无法集体行动。只能个通过个体的传播来扩展我们的思想。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奥布兰 （看着手表，对朱莉娅，）你该走了，朱莉娅同志。等等，还有半瓶酒呢。（他斟满杯子。带着讥讽口气，）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为思想警察的昏庸无能？为老大哥的末日来临？为人性？为未来？  
温斯顿 （勇敢地。）为过去。  
奥布兰 为过去！我明白你的意思。过去是最重要的。（三人一饮而尽。朱莉娅下。）你们有一个藏身之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在哪里？  
温斯顿 无产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  
奥布兰 你不该告诉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以后我们会给你另外安排住处。你们必须经常变动你们的藏身之处。另外，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你。  
温斯顿 戈斯坦的书？  
奥布兰 是的。

温斯顿 真有这书！？  
奥布兰 是的，但要过几天才能拿到。这本书少之又少。你上班带公文包吗？  
温斯顿 这是常规。  
奥布兰 什么样子？  
温斯顿 黑色的旧公文包，两根拎带。  
奥布兰 你很快会在某日上午的工作时间收到一份通知，其中有一词印错。你必须要求重发这个通知。而随后一天的早晨，你把公文包留在家中。  
温斯顿 然后怎样？  
奥布兰 那天会有人在街头拍拍你的手臂提醒你，“你的公文包掉了。”  
在他给你的公文包里有一本戈斯坦的书。你要在十四天内归还此书……明白了吗？  
温斯顿 明白了。  
奥布兰 (瞥了一眼手表。) 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我们将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再次见面……  
温斯顿 (迟疑。) 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  
奥布兰 (赞同。) 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口信？有什么问题？  
温斯顿 (沉默片刻，) 你知道一首古老的童谣吗？开头一句是：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奥布兰 (庄重地。)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快乐地，) 你知道这首童谣？  
奥布兰 是的——我知道这首童谣。现在，你该走了。我们会再次见面。  
(两人在门口握手道别。)

暗场。

### 第七场

几周后，旧货店楼上房间。室内一角挂着一道布帘。  
朱莉娅挎着她的帆布包上，她小心翼翼从包内取出咖啡、裙子等物。她打开咖啡罐，惬意地闻着。温斯顿上。

温斯顿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上前来吻着温斯顿，然后拿着裙子钻到布帘后面。)  
温斯顿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你去哪儿？等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朱莉娅 别偷看，我也要给你一个惊喜。  
温斯顿 好香！什么东西？  
朱莉娅 一个惊喜。  
温斯顿 我闻到过这香味。什么东西？  
朱莉娅 咖啡。真正的咖啡。它跟胜利咖啡完全不同，这香味！  
温斯顿 这白色的呢？  
朱莉娅 白糖。  
温斯顿 啊，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喝过，在内党党员的家中。朱莉娅，这是内党官员们的食品，你从哪儿弄来的？  
朱莉娅 黑市上卖的。

温斯顿 你太冒险了，如果被巡逻队抓住，那可就糟了。

朱莉娅 你难道不喜欢我带来的这个惊喜？

温斯顿 我太喜欢了。

朱莉娅 还有更大的惊喜呢。不许偷看。

温斯顿 看看我带来的惊喜，猜猜是什么？

朱莉娅 我不要猜，你快说！

温斯顿 这本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不感兴趣。）哦，你拿到了。你读吧。

温斯顿 我们都得读，你是兄弟会成员，你也得读。

朱莉娅 你先读一段，我马上就好。

温斯顿 快出来，我们一起读。

朱莉娅 你先读，大声点，我听着呢。

温斯顿 还有比这更好的房间吗？能让人相信吗？没有电幕。没有老大哥。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看……自由地想。如果能这样天长地久……

朱莉娅 这是戈斯坦的话吗？

温斯顿 不，我的话，我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朱莉娅 你读吧，亲爱的。我就好了。

温斯顿 （读了起来。）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伊曼纽·戈斯坦著。

第一章，无知就是力量。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还有更多更细的分类，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过……（他放下书。）朱莉娅！就是这本书。

朱莉娅 你不是在读吗？

温斯顿 我还是没法相信。我简直读不下去。我要一口气把它读完。我太激动了。

朱莉娅 从当中读起，温斯顿，如果当中精彩，再从头开始。省得浪费时间。

温斯顿 也许你说得对。（翻倒书的中间。）第三章：战争就是和平。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可预见世界将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此后，这三个超级大国则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直如此……现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根据“双重思想”的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最高领导们既承认又否认）是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的根本行为是毁灭人类劳动的产品。战争是摧毁物质的有效方式，以免人民大众因长期的安逸生活而变得聪明智慧，只要战争在继续，人民就会继续安分守己、愚昧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一词，就变得令人费解。这就是党的口号的内在含义：战争就是和平！（放下书。）朱莉娅，你听到了吗？

朱莉娅 听到了，亲爱的。

温斯顿 说得太对了。难以置信！

朱莉娅 什么难以置信，你平时一直说着这些话。

温斯顿 关键是这些话被写了下来。这证明别人有着我同样的信念。

我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当然没有疯狂。

温斯顿 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即便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你也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说得比戈斯坦还棒。

温斯顿 你快过来，我们俩一起读。

朱莉娅 好了，你闭上眼睛。闭上了吗？（朱莉娅从布帘后走了出来，丝带系着长发，抹了口红粉底，高跟鞋和长裙。）

温斯顿 朱莉娅！你太美了！

朱莉娅 温斯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你是我的男人……我的丈夫。（她抱着温斯顿。）一条真正的裙子。

温斯顿 是啊，亲爱的，好漂亮的裙子。

朱莉娅 我穿了好看吗？

温斯顿 我太爱你了。

朱莉娅 那你跟我说说。（拉着他。）

温斯顿 让我们先来读吧，这书我得按时归还。

朱莉娅 你先读，我去煮咖啡。（下。）

温斯顿 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

朱莉娅 （幕后。）这段你读过了！

温斯顿 （翻了一页。）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与上等阶层交换他们的位置。……统治集团下台的方式有四种：其一，它被外部力量所征服，其二，它的统治效率低下而激起大众的反抗，其三，它使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其四：它丧失了对于统治的自信和意愿……（朱莉娅上，她打断他。）

朱莉娅 温斯顿，你觉得我的腿好看吗？

温斯顿 朱莉娅，你还要听吗？

朱莉娅 我在听呀，咖啡好了，我把它端来，你接着读。

温斯顿 即使最细微的政治异见也不能容忍。一个党员从生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控之下。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也无法确信他是否真地独处。他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受到监控。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个人情感，要永远保持热情，保持着对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的强烈仇恨。

朱莉娅 （端咖啡上。）加糖吗？

温斯顿 当然。（接过朱莉娅递给他的的咖啡。）哇，美味！这味道太妙了。

朱莉娅 还有人喜欢加奶。

温斯顿 （拿起书来接着朗读。）甚至统治我们的政府的四个部门都厚颜无耻地蓄意混淆事实。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温斯顿 她唱个不停，我怎么读啊？

朱莉娅 （生气。）你自己要读，我没让你再读啊！

温斯顿 （吃惊。）朱莉娅！

朱莉娅 我穿了裙子，我煮了咖啡，就这么一回，我想做个妻子，做个真正的女人，不是党员，不是地下反抗者。只想做一个让丈夫快乐的妻子，可你不停地读那破书！你不爱我！

温斯顿 （放开书。抱着她。）千万别那么说！亲爱的！我当然爱你，永远爱你！（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朱莉娅 温斯顿，（停顿。吻着他。）你想读你就读吧。

温斯顿 回头再读。我已经理解“如何”只是不理解“为何”。但我已经明白必然的结论。什么结论？

朱莉娅 （指着窗外。）在那儿。

朱莉娅 洗衣妇？

温斯顿 嗯。如果还有希望，任何希望，都在劳苦大众身上。  
不过，除非他们觉醒，否则他们是永远不会反抗的；当然，除非他们反抗，不然他们也不会觉醒。

朱莉娅 我不知道她将怎样生存。

温斯顿 想想她吧，朱莉娅，生养孩子让那女人的身躯变得那般粗壮……为了养活孩子她日夜辛苦操劳。她真漂亮！

朱莉娅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宽。

温斯顿 那是她独特的美。（温斯顿揽着朱莉娅的腰。）你没看到吗，朱莉娅？在这个世界上，欧亚国，东亚国和大洋国，多少象她这样的劳苦大众生养着孩子……边洗边唱。大众唱歌，鸟儿唱歌，只有党是不唱歌的。朱莉娅，劳苦大众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突然，室内响起电幕声。）

电幕声 你们已经死去！

（那幅教堂的油画摔在地板上，露出墙上的电幕和老大哥的相片。温斯顿和朱莉娅惊骇之极。）

朱莉娅 在油画的后面。

电幕声 在油画的后面。原地站住，不许动。

温斯顿 房子被包围了。

电幕声 房子被包围了。双手抱在脑后，不许挪动。

朱莉娅 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

电幕声 也许你们该说再见了。干嘛不说这最后一句“这支蜡烛照着你们睡觉，这把斧头把你们脑袋剁掉。”

（两个黑衣警卫闯进房间。）

暗场

## 第八场

仁爱部内一室。墙上挂着老大哥肖像，相片下方为一条长椅。  
塞姆坐长凳的一头。两警卫拖温斯顿上。温斯顿被推搡到地，警卫离去。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你也进来了，塞姆？

塞姆 滑稽，你会这样。我以为是你出卖了我。

温斯顿 你什么罪名？

塞姆 我还真不知道。

温斯顿 只有一条罪名。

塞姆 当然喽。思想罪。

温斯顿 你犯罪了？

塞姆 还用问嘛。

温斯顿 你不知道？

塞姆 我想也许是……。辞典编完后，我一直在翻译诗歌，把基普林的诗篇译成新语。我们都称基普林为老大哥的吹鼓手，为了押韵，我在一行诗句的末尾留了“上帝”一词。没法改动……没有法子。

温斯顿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塞姆 仁爱部。

温斯顿 哪儿？

塞姆 当然是仁爱部。

温斯顿 我知道。在仁爱部哪个处？

塞姆 在哪个处都是一个结局，你走在走廊里，他们朝你后脑勺开枪。

温斯顿 你害怕吗？

塞姆 不。我不害怕。当然，我不会去101室。我没干过那么坏的事！不，我真地不害怕。

（两警卫架帕森斯上。警卫下。）

温斯顿  
帕森斯 是你！你怎么会进来？  
思想罪。（*呜咽着*。）你说他们会枪毙我吗？也许判个五年，甚至十年。我就出轨一次，他们不会枪毙我吧？

温斯顿  
帕森斯 你有罪吗？  
我当然有罪。党是不会逮捕无辜者的，对吗？（*停顿*。）思想犯罪是多么阴险邪恶。你知道我是怎么失足的？在我睡梦中。没错，这是事实。我一直坚持党性，抵御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你知道我在梦中说什么？（*耳语般*。）“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是的，我是那样说的。在梦中一遍又一遍。

温斯顿  
帕森斯 谁告发了你？  
我儿子克拉克，少侦队员，从钥匙孔里听到的。还是个孩子，抓了我这个现行犯。够敏锐的吧。我为他骄傲。不管怎样，这是我培养的成果。

警卫  
塞姆 101室。  
塞姆 不是101室！[塞姆指着温斯顿，疯狂地哭叫。]去101室不是我……是他……他散布了那么多反党言论。是他！不是我！  
[他倒地，抓住了凳脚。]不去101室！不去101室！[一警卫踢他肋骨，两警卫架着塞姆下。塞姆继续叫喊着：]不去101 — 不去101 —

帕森斯 我要对法庭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那样他们就不会送我去101室，对吗？

温斯顿  
帕森斯 帕森斯，101室是什么？  
（*恐惧地*）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顿*）我想我知道，但我不清楚。  
（一警卫叫“温斯顿”，温斯顿跳了起来，奥布兰和警卫上。）

温斯顿  
奥布兰 他们也抓了你！  
（*微笑*）。温斯顿，他们很久前就抓了我。你是个明白人，温斯顿，不要欺骗自己。我告诉过你，你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示意警卫*。）101室！

暗场

## 第九场

数月后，101室。

黑暗的舞台，一束光照着衣衫破烂蜷缩一团的温斯顿，口中呻吟着。警卫上。

警卫 站起来，温斯顿。站着！  
温斯顿 不，不，让我蹲着吧。  
（奥布兰从暗影中走出。）

奥布兰 别担心，温斯顿。现在你准备好了。我来救你。我会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温斯顿 好吧。  
奥布兰 温斯顿，我是来找你麻烦的。  
温斯顿 麻烦？我已经供认了。  
奥布兰 供认是宣传的需要。  
温斯顿 可你们还不停地殴打我，几个星期不让我睡觉，用强光灯一直照着我。为什么？  
奥布兰 你说过你喜欢没有黑暗的地方，对吗？  
温斯顿 （*停顿*。）是的。  
奥布兰 你不理解。你供认的一切我们早已掌握，明白吗？  
温斯顿 明白。  
奥布兰 你患了精神狂乱症。你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被挽救，我们将挽救你。（*喝斥*）站起来！（温斯顿无法站起，警卫将他拖起。）应该这样，你必须一直站着思考问题。（*亮出一页报纸和一张照片*。）你以为你见过琼斯、阿伦逊和鲁瑟福。你坚信这证明了他们不会犯下他们供认的罪

行。

温斯顿：这是事实！

奥布兰：不，这不是事实。（他将报纸撕碎递给警卫。）烧了它！（警卫下。）你看，它不存在。你甚至看不到它被烧成了灰。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

温斯顿：它依然存在——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奥布兰：我不记得它。

温斯顿：双重思想！你是个疯子。（顿。）不。你……真不记得了，对吗？

奥布兰：背诵党控制过去的口号。

温斯顿：（服从地。）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奥布兰：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何处还存在着过去？

温斯顿：没有。

奥布兰：那么过去在哪儿呢？

温斯顿：在档案记录中。

奥布兰：在记录和……？

温斯顿：思想中。在人类的记忆中。

奥布兰：而我们——党——控制着所有的记录和所有的记忆。所以我们控制着过去，对不对？

温斯顿：记忆是非自愿的。你无法控制。你控制不了我的记忆。

奥布兰：你没有控制你的记忆。你相信现实是客观的、永恒的。但现实并不存在，现实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

温斯顿：对，现实存在人类的思想中。

奥布兰：个人思想会犯错误，只有党的思想才永远正确。党坚持的事实才是事实。在你提高思想觉悟之前你必须谦虚谨慎。（他伸出四指。）温斯顿，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四个。

奥布兰：党说这不是四，这是五……这是几？

温斯顿：四。

奥布兰：（摇头。）温斯顿，几个手指？

温斯顿：四。

奥布兰：你学得太慢，温斯顿，看来我们给你吃得太好。

温斯顿：我怎会睁眼说瞎话呢？二加二当然是四。

奥布兰：二加二有时是五。有时是三。你得抓紧学习。提高觉悟是不容易的。（他伸出四个手指。）这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温斯顿：（擦了擦眼睛。）四个。我想这是四个。如果是五个我会看到的。我希望能看到五个。

奥布兰：你想让我相信你会看到五个指头呢，还是你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温斯顿：我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奥布兰：温斯顿，现在你告诉我——我现在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四个……五个……六个，实实在在地说，我不知道。

奥布兰：温斯顿，你的数学加加不好。你得重新学习，学好为止。（对警卫）。让他醒着。不许睡，不许吃。隔天给点水。他必须补课。

警卫：是。

奥布兰：（对温斯顿。）再见，温斯顿。（两人下。温斯顿跌坐在地。沉默良久。电幕声突然响起。）

电幕声：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三加一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温双臂蒙头，呜咽着。）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灯光与音量由强至弱，由弱至强，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机械地。）二加二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大叫。）二加二

等于四！（倒下。）等于四……等于四。四……（声音渐轻，睡着了。）  
（警卫冲上来，将他踢醒。）

警卫 在你重复一千遍“二加二等于五”之前不准睡觉。

温斯顿 它不对，我不能重复它。二加二等于……

警卫 你必须重复。奥布兰同志送来这算盘让你练习计算。（放下一架每档只有四颗算盘珠的大算盘。）数吧，等你数到二加二等于五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了。（警卫下。）

温斯顿 一！一！一！一！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警卫突然上。）

警卫 你要用四颗算盘珠才能得出五，你数出五就可以睡觉。

（广播中传来朱莉娅温柔的声音。）

电幕声 没错，温斯顿，数吧。亲爱的，数吧，当你把四变为五时，你就可以睡了。要想睡太容易了，温斯顿，对了，太对了。亲爱的，数一数你的五颗算盘珠……跟我一起数。这边两颗加上那边两颗。一共是五颗。你看这多容易！二加二等于五。亲爱的，跟我一起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睡了。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  
（声音渐隐，灯光渐暗。沉默。黑暗。停顿。）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在此之前，你编造了一个有关那三个叛国者的虚假的故事。你以为你有他们的一张照片。你还记得你编造这谎言的确切时刻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好！那么——刚才我给了你一架算盘。每档是五颗算盘珠。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温斯顿，这里是五颗算盘珠。你能看到这五颗算盘珠吗？

温斯顿 看到了。

奥布兰 我同意——这过程是艰难的。但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可能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我喜欢同你交谈，温斯顿。除了你的精神错乱之外你的想法与我相似。你还有任何要问的问题吗？

温斯顿 我可以问任何问题吗？

奥布兰 任何问题。

温斯顿 你们怎样处置朱丽娅的？

奥布兰 （微笑。）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她立刻毫无保留地背叛了你。

同她的谈话是完美的——一个教科书的案例。我们甚至不用饿她。

温斯顿 你们对她用了酷刑？

奥布兰 不。酷刑的效果太短暂了。我们对她进行了再教育，适度地激发了她的积极性。

温斯顿 老大哥存在吗？

奥布兰 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化身。

温斯顿 他和我一样存在吗？

奥布兰 你不存在。

温斯顿 我认为，我存在。我出生了……我也将死去。

奥布兰 这无关紧要。老大哥存在。

温斯顿 老大哥会死去吗？

奥布兰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去？你还有问题吗？

温斯顿 兄弟会存在吗？

奥布兰 那是你永远无法知晓的，温斯顿。即使我们决定让你活着。那也是无底之谜。

温斯顿 101室里有什么东西？

奥布兰 你明白101室里的东西，温斯顿。真相在这儿。（伸出四指。）

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五个！

奥布兰 （微笑地示意警卫。）给他食物。让他睡两小时。然后叫我。

（暗场。）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你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学习 — 理解 — 坚信。你完成了学习。现在你该开始第二阶段了……当你再阅读戈斯坦的著作时，你是否真正学到了你过去不理解的任何东西？

温斯顿 你读过吗？

奥布兰 是我写的。

温斯顿 真的吗 — 怎么解释？

奥布兰 作为叙述，是的。作为程序，不是。我们的党是无法被推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的动机何在？我们为何要掌权？

温斯顿 你们统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奥布兰 这很愚蠢，温斯顿，很愚蠢。党独揽大权当然是为了党自己的利益。迫害的目标就是迫害。酷刑的目标是酷刑。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

温斯顿 你谈到了权力和永恒，但你总要衰老，你，奥布兰，也总要死去。

奥布兰 我只是一个细胞。党的生命是永恒的。温斯顿，一个人如何向另一个人行使他的权力呢？

温斯顿 让他受难。

奥布兰 千真万确。权力就是制造苦难…… 把人们的思想撕得粉碎，再把它们拼拢。你是否开始明白我们在创造何种世界？它将是一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随着自身完善而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向着更深苦难发展的进步。

温斯顿 你们的世界里就没有爱的容身之地？

奥布兰 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之外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家庭中没有妻女、父子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只有对党的忠诚，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艺术、文学和科学，只有掌握权力的陶醉感，只有胜利的兴奋和践踏敌人的激动。那就象一只脚踩着一张人脸 — 永远不变。我们可以一次次打败和羞辱那些异己分子，监控、陷害、逮捕、折磨、处决、失踪将永不停止。这就是我们正在建立的世界。一个胜利接着胜利的世界。你会接受它，温斯顿，欢迎它……与它成为一体。

温斯顿 (虚弱地。) 你们办不到。

奥布兰 什么？你说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绝无可能。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在仇恨与残忍之上建立起一种文明。它无法持久。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它会崩溃。它会自杀……

奥布兰 胡说！你以为仇恨比热爱更消耗生命，即便是，那也只是缩短了个人的生命，但党是长存的。

温斯顿 可你们终究会垮台！你们会溃败。生命将战胜你们。宇宙间某种精神或某种法则将战胜你们。

奥布兰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温斯顿 不。

奥布兰 那么打败我们的会是那种精神和法则？

温斯顿 我不知道，应该是人的精神，人类的精神。

奥布兰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遗憾，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你别指望后世为你平反，温斯顿。你不存在，没有记录，没有记忆，你在过去和将来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从未存在过。

温斯顿 我依然坚信人类的精神，高尚的精神将胜过谎言和残酷。

奥布兰 你真地认为你比我们高尚？

温斯顿 是的——我认为我自己是高尚的。

（奥布兰挥手示意，两黑衣警卫上。）

奥布兰 把他拖起来！（警卫拖起温斯顿。）你？你高尚？你只是一具骷髅。你浑身发臭。你牙齿脱光。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这就是你守卫的人性和人类精神？

温斯顿 （呜咽。）是你把我弄成这样。

奥布兰 是你自己。如果当初你没有走出思想犯罪的第一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警卫松开温斯顿。）你承认了你犯下的一切罪行。你哀求宽恕。你的思想已被改造。还有哪种堕落你没犯下？

温斯顿 我没有背叛朱莉娅。

奥布兰 （大笑。）没有？你向我们坦白了一切。

温斯顿 （坚定地。）我仍然没有背叛她。

奥布兰 （沉思。）没有。没有，也许没有。

温斯顿 你们还要多久枪毙我？

奥布兰 也许要很久之后。你的案子很复杂，温斯顿……你的反动思想很顽固。但你不能放弃。迟早每个人都会被挽救和改造。最终我们会处决你。再见。（转过身去。）哦，我希望那些老鼠不会骚扰你，它们大都被喂得很饱。也有几只没喂饱的，你可不能把它们当作宠物。（灯暗，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老鼠的尖叫声。）

（片刻之后，灯亮，温斯顿独自躺在地上。）

温斯顿 自由就是奴役。（停顿。）老大哥领导一切。二加二等于五。（坐起数着手指头。）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他们最近优待我了，给我吃的……好饭好菜……老大哥给我的。（老鼠的尖叫声压住了他的声音。）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停顿。）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犯下了叛国罪，他们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其余都是我编造的。（停顿。）老大哥什么时候枪毙我？什么时候？也许快了。我希望快些。我希望他枪毙我。（停顿。）我不清楚我为何反对他。只要你放弃一切都容易得多。奥布兰说他可以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于地板，我可以强迫自己看着他……他是那么干的。一切都发生在意识中。意识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看着四个手指。）是的，这是五。这是五个手指头（他伸着四个手指头。）他们总是在你走过走廊的时候朝你脖子后面开枪。我知道那个时刻，在开枪的那秒钟，我眼都不眨。我正确地思考，正确地感受，正确地做梦——直到他们开枪。那么，当子弹穿过我的大脑时，我痛恨他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停顿。长久的静默。突然他痛苦地叫喊。）朱莉娅！朱莉娅！朱莉娅！我亲爱的，朱莉娅！

（奥布兰和一警卫从暗影中出现。）

奥布兰 你还在思想上欺骗我。看着我，温斯顿。（温斯顿跪倒在他脚下。）你在改造。在理智上，你基本上觉悟了。但在情感上你失败了。温斯顿，你明白你的任何谎言我都清楚。现在，坦白交待你的真实感情，你是否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痛恨他。

奥布兰 很好。改造你的最后一步到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对警卫。）把东西搬上来。（警卫隐入暗影。）温斯顿，你已经知道101室是什么。这是真相。但真相因人而异。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烧死……还有的被溺死。有的人也许可以幸免。（警卫推上一个黑色木箱。）

奥布兰 而你，温斯顿，你面对的真相是——老鼠。

温斯顿 （尖叫着后退。）你不能那样干。你不会。你不可能。

奥布兰 温斯顿，不能满足于学习和理解。还必须接受真相。而让你学会接受的时刻到了。

温斯顿 奥布兰！你知道这没有必要。你要我做什么？你就告诉我。

奥布兰 老鼠是食肉性动物。有时它啃鼻子，有时它咬眼睛，有时它咬穿你的脸颊吃你的舌头。（警卫强迫温斯顿跪在黑箱前。）

温斯顿 （恐惧之极。）可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我怎么做？

奥布兰 （轻松地。）我只要打开箱盖放出老鼠。箱内有十二只老鼠，它们会冲出来，因为它们饥饿不堪……你说说看，那一只，会咬去你的眼睛？（顷刻间死般的寂

静。)

温斯顿 (尖叫。)咬朱莉娅!咬朱莉娅!别咬我!咬朱莉娅——奥布兰!  
随你们怎样处置她。撕碎她的脸。啃得她只剩骨头。别咬我……咬朱莉娅!别咬我!  
我热爱老大哥!我热爱他!

奥布兰 (犹豫片刻,直起身拍着温斯顿的肩。)温斯顿,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回到党的怀抱。

暗场。

### 第十场

一年后,栗树咖啡馆。散放着几套木质的桌椅。后墙上挂有电幕。温斯顿独自坐在咖啡馆中喝咖啡,看报。桌上还摆着一幅棋盘。一位女侍在后面忙碌。

电幕声 同志们,非洲战况依然危急。两个欧亚军团和一个东亚军团正在向刚果河口挺进。而守卫刚果河口,迎战虎狼之师的部队只有大洋国军队的一个军团。  
(乐声起,塞姆上。)

温斯顿 你好,塞姆。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们下棋?

塞姆 让我先来一杯胜利咖啡。(他示意女侍。女侍端来了两杯胜利咖啡。)你对形势有何感想?

温斯顿 我担忧,非常担忧。(把报纸递给塞姆。)看看地图。你自己看。  
(朱莉娅走了进来,坐在温斯顿对面的一张桌上。她胖了些,发间几丝灰白。女侍为她端来一杯咖啡。)

塞姆 (放下报纸,看着棋盘。)你先走。

温斯顿 好。(茫然的看着棋盘。)嗯……你觉得形势如何?

塞姆 糟。很糟。(推开棋盘。)你现在的职位怎样?

温斯顿 好。很好。薪水高了许多,工作很轻松,非常好。有时候我根本不用上班。

塞姆 什么工作,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任职于一个委员会……一个分会。我们讨论,商谈事务;研究某种报告……等等……(他看着报纸。)非常糟糕,整个非洲。

塞姆 再来杯咖啡?

温斯顿 好。我想……(他欲找女侍,却一眼瞥见了朱莉娅。他凝视了片刻。)对不起,塞姆。(他起身走到朱莉娅的桌前。他一瘸一拐,小腹挺出。)

温斯顿 你好,朱莉娅。(她直直地看着他。)是我,温斯顿。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很久没见到你了。

朱莉娅 我见到过你。我常来这儿。不过我总坐在后面。今天我想坐得离电幕近些。我担心非洲的形势。

温斯顿 是啊,我知道。情况很糟……朱莉娅……

朱莉娅 我出卖了你,温斯顿。

温斯顿 我也出卖了你。

朱莉娅 (厌恶地扫了他一眼。)他们有时用某种东西来威胁你——某种你无法忍受的——想都不愿想的东西。

温斯顿 是的,他们就是那样干的。

朱莉娅 于是你会说:别折磨我——折磨他。

温斯顿 (回忆着。)是的,别折磨我——折磨她。

朱莉娅 事后你假装那不过是个蒙骗他们的手法,但那是自欺欺人。当时,你身不由己。你只能救自己,只能让别人承受。你不在乎别人受折磨。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温斯顿 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朱莉娅 然后，你对别人的感觉不再一样了。

温斯顿 (悲哀。)对，你感觉不一样了。

朱莉娅 (冷漠地。)我该走了。

温斯顿 (言不由衷。)我们一定得见面，朱莉娅。

朱莉娅 (冷漠地。)是啊，我们一定得见面。

乐声起，聚光灯照亮电幕。)

电幕声 肃静，同志们。重要通知，全体起立，同志们，起立。(朱莉娅离去。)

温斯顿 再见，朱莉娅。(对塞姆。)哦，糟了，糟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刚果，怎么办……大洋国将面临威胁。(大声地。)你不明白首都也会沦陷吗？老大哥为什么还不行动？任何行动。任何行动！

塞姆 为了胜利我们大家都会加倍努力。我们将夺回刚果。

温斯顿 你不明白我们会战败吗？我们会……

(军乐声起。)

电幕声 同志们，老大哥已亲临前线并接管了一切军事指挥权。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老大哥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咖啡馆外响起一阵欢呼声。遥遥传来整个首都欢呼的声浪。)欧亚军团和东亚军团被彻底打垮……五十万敌军被俘虏……在老大哥领导下，我们即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温斯顿 胜利！

电幕声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老大哥还在前线。

温斯顿 胜利！胜利！我无法相信！你听到了吗？老大哥带领着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在这危急时刻，他力挽狂澜，挽救了非洲，挽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温斯顿捂着双眼呜咽着。在隐约传来的整个城市欢庆声中。他松开双手凝视着电幕上的老大哥。)我过去从未想到，老大哥的笑容竟是那么温暖，那么慈祥。老大哥！

暗场

全剧终

二零零九年九月初稿于纽约

, Opt 71.8pt; TEXT-INDENT: -71.8pt; LINE-HEIGHT: 150%>温斯顿 那期《首都日报》将用纠正后的正确姓名，重新印刷新版。所有那期的旧版一律销毁。我们也得将这份通知抛入焚烧炉……销毁它。于是人世间将绝无任何威瑟斯曾经存在过的纪录。

朱莉娅 但你知道他存在过。

温斯顿 我不知道他存在过。

朱莉娅 可你刚才在说……

温斯顿 同志，你知道双重思想这个词吗？

朱莉娅 知道吧……

温斯顿 你必须使用双重思想。所有优秀的忠诚党员都能够使用双重思想。我能够。你也必须能够。

朱莉娅 可是为什么要改变纪录呢？

温斯顿 你知道党的口号：“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朱莉娅 我不知道它有何意义。我觉得它并没有任何……就象其他口号（点着墙上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温斯顿 它当然有含义。我们真理部在这儿的工作就是实施这条口号。(忍不住地大叫。)我们控制过去！

(灯亮起。)

电幕声 注意，同志们！注意，现在是两分钟仇恨会时间。两分钟仇恨会即将开始！

(帕森斯和塞姆冲了进来。)

帕森斯 仇恨会时间到了，温斯顿。

温斯顿 我知道。

朱莉娅 我们去哪儿？

温斯顿

这儿。

（警卫、女秘书、女招待上，众人搬出折椅在电幕前坐下。）

电幕声

大洋国的同志们，居住于北美、南美、澳洲的同志们，全体起立，请我们伟大领袖老大哥做最高指示。（乐声起。奥布兰悄悄上，在后排坐下，警卫站其身后。）

老大哥的声音

同志们，请跟我高呼：战争即和平！（停顿，众人重复。）自由即奴役！（停顿，众人重复。）无知即力量！（停顿，众人重复。）同志们，你们马上会听到无耻的戈斯坦的谎言，他的鬼影般的军队企图毁灭我们的幸福生活。同志们，听听他的谎言，然后向他表达你们的感受。

（顷刻的沉默，然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在他演说时，人们骂着“骗子！”“败类！”“罪犯！”“叛徒！”等等。）

戈斯坦的声音：

朋友们……大洋国的国民们。我是伊曼纽·戈斯坦。你们过去的领袖和今天的朋友。我在继续为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解放以及你们的希望而战斗。我不是叛徒。我曾经是你们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天，我们转入了地下斗争……有时在流亡……为了你们的解放我们决不停止斗争。老大哥背叛了你们。他篡夺了你们的权利和财富，他是独裁血腥的暴君。他用谎言欺骗你们。他吹嘘幸福新生活，却让人民受苦，在肉体 and 灵魂上迫害你们……（他的声音被被人们的嘘声、骂声和跺脚声淹没。）

帕森斯

（对屏幕吼叫。）白痴！白痴！白痴！老大哥让我们受苦！他说老大哥让我受苦，你睁眼看看我们今天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对着屏幕吼叫。）噢，你白痴！你白痴！你白痴！

温斯顿

叛徒！骗子！间谍！（人们在继续叫骂。）

戈斯坦的声音

记住，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记住过去。挣脱你们的锁链！解救你们自己！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朱莉娅尖叫着跳了起来，将手中的辞典砸向电幕。电幕声像骤然停止。沉默。）

帕森斯

你砸坏了它！

朱莉娅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恨他。我恨他！（她冲出门去。）

奥布兰

（站起，严峻地。）我们同志的精神可嘉，但大家被剥夺了四十七秒钟的仇恨时刻。明天我们补回。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工作。老大哥万岁。

暗场

## 第二场

次日，场景同前，帕森斯与温斯顿在办公室内，室内电幕尚未修复。

帕森斯

温斯顿，昨天，你瞧见朱莉娅那姑娘了吗？哇！太棒了！我以为她要冲上屏幕去掐住戈斯坦的喉咙。真厉害！

温斯顿

她是一名思想警察。

帕森斯

思想警察！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怎么知道？

温斯顿

她一直在监视我。好几个星期了。一个月前我见她在梅斯大厅里盯着我。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

帕森斯

那并不说明……

温斯顿

不止一次了，上星期我在无产者区看到她在街对面盯着我。我去上班时还在公车上看到她。……在社区仇恨会上她站在我身边……在食堂里她坐在我一旁。不管我去哪儿，她都会出现。

帕森斯

那又怎样？

温斯顿

除了思想警察还有别的原因吗？从今天开始她就在我身旁办公。为什么？我干了什

么？

帕森斯 那么，当然……不管怎样 — 鲍勃·威瑟斯……

温斯顿 他是个非人。

帕森斯 是的。作为一名思想罪犯，他被蒸发了。在你身旁工作了十八个月之后。

温斯顿 你在说什么？

帕森斯 没什么，温斯顿。我们不仅是同事，我们还是邻居。我知道你是个好党员。

温斯顿 是吗？

帕森斯 我只是说你应当觉察到他的问题。

温斯顿 我们上班时从不交谈。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帕森斯 没有理由，温斯顿，凭直觉你应该知道。我是知道的。是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他的。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的。我发现了他脸部犯罪。我看到他从不嘘骂戈斯坦，脸上毫无愤怒的表情。

温斯顿 结果怎样？

帕森斯 他供认了一切。

温斯顿 他当然会供认。他甚至有恐高症。有一天我见他只是看着窗外就脸色发白……那窗户还是关着的。

帕森斯 你觉得那是害怕？那么，你觉得他无罪？

温斯顿 他当然有罪。但是知道他有恐高症，所以要让他认罪很容易。我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思想罪犯，他们用密探盯着我……我什么都会供认！

帕森斯 我想是的。你觉得吗，这里出了问题……，哦，电幕坏了。昨天就坏了，难以想象！这是我第一次待在一个没有电幕监控的地方。

（朱莉娅上，她似乎忘却了前一日的情绪失控，完全恢复了原先的矜持与平静。）

温斯顿 （对帕森斯。）对呀，没有它觉得奇怪。

帕森斯 好了，我该去我的新岗位报到了。这是提拔，温斯顿。我去仇恨部协助组织仇恨时刻。（对朱莉娅。）同志，好姑娘！你精神可嘉！好极了。（下。）

温斯顿 同志，我们是否继续讨论新语的词汇问题？

朱莉娅 好啊。你能再解释一下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 没问题，同志。（停顿。）要不，等塞姆同志回来，他马上就到，他会解释得比我更清楚。塞姆正在编撰第十一版新语辞典。

朱莉娅 对不起，我太无知了。

温斯顿 我不认为你无知。你很聪敏，非常聪敏。

朱莉娅 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狡猾”更确切。

（塞姆上，双手捧着一本巨型的新书。）

塞姆 啊，是你们两位同志。

温斯顿 你好，塞姆。塞姆同志，这是朱莉娅同志。

塞姆 啊，是的！噢，你就是那位投掷辞典的同志。有远见！同志，精神可嘉。也许，稍有一点歇斯底里，但无论如何，态度正确。我只用一个新语词汇来表达：思想过硬！

温斯顿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同志。

塞姆 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

温斯顿 朱莉娅同志一直在文艺司工作，他们那里仍然在使用标准语。而在这儿，她必须懂得新语。可她不懂。

塞姆 确实如此，是的。我们正在做语言的最后形态……这将会是人类使用的唯一语言形态。

朱莉娅 这项工作必须创造许多新词。

塞姆 啊呀！嗯，我们不创造词汇，我们销毁它们……成百成千地销毁它们……每一天。

朱莉娅 销毁它们？

塞姆 我们简化语言。第十一版的新语辞典不收录任何在2050年前

会被淘汰的词语。

朱莉娅

你们真地销毁词语吗？

塞姆

确是如此，是的。销毁词语 — 一项审美行为。销毁词语绝对是控制思想的最佳方式。当然，动词和形容词最容易销毁……还有，嗯，名词也是。

朱莉娅

如何来销毁呢？

塞姆

用一个词来来替代它的反义词。

朱莉娅

那么，你必须……我是说，就说“好”这词吧。

塞姆

没问题，就说“好”这词。哪一个词来能替代“坏”呢？“非好”就可以……事实上，它更好，因为它是确切的反义词。

朱莉娅

（感兴趣。）那么“较好”和“最好”呢？

塞姆

嗯？怎么说？

朱莉娅

好……较好……最好！

塞姆

我们只说“加好”或者“加加好”。很简洁，对吗？最后好与坏的含义将只需一个词来涵盖。明白它的美学意义了？（朱莉娅和温斯顿都默默地点头。塞姆扫视了两人一眼。）当然，这是老大哥的原创思想。

朱莉娅

你似乎让人觉得这种简化语言最终被简化得使人难于思考。

塞姆

精确！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击败戈斯坦。新语是唯一一种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为什么，新语的宗旨就是限制思考的范围。

朱莉娅

可是，那又为何能够抵制戈斯坦，或者是抵制思想犯罪呢？

塞姆

为什么呢，因为最终新语使得思想犯罪在语言上不可能，没有了思想犯罪的词汇。

朱莉娅

没有词汇？

塞姆

是的，就拿戈斯坦的“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邪说为例，此类话语是不可能收入新语词汇的。何以如此，在语义上你能找到的近义词的只有一个：思想犯罪。你懂吗，不懂，你呢，温斯顿？（温斯顿木然地点头。）到2050年之际，当人类只使用新语时，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谈话。

温斯顿

无产阶级除外。

塞姆

是的……所有旧语的现实知识将在2050前被销毁。甚至包括文学！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将只存在于新语之中。（自豪地。）这正是我目前的工作。

朱莉娅

但是 — 它们的人文意义呢？

塞姆

人文意义？噢，那将变得极为不同。

朱莉娅

那是为什么？

塞姆

正统性。

朱莉娅

正统性？为什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将来是不会有思想的。

塞姆

不，当然是！正统性就是没有思想 — 无须思想。（朱莉娅忧心忡忡地皱着眉头。塞姆将那本巨型辞典放在她桌前。）你看吧，同志……有问题问我。

朱莉娅

谢谢你。

塞姆

温斯顿，今天下午你去绞刑公审会吗？

温斯顿

我会去的。（塞姆下。）

（对朱莉娅。）现在你理解新语了吗？

朱莉娅

是……我是指，不！我理解词汇了。

温斯顿

怎样呢？

朱莉娅

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为什么？

温斯顿

噢？

朱莉娅

哦，我没法解释。我压根就不应该担任这项工作。

温斯顿

你要我怎样解释？

朱莉娅

怎样？不用再解释了。我……我觉得……这好像是说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如果二加二是等于五呢？

朱莉娅

（几乎流泪。）你相信吗？

温斯顿

（愤怒迸发。）你想让我犯思想罪，对吗？或者犯言论罪。你就可以告发我。你以为我是个傻瓜！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名思想警察！

朱莉娅 (惊恐。)啊?不是!  
温斯顿 你想要什么罪证?你可以陷害我,你可以编造我说的话。(指着电幕。)电幕坏了。是你干的。你干吗还要继续这愚蠢的把戏?  
朱莉娅 别把我想成那样的人,求求你!  
温斯顿 你想要我说什么?我说。  
朱莉娅 我不是一名思想警察。  
温斯顿 那你这一个月来为何一直监视我?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为什么突然来这里工作?  
朱莉娅 我……我……  
温斯顿 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盯梢我……监视我……窥测我。我曾经决定要杀了你。但那又能怎样?他们会知道是谁干的。  
朱莉娅 我不是……  
温斯顿 (揪住她双肩,大吼。)那你干吗盯梢我?  
朱莉娅 (崩溃了。呜咽流泪。温斯顿呆住了。奥布兰带着警卫突然上场。)  
奥布兰 怎么回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温斯顿 (看着神色惊恐,满脸泪水的朱莉娅,顷刻的沉默。)奥布兰同志,你给我派了一个傻瓜。请调走她。她不行。  
奥布兰 你认为朱莉娅同志不是一个好党员?  
温斯顿 不,奥布兰同志。她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但她……她总是出错。在标点符号上反复出错。连错三次!  
奥布兰 温斯顿同志,我现在要说的话用新语是无法表达的,但我还是想借用几个旧语的词汇……除了愤怒,你要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关切。我相信朱莉娅同志会掌握的。  
警卫 (对警卫。)这个电幕为什么还未修理?立刻修复。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立刻修复。(奥布兰与警卫下。)  
(朱莉娅与温斯顿相互注视。朱莉娅突然抓住了温斯顿的双手,塞了个纸团给他,然后快步离去。温斯顿瞥了一眼手中的纸条,惊恐而茫然地环顾四周。)

暗场

### 第三场

林间空地。五月的夕阳透过斑斓的树影照着满地盛开的蓝铃花;树林深处传来斑鸠咕咕的叫声。朱莉娅沿着林间小径走上,身后跟着温斯顿。

朱莉娅 我们到了,这里没有耳目。  
温斯顿 没人监听我们?  
朱莉娅 这树林深处只有我们俩。  
温斯顿 (握住朱莉娅的双手。)真的?  
朱莉娅 真的。(停顿。)谢谢你救了我。  
温斯顿 你真美。  
朱莉娅 你骗了他。  
温斯顿 你那么娇小,像个孩子。  
朱莉娅 你保护了我。  
温斯顿 你哭得那么伤心。  
朱莉娅 我是个思想罪犯。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温斯顿 因为,朱莉娅,我也相信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朱莉娅 哦,温斯顿!(紧紧地搂着他。)  
温斯顿 朱莉娅,朱莉娅,你干吗看上我?你干吗喜欢我?我无能、又丑又老……  
朱莉娅 我不觉得。

温斯顿 你那么年青，那么美，你干吗找我，朱莉娅？

朱莉娅 你的面容；你的眼神。我一眼就能认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恨这个党，和我一样的痛苦。只看你一眼，我就明白了。

温斯顿 我三十九岁了，还有一个分居十年无法摆脱的老婆……

朱莉娅 我不在乎。（她倒在他怀里。）亲爱的，你干吗把我当成思想警察？

温斯顿 你的外表和行为……

朱莉娅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高呼口号、挥舞旗帜、游行、标语、告发、检举……

温斯顿 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朱莉娅 去他妈的，我痛恨党的一切，但我行事很巧妙。我总是痛骂戈斯坦……每周三个晚上青年团活动……周六去少年侦察队辅导；在游行队伍中，我总扛着一面大旗；所以我的形象很健康，很积极。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你老婆是什么样的？

温斯顿 她，用新语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思想过硬”。我们在一起时，只要我稍不留心，她会随时向思想警察检举告发我。

朱莉娅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知道得很多。

（两人亲吻。暮色渐临。）

温斯顿 你以前来过这儿？

朱莉娅 来过好多次。

温斯顿 跟那些内党官员？

朱莉娅 不，跟别人。我讨厌内党那些畜牲，别看他们装得神圣道德，净是糟蹋女孩的色狼，专干下流齷齪的勾当。我十六岁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个六十多岁的内党大官，仁爱部的部长。他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把我按在沙发上，他咬我，我流了一滩血。他最喜欢弄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后来他自杀了，内党组织里狗咬狗。

温斯顿 他们自己纵欲，可却要求我们禁欲，因为性爱使他们无法控制大众……而大众的性压抑能够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朱莉娅 做爱时，你耗去你的能量，你感到愉快，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忍受你这种感觉。要是内心愉快，什么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谁会为这些垃圾激动？所以，我不要纯洁，他们越不让我开心，我就越要开心……

（朱莉娅扯去衣裤，裸出丰满的身子，她扑到他怀里，猛烈地亲吻他。温斯顿翻身将她压在草地上，灯光渐暗。俩人喘息声起。）

温斯顿 朱莉娅，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懂吗？

朱莉娅 懂，我懂。

温斯顿 什么纯洁无瑕、什么素质修养，这是个邪恶腐烂的社会，我不想看到任何德行，我就要入骨的堕落。

朱莉娅 亲爱的，我就是你要的，我就是入骨的堕落。

温斯顿 （温斯顿大动。）你喜欢这样吗，不光跟我，（叫着。）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吗？

朱莉娅 （颤声叫着。）喜欢，我喜欢，（尖叫。）我喜欢——

暗场。

#### 第四场

数月后，胜利大厦内温斯顿的卧房。墙上挂着电幕。温斯顿正背对电幕写日记。

电幕声 同志，你说你热爱党，热爱老大哥，你怎会成为思想罪犯呢？

要警惕啊，我们社会中处处隐藏着戈斯坦特务和海内外敌对势力，他们无时无刻地拉拢你，毒化你的思想。他们无时无刻地企图摧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他们是谁呢？（轻轻的敲门声。温斯顿跳起来冲出卧室去开门。）他们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同事，甚至你的邻居。

（温斯顿与朱莉娅上。温斯顿一把将她拖到电幕视角外的角落里。）

温斯顿 待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你。你来这儿干吗？

朱莉娅  
温斯顿

来看看你。

在电幕的监视下？哦，朱莉娅……朱莉娅。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

朱莉娅  
温斯顿  
朱莉娅

他们无法每时每刻监视每一个人，对吗？

难说。如果他们看到你进来，我们就完了。

亲爱的，我太想你了。

温斯顿

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我俩……

朱莉娅

别说了，求求你。我知道这是场赌博。别生气，吻我。求求你。

温斯顿

（快速地吻她。）噢，朱莉娅！走廊里有人看到你吗？

朱莉娅

大家都在听宣传广播呢。只有一个孩子看到了我。

温斯顿

帕森斯家的那小子？

朱莉娅

谁是帕森斯？

温斯顿

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人。你见过她。她是我的邻居，就住走道对门。

朱莉娅

对不起……可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温斯顿

那就快说。你必须在警卫们实施街道戒严之前离开。什么消息？

朱莉娅

我们可以结婚！

温斯顿

什么！不可能。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这种结婚必须经过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朱莉娅

我不在乎结婚，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为这事，我找过奥布兰。

温斯顿

（震惊。）什么？

朱莉娅

他告诉我找谁联系。

温斯顿

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女人。你干吗要告诉他？（疯狂的环顾四周。）这下我们俩都完了。

朱莉娅

（害怕地。）别那么说，我救了你们。

温斯顿

噢，你这个傻瓜。奥布兰心黑手辣。他是内党。

朱莉娅

奥布兰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

温斯顿

你凭什么相信他？

朱莉娅

因为这是事实。你说，是谁把我调到档案司跟你一起工作？

温斯顿

是奥布兰？

朱莉娅

当然是他。

温斯顿

这么说，他也是……个反抗者？

朱莉娅

那倒不是，他是内党官员。但他很理解人。

温斯顿

朱莉娅，你能肯定？

朱莉娅

我认识他多年了。他帮过我许多忙。

温斯顿

（讥讽。）你很幸运，有个内党的朋友。

朱莉娅

这难道不好吗？

温斯顿

（一语双关。）好。

朱莉娅

他会帮助我们。

温斯顿

你觉得他会帮助我们？他值得信赖？这太危险……

朱莉娅

那你信任我吗？

温斯顿

我当然信任你。

朱莉娅

那我们就一起生活。

温斯顿

但我们必须小心，这很危险。

朱莉娅

我们得找个地方住一起。

温斯顿

我有个地方，朱莉娅，我找到一个地方。在无产者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有个房间……一个可爱的小房间。我租下了它。下星期我们就可以搬进去。

朱莉娅

（猛地搂住他。）哇！太好了。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亲爱的，你还生我气吗？

温斯顿

好了，吻我，亲爱的，快！你快走吧。

朱莉娅

你开心吗？你很紧张，出了什么事？

温斯顿

没什么，真的。（从大衣内袋中摸出一页撕下的报纸。）

朱莉娅

这是什么，温斯顿？这是一张照片。他们是谁？

温斯顿 是当年的革命领袖。这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还有戈斯坦和老大哥。  
朱莉娅 我想起来了！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分子，对吗？我在历史书中读到过。1970年的大清洗中他们被控罪，然后被蒸发了。

温斯顿 戈斯坦逃亡了。

朱莉娅 只剩下老大哥。那么，他们怎样了？

温斯顿 1970年之后他们没有蒸发，只是被监控。我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一次，几个伤残的老人坐在那里——喝着胜利咖啡——老泪纵横。我记得那个日子。

（电幕里传来一曲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那儿，我们躺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朱莉娅 后来呢？

温斯顿 1975年他们又被逮捕控罪，随后就被蒸发了。他们的罪名是投敌叛国，某月某日在东亚国某地秘密聚会，向敌方提供情报。

朱莉娅 你干吗这么激动？

温斯顿 你没看报纸上提到的他们密谋的那个日期，而那天正是我看到他们在栗树咖啡馆的日子。这就是说所有的控罪都是谎言，因为那天他们根本就不在东亚国，就在这个城市的咖啡馆里。

朱莉娅 你从哪儿弄到这报纸？

温斯顿 今天上午在我桌上，误夹在一迭剪报中。

朱莉娅 你为何不立刻销毁它？

温斯顿 我做不到，朱莉娅。这是证据——它证实了整个历史是怎样被篡改的。

朱莉娅 可是，温斯顿……这就是你的工作。过去有何重要？重要的是未来。

温斯顿 历史被阉割了。所有的记录被毁灭或篡改……所有的书籍被改写。我们对革命前的岁月已一无所知。我参与了伪造历史，但我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从未拿到证据来证明这一伪造。（挥动着报纸。）而这就是证据！证据！

朱莉娅 你必须销毁它，温斯顿。

温斯顿 你说得对。但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朱莉娅 自由，自由，自由是什么，温斯顿？也许党是对的……也许自由就是奴役。

温斯顿 不！自由就是具有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是其他自由的前提。

朱莉娅 我爱你，亲爱的。可我不理解你。

温斯顿 你对党的痛恨是因为党剥夺了你的自由。比如我们同居。

朱莉娅 可现在我们同居了。

温斯顿 是的。

朱莉娅 所以现在我不痛恨了……你干吗还这样痛恨？

温斯顿 我不知道……你必须走了，亲爱的（他急促地吻着她。）

（突然，有人砸门，接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克拉克握着一支木枪冲了进来。）

克拉克 举起手来！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你房间里藏着一个女人！我要蒸发你！送你去劳改队。（帕森斯上。）

帕森斯 克拉克，不许乱叫。你是个优秀的少侦队员，但你不可以那样对待温斯顿同志。

（对温斯顿。）对不起，你知道孩子们什么样子。克拉克只有十一岁，在少年侦察队的教育下……

克拉克 （对着温斯顿的脸尖叫。）戈斯坦！

帕森斯 他有个玩具耳机可以插在钥匙孔里窃听。只是个玩具，但效果很好。（朱莉娅悄悄离去。）。嗯……我们发现你房间里藏了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党员，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我必须告发你们。  
温斯顿 我明白。  
帕森斯 难以置信。温斯顿，我一直认为你的党性很强，想不到……（欲下。）没法子，这是我的责任。  
温斯顿 （急中生智。）帕森斯！  
帕森斯 （转头。）怎样？  
温斯顿 她是一位思想警察。  
帕森斯 天哪。幸亏你提醒。我得赶快去报告，如果落在她后面就糟了。  
温斯顿 我毕竟是你的邻居。  
帕森斯 她监视的不是我。  
温斯顿 什么？那么是谁？  
帕森斯 是你。  
温斯顿 是我！  
帕森斯 她就是来讯问我你的情况，她要我回答你是否犯有脸部表情罪。  
温斯顿 哦，亲爱的……她怎么可以？哦，这太可怕了！温斯顿，我是你的邻居。你了解我。  
温斯顿 是啊，帕森斯——我了解你。  
帕森斯 我一生都是个忠诚的党员。小时候，我年龄不到就加入了少年侦察队，十岁那年我的照片作为少年英雄登在时报上，因为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了我的亲叔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你跟她说了什么？  
温斯顿 我告诉她，你是个好党员，一个思想过硬的党员，对老大哥无比忠诚，无比热爱。  
帕森斯 我热爱他，我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想我说服了她。但这事，我一字也不再提起，不管是谁。  
帕森斯 对，对！对！一字不提。  
温斯顿 你赶紧回去。还有朱莉娅问起你是否教唆你儿子对其他党员胡作非为？  
帕森斯 我会教训他，温斯顿。这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下。）  
电幕声 ……同志们，如何识别思想罪犯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识别脸部犯罪。对待戈斯坦分子的表情是否仇恨？对待老大哥和内党成员的表情是否热爱？同志们，脸部犯罪就是思想犯罪。发现戈斯坦分子就立刻向附近的思想警察举报。思想警察的直升飞机会立刻赶到。同志们……

暗场。

## 第五场

一周后，旧货店楼上卧房，房内显眼处就是没有电幕，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座老教堂。房间另一边有一扇能看到楼下后院的大窗。

（窗外传来一位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门开了，温斯顿和朱莉娅走了进来。）

温斯顿 （对门外。）谢谢你，查林顿先生。  
门外声 别客气。谢谢你们的光临。（温斯顿把门关上。）  
朱莉娅 （环顾四周。）太棒了，亲爱的！这是我们的房间。  
温斯顿 不错，真不错。

朱莉娅 哇，没有电幕！没有电幕！

温斯顿 确实没有电幕。

朱莉娅 也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温斯顿 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朱莉娅 温斯顿，温斯顿，这不是太棒了吗！

温斯顿 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

朱莉娅 （看着窗外。）噢，是她在院子了唱歌。

温斯顿 谁？（也来到窗前。）

朱莉娅 这个洗衣妇。你瞧她洗了多少衣服。

温斯顿 这女人真壮实，她洗了那么多尿布。

朱莉娅 这位查林顿先生的房里没有电幕也没有老大哥相片，什么意思，

温斯顿 我觉得奇怪。那老头说一直没装，那东西太贵，他觉着没必要装。

朱莉娅 也许这老头也痛恨我们的党？我爷爷当年也是那样，我八岁时，他就被蒸发了。你为什么痛恨党？起因是什么？

温斯顿 很难解释。因为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党说的五或七。因为过去人们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

朱莉娅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起革命前的生活，他很怀念。温斯顿，你真地认为过去日子比现在好？

温斯顿 毫无疑问！那时候思想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朋友同事、家庭亲情……

朱莉娅 革命爆发那年你几岁？

温斯顿 六岁，也许七岁。

朱莉娅 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就像……

朱莉娅 哇，一只老鼠！

温斯顿 什么？

朱莉娅 一只老鼠。

温斯顿 （浑身颤抖。）别说了！

朱莉娅 我会堵上那个洞。它就再也钻不进来。我讨厌老鼠。

温斯顿 朱莉娅！

朱莉娅 对不起。你怎么啦，温斯顿？你在浑身发抖！

温斯顿 我无法忍受它们。不要听到那个词。（嗦嗦发抖。）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恐怖，看到老鼠我就无法忍受。

朱莉娅 对不起，亲爱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

温斯顿 我妹妹的眼睛被老鼠咬瞎的。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那群老鼠吱吱的尖叫着……

朱莉娅 别说了，温斯顿，别说了……

温斯顿 好，不说了。（停顿片刻。）朱莉娅？你听说过那个秘密组织的秘密活动吗？那本书？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当然听说过。大家都听到过，我可不信。这全是党根据他们的需要编造的。

温斯顿 不，他们确实存在。

朱莉娅 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昨天午餐时，奥布兰又跟我说起。

朱莉娅 我说昨天下午起你一直紧张，你在怀疑他。

温斯顿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了。他祝贺我工作上的成就。这是第三次了。他甚至邀请我到他的公寓去取最新版的新语辞典。

朱莉娅 你是说秘密活动存在？

温斯顿 毫无疑问！奥布兰是内党官员，他邀我去他家中不会只是为了一本辞典。

朱莉娅 这能证明什么？

温斯顿 他对我们俩的帮助不也是一种秘密活动吗？

朱莉娅 我不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帮助我们同居是一回事，反对党是另一回事。不管怎

样，他是个官员——内党……

温斯顿 内党党员。我知道！那对他更有利。我告诉你，朱莉娅，他的某种气质……他的眼神……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清楚。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

朱莉娅 这我能理解，我也是这样找到你的。（她吻他。）但我不相信什么兄弟会，什么反抗运动，这太愚蠢，注定要失败的。

温斯顿 你认为我们应该去见他吗？

朱莉娅 你没法和党对抗，你只能躲着它。

温斯顿 我愿意加入这个反抗组织，你呢？

朱莉娅 除了掉脑袋，这种组织又有什么用呢？

温斯顿 我想我们这辈子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可以集聚起反抗的情绪——把人们凝聚起来，慢慢发展壮大，让下一代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朱莉娅 （趴在他身上吻他。）亲爱的，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温斯顿 （抚摸着她。）你不过是个腰部以下的反对派。

朱莉娅 如果你一定要加入那个组织，我就跟着你。亲爱的，我只是要和你在一起。

温斯顿 那我尽快与奥布兰联系。我们俩一块去见他。

（院子里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望着窗外，温斯顿和朱莉娅相互注视着，久久的沉默。）

温斯顿 劳苦大众是人类的希望。这个女人——和她们所有的人。我们不是。

朱莉娅 我们怎么不是？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挽着他的手臂。）不！我们活着。（她把他的手放在她丰满的胸脯上。）只要我们相爱。我们就活着。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我们没有过去……没有可以回顾的梦想。

朱莉娅 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梦想。

温斯顿 也许是的！可你是否想过，朱莉娅，趁为时未晚，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儿并永不再相见？

朱莉娅 是的，亲爱的，我的确想过，但我不会这样做，不管怎样。

温斯顿 我们很幸运，但这事不会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形象健康纯洁。如果你离开我这种人，你可以多活五十年的岁月。

朱莉娅 不。你说的我都想过。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不要悲观，我们已活到了今天。

温斯顿 我们也许还会有半年的团聚——甚至一年——无从知晓。最终我们肯定会离别。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你明白吗，那时我们将会何等可怕的孤独？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一旦他们抓住我们，你我再也无法相互帮助，无能为力。如果我认罪，他们将枪毙你……

朱莉娅 即使你拒绝认罪，他们照样枪毙我。

温斯顿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或不说什么，都救不了你。你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决不出卖对方。我们决不相互背叛……即使那样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

朱莉娅 你是说坦白认罪，我们会认罪，而且很快。人人都会认罪坦白。你很难顶住酷刑折磨。

温斯顿 认罪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情感与信念。朱莉娅，你说过，如果他们能够让我停止对你的爱——那将是我真正的背叛。

朱莉娅 *(顷刻的思考。)* 他们做不到……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让你说任何的一切——任何的一切——但没法让你相信它。他们没法进入你的内心。*(停顿。)* 对吗？

温斯顿 你说的对。他们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当你体验到坚守人性的价值，不管你的命运如何，你击败了他们。

朱莉娅 哦，亲爱的！亲爱的！那么我们已经赢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赢了。他们只有仇恨，我们却拥有爱情，只要我们爱着——我们就拥有胜利！  
*(温斯顿将她紧紧搂入怀中。)*

暗场

## 第六场

数周后，奥布兰寓所客厅。室内陈设豪华舒适，奢侈典雅。门铃响，一便衣警卫上前开门，温斯顿和朱莉娅上。

温斯顿 我们来见奥布兰同志。

警卫 他在等你们？

温斯顿 没有。不过，也许是。他让我们随时过来。

警卫 对不起，我能知道你们是——

温斯顿 这是朱莉娅同志，我叫温斯顿。

警卫 谢谢。你们请坐，我去通报奥布兰同志。*(便衣警卫下。)*

朱莉娅 这些豪华的东西哪儿来的？

温斯顿 我不知道。内党官员享受特权。

朱莉娅 瞧这沙发，跟我们的床一样大，真舒服，你试试，温斯顿。

温斯顿 别那样，朱莉娅！可别让奥布兰看到。

朱莉娅 瞧那香烟盒，真漂亮！

温斯顿 多好的不锈钢。

朱莉娅 那是银器。

温斯顿 银器？

朱莉娅 是啊，银盘、银烛台、银壶，那是过去的贵族们用的。  
我真喜欢这银盒！

温斯顿 放回去，朱莉娅。

朱莉娅 你怎么啦，亲爱的？那么紧张，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也许我错了。

朱莉娅 怎么错了？

温斯顿 也许我们不该来的。我真地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们一样。

朱莉娅 但这是他请你来的。

温斯顿 是的——来取一本辞典。我不明白……就为一本辞典？没有别的含义？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朱莉娅 *(耸肩。)* 那我们会被非人，会被蒸发。

温斯顿

(惊骇。)别说那种话。

奥布兰上，丝绸外衣，软拖鞋，持一烟斗。他来到客厅中央，顺手将墙上的电幕啪的关了。

温斯顿

你把它关了？！

奥布兰

是的，我把它关了。我们内党党员有这个特权。(他直视着温斯顿良久。)很好……是我来说呢还是你来说？

温斯顿

我来说。电幕真的关闭了？

奥布兰

是的，一切都关闭了。没人监视我们。

温斯顿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因为我们相信某种地下活动……从事反抗活动的某种秘密组织——而你——你是他们的联系人。我……我们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为之工作。

朱莉娅

我们反对这个党。

温斯顿

我们反对它的纲领。

朱莉娅

我们是思想罪犯。

温斯顿

我们同居了。

朱莉娅

我们告诉你这实情因为我们愿意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温斯顿

如果你设下陷阱告发我们，我们也不会退缩。

(警卫上，端上三只水晶杯和一细颈瓶的红葡萄酒。)

奥布兰

不用紧张，警卫是我们自己人。(对警卫。)把酒放在桌子上。你坐下。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警卫在一旁坐下。)

奥布兰

(斟酒。)不用恐慌，这不是鲜血。这叫红葡萄酒。你们听说过，毫无疑问，外党人士很少用过。现在不妨让我们先干一杯。(他站起。)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戈斯坦干杯！(温斯顿和朱莉娅一饮而尽，奥布兰只是抿了一口。)

温斯顿

那么，戈斯坦确有其人？

奥布兰

是的。他还活着。在何处？我不清楚。

温斯顿

那么秘密活动——地下组织呢？这是真实的？

朱莉娅

难道这不是思想警察编造的？

奥布兰

不，这是真实的。我们叫兄弟会。(他瞥了一眼他的手表。)关闭电幕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哪怕是内党党员。我们大约还有十二分钟。还有，你们不该一起来，这也是不智之举，加加不好。离开时，你们分开走。(对朱莉娅。)朱莉娅同志，待会你先走。(对温斯顿。)那么，现在你们准备做什么？

温斯顿

我们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奥布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杀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搞破坏活动……哪怕无辜者大量死亡？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里通外国来推翻这个党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来削弱党的力量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生都扮做仆佣或码头工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如果我们下令，你们愿意自杀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俩愿意永远分离，天各一方吗？

朱莉娅

不！(停顿，奥布兰转脸看着朱莉娅。)

温斯顿

(沉默片刻，最后)不。

奥布兰

你们能实话实说，很好。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对朱莉娅，)你明白吗，即便

他不死，他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面孔、头发、举止、甚至声音都会不同。还有你，你自己，我们的外科医生会让你改头换面，面目全非。我们有时会切掉你的一条腿或手臂。（停顿。）好。就这么定了。警卫，你可以去餐室了。我几分钟后得打开电幕，你走之前仔细记牢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见不到了。（警卫扫视着温斯顿和朱莉娅的脸庞，然后无声地走下。）你们大概想象兄弟会进行着大规模的地下串连——地室里秘密聚会——上街涂写标语——密码暗号接头。而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

温斯顿 那么做什么？怎么做？

奥布兰 兄弟会成员相互无法确认，任何成员只了解少数几个人的身份。就是戈斯坦本人落到思想警察的手里，也交不出一份兄弟会成员的名单。没有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它是一种信念，那是坚不可摧的。支撑你的只有这种信念……你们为它工作，你们会被捕，你们会认罪，然后你们被处死。这就是你们可以预见到的唯一后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可能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已经死去！（温斯顿和朱莉娅交换着目光。）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但那个未来将有多远……也许一千年后。眼下，除了对人们进行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外，别无办法。我们无法集体行动。只能个通过个体的传播来扩展我们的思想。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奥布兰 （看着手表，对朱莉娅，）你该走了，朱莉娅同志。等等，还有半瓶酒呢。（他斟满杯子。带着讥讽口气，）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为思想警察的昏庸无能？为老大哥的末日来临？为人性？为未来？

温斯顿 （勇敢地。）为过去。

奥布兰 为过去！我明白你的意思。过去是最重要的。（三人一饮而尽。朱莉娅下。）你们有一个藏身之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在哪里？

温斯顿 无产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

奥布兰 你不该告诉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以后我们会给你另外安排住处。你们必须经常变动你们的藏身之处。另外，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你。

温斯顿 戈斯坦的书？

奥布兰 是的。

温斯顿 真有这书！？

奥布兰 是的，但要过几天才能拿到。这本书少之又少。你上班带公文包吗？

温斯顿 这是常规。

奥布兰 什么样子？

温斯顿 黑色的旧公文包，两根拎带。

奥布兰 你很快会在某日上午的工作时间收到一份通知，其中有一词印错。你必须要求重发这个通知。而随后一天的早晨，你把公文包留在家中。

温斯顿 然后怎样？

奥布兰 那天会有人在街头拍拍你的手臂提醒你，“你的公文包掉了。”

在他给你的公文包里有一本戈斯坦的书。你要在十四天内归还此书……明白了吗？明白了。

温斯顿 明白了。  
奥布兰 （瞥了一眼手表。）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我们将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再次见面……

温斯顿 （迟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

奥布兰 （赞同。）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口信？有什么问题？

温斯顿 （沉默片刻，）你知道一首古老的童谣吗？开头一句是：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奥布兰 (庄重地。)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快乐地，) 你知道这首童谣？

奥布兰 是的——我知道这首童谣。现在，你该走了。我们会再次见面。  
(两人在门口握手道别。)

暗场。

### 第七场

几周后，旧货店楼上房间。室内一角挂着一道布帘。

朱莉娅挎着她的帆布包上，她小心翼翼从包内取出咖啡、裙子等物。她打开咖啡罐，惬意地闻着。温斯顿上。

温斯顿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上前来吻着温斯顿，然后拿着裙子钻到布帘后面。)

温斯顿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你去哪儿？等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朱莉娅 别偷看，我也要给你一个惊喜。

温斯顿 好香！什么东西？

朱莉娅 一个惊喜。

温斯顿 我闻到过这香味。什么东西？

朱莉娅 咖啡。真正的咖啡。它跟胜利咖啡完全不同，这香味！

温斯顿 这白色的呢？

朱莉娅 白糖。

温斯顿 啊，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喝过，在内党党员的家中。朱莉娅，这是内党官员们的食品，你从哪儿弄来的？

朱莉娅 黑市上卖的。

温斯顿 你太冒险了，如果被巡逻队抓住，那可就糟了。

朱莉娅 你难道不喜欢我带来的这个惊喜？

温斯顿 我太喜欢了。

朱莉娅 还有更大的惊喜呢。不许偷看。

温斯顿 看看我带来的惊喜，猜猜是什么？

朱莉娅 我不要猜，你快说！

温斯顿 这本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不感兴趣。) 哦，你拿到了。你读吧。

温斯顿 我们都得读，你是兄弟会成员，你也得读。

朱莉娅 你先读一段，我马上就好。

温斯顿 快出来，我们一起读。

朱莉娅 你先读，大声点，我听着呢。

温斯顿 还有比这更好的房间吗？能让人相信吗？没有电幕。没有老大哥。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看……自由地想。如果能这样天长地久……

朱莉娅 这是戈斯坦的话吗？

温斯顿 不，我的话，我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朱莉娅 你读吧，亲爱的。我就好了。

温斯顿 (读了起来。)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伊曼纽·戈斯坦著。

第一章，无知就是力量。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还有更多更细的分类，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过……（他放下书。）朱莉娅！就是这本书。

朱莉娅

你不是在读吗？

温斯顿

我还是没法相信。我简直读不下去。我要一口气把它读完。我太激动了。

朱莉娅

从当中读起，温斯顿，如果当中精彩，再从头开始。省得浪费时间。

温斯顿

也许你说得对。（翻倒书的中间。）第三章：战争就是和平。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可预见世界将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此后，这三个超级大国则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直如此……现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根据“双重思想”的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最高领导们既承认又否认）是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的根本行为是毁灭人类劳动的产品。战争是摧毁物质的有效方式，以免人民大众因长期的安逸生活而变得聪明智慧，只要战争在继续，人民就会继续安分守己、愚昧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一词，就变得令人费解。这就是党的口号的内在含义：战争就是和平！（放下书。）朱莉娅，你听到了吗？

朱莉娅

听到了，亲爱的。

温斯顿

说得太对了。难以置信！

朱莉娅

什么难以置信，你平时一直说着这些话。

温斯顿

关键是这些话被写了下来。这证明别人有着我同样的信念。

我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当然没有疯狂。

温斯顿

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即便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你也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说得比戈斯坦还棒。

温斯顿

你快过来，我们俩一起读。

朱莉娅

好了，你闭上眼睛。闭上了吗？（朱莉娅从布帘后走了出来，丝带系着长发，抹了口红粉底，高跟鞋和长裙。）

温斯顿

朱莉娅！你太美了！

朱莉娅

温斯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你是我的男人……我的丈夫。（她抱着温斯顿。）一条真正的裙子。

温斯顿

是啊，亲爱的，好漂亮的裙子。

朱莉娅

我穿了好看吗？

温斯顿

我太爱你了。

朱莉娅

那你跟我说说。（拉着他。）

温斯顿

让我们先来读吧，这书我得按时归还。

朱莉娅

你先读，我去煮咖啡。（下。）

温斯顿

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

朱莉娅

（幕后。）这段你读过了！

温斯顿

（翻了一页。）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与上等阶层交换他们的位置。……统治集团下台的方式有四种：其一，它被外部力量所征服，其二，它的统治效率低下而激起大众的反抗，其三，它使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其四：它丧失了对于统治的自信和意愿……（朱莉娅上，她打断他。）

朱莉娅

温斯顿，你觉得我的腿好看吗？

温斯顿

朱莉娅，你还要听吗？

朱莉娅

我在听呀，咖啡好了，我把它端来，你接着读。

温斯顿

即使最细微的政治异见也不能容忍。一个党员从生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控之下。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也无法确信他是否真地独处。他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受到监控。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个人情感，要永远保持热

情，保持着对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的强烈仇恨。

朱莉娅

（端咖啡上。）加糖吗？

温斯顿

当然。（接过朱莉娅递给他的的咖啡。）哇，美味！这味道太妙了。

朱莉娅

还有人喜欢加奶。

温斯顿

（拿起书来接着朗读。）甚至统治我们的政府的四个部门都厚颜无耻地蓄意混淆事实。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  
（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温斯顿

她唱个不停，我怎么读啊？

朱莉娅

（生气。）你自己要读，我没让你再读啊！

温斯顿

（吃惊。）朱莉娅！

朱莉娅

我穿了裙子，我煮了咖啡，就这么一回，我想做个妻子，做个真正的女人，不是党员，不是地下反抗者。只想做一个让丈夫快乐的妻子，可你不停地读那破书！你不爱我！

温斯顿

（放开书。抱着她。）千万别那么说！亲爱的！我当然爱你，永远爱你！  
（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朱莉娅

温斯顿，（停顿。吻着他。）你想读你就读吧。

温斯顿

回头再读。我已经理解“如何”只是不理解“为何”。但我已经明白必然的结论。什么结论？

朱莉娅

（指着窗外。）在那儿。

温斯顿

洗衣妇？

朱莉娅

温斯顿

嗯。如果还有希望，任何希望，都在劳苦大众身上。

不过，除非他们觉醒，否则他们是永远不会反抗的；当然，除非他们反抗，不然他们也不会觉醒。

朱莉娅

我不知道她将怎样生存。

温斯顿

想想她吧，朱莉娅，生养孩子让那女人的身躯变得那般粗壮……为了养活孩子她日夜辛苦操劳。她真漂亮！

朱莉娅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宽。

温斯顿

那是她独特的美。（温斯顿揽着朱莉娅的腰。）你没看到吗，朱莉娅？在这个世界上，欧亚国，东亚国和大洋国，多少象她这样的劳苦大众生养着孩子……边洗边唱。大众唱歌，鸟儿唱歌，只有党是不唱歌的。朱莉娅，劳苦大众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突然，室内响起电幕声。）

电幕声

你们已经死去！

（那幅教堂的油画摔在地板上，露出墙上的电幕和老大哥的相片。温斯顿和朱莉娅惊骇之极。）

朱莉娅

在油画的后面。

电幕声

在油画的后面。原地站住，不许动。

温斯顿

房子被包围了。

电幕声

房子被包围了。双手抱在脑后，不许挪动。

朱莉娅

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

电幕声

也许你们该说再见了。干嘛不说这最后一句“这支蜡烛照着你们睡觉，这把斧头把

你们脑袋剁掉。”  
(两个黑衣警卫闯进房间。)

暗场

## 第八场

仁爱部内一室。墙上挂着老大哥肖像，相片下方为一条长椅。

塞姆坐长凳的一头。两警卫拖温斯顿上。温斯顿被推搡到地，警卫离去。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你也进来了，塞姆？  
塞姆 滑稽，你会这样。我以为是你出卖了我。  
温斯顿 你什么罪名？  
塞姆 我还真不知道。  
温斯顿 只有一条罪名。  
塞姆 当然喽。思想罪。  
温斯顿 你犯罪了？  
塞姆 还用问嘛。  
温斯顿 你不知道？  
塞姆 我想也许是…… 辞典编完后，我一直在翻译诗歌，把基普林的诗篇译成新语。我们都称基普林为老大哥的吹鼓手，为了押韵，我在一行诗句的末尾留了“上帝”一词。没法改动…… 没有法子。  
温斯顿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塞姆 仁爱部。  
温斯顿 哪儿？  
塞姆 当然是仁爱部。  
温斯顿 我知道。在仁爱部哪个处？  
塞姆 在哪个处都是一个结局，你走在走廊里，他们朝你后脑勺开枪。  
温斯顿 你害怕吗？  
塞姆 不。我不害怕。当然，我不会去101室。我没干过那么坏的事！不，我真地不害怕。  
(两警卫架帕森斯上。警卫下。)  
温斯顿 是你！你怎么会进来？  
帕森斯 思想罪。(呜咽着。)你说他们会枪毙我吗？也许判个五年，甚至十年。我就出轨一次，他们不会枪毙我吧？  
温斯顿 你有罪吗？  
帕森斯 我当然有罪。党是不会逮捕无辜者的，对吗？(停顿。)思想犯罪是多么阴险邪恶。你知道我是怎么失足的？在我睡梦中。没错，这是事实。我一直坚持党性，抵御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你知道我在梦中说什么？(耳语般。)“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是的，我是那样说的。在梦中一遍又一遍。  
温斯顿 谁告发了你？  
帕森斯 我儿子克拉克，少侦队员，从钥匙孔里听到的。还是个孩子，抓了我这个现行犯。够敏锐的吧。我为他骄傲。不管怎样，这是我培养的成果。  
警卫 塞姆。101室。  
塞姆 不是101室！[塞姆指着温斯顿，疯狂地哭叫。]去101室不是我……是他……他散布了那么多反党言论。是他！不是我！  
[他倒地，抓住了凳脚。]不去101室！不去101室！[一警卫踢他肋骨，两警卫架着塞姆下。塞姆继续叫喊着：]不去101 — 不去101 —  
帕森斯 我要对法庭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那样他们就不会送我去101室，对吗？

温斯顿 帕森斯，101室是什么？

帕森斯 (恐惧地)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顿) 我想我知道，但我不清楚。

(一警卫叫“温斯顿”，温斯顿跳了起来，奥布兰和警卫上。)

温斯顿 他们也抓了你！

奥布兰 (微笑)。温斯顿，他们很久前就抓了我。你是个明白人，温斯顿，不要欺骗自己。我告诉过你，你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示意警卫。) 101室！

暗场

## 第九场

数月后，101室。

黑暗的舞台，一束光照着衣衫破烂蜷缩一团的温斯顿，口中呻吟着。警卫上。

警卫 站起来，温斯顿。站着！

温斯顿 不，不，让我蹲着吧。

(奥布兰从暗影中走出。)

奥布兰 别担心，温斯顿。现在你准备好了。我来救你。我会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吧。

奥布兰 温斯顿，我是来找你麻烦的。

温斯顿 麻烦？我已经供认了。

奥布兰 供认是宣传的需要。

温斯顿 可你们还不停地殴打我，几个星期不让我睡觉，用强光灯一直照着我。为什么？

奥布兰 你说过你喜欢没有黑暗的地方，对吗？

温斯顿 (停顿。) 是的。

奥布兰 你不理解。你供认的一切我们早已掌握，明白吗？

温斯顿 明白。

奥布兰 你患了精神狂乱症。你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你可

以被挽救，我们将挽救你。(喝斥) 站起来！(温斯顿无法站起，警卫将他拖起。) 应该这样，你必须一直站着思考问题。(亮出一页报纸和一张照片。) 你以为你见过琼斯、阿伦逊和鲁瑟福。你坚信这证明了他们不会犯下他们供认的罪行。

温斯顿 这是事实！

奥布兰 不，这不是事实。(他将报纸撕碎递给警卫。) 烧了它！(警卫下。) 你看，它不存在。你甚至看不到它被烧成了灰。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

温斯顿 它依然存在——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奥布兰 我不记得它。

温斯顿 双重思想！你是个疯子。(顿。) 不。你……真不记得了，对吗？

奥布兰 背诵党控制过去的口号。

温斯顿 (服从地。) 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奥布兰 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何处还存在着过去？

温斯顿 没有。

奥布兰 那么过去在哪儿呢？

温斯顿 在档案记录中。

奥布兰 在记录和……？

温斯顿 思想中。在人类的记忆中。

奥布兰 而我们——党——控制着所有的记录和所有的记忆。所以我们控制着过去，对不对？

温斯顿 记忆是非自愿的。你无法控制。你控制不了我的记忆。

奥布兰 你没有控制你的记忆。你相信现实是客观的、永恒的。但现实并不存在，现实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

温斯顿 对，现实存在人类的思想中。

奥布兰 个人思想会犯错误，只有党的思想才永远正确。党坚持的事实才是事实。在你提高思想觉悟之前你必须谦虚谨慎。（他伸出四指。）温斯顿，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个。

奥布兰 党说这不是四，这是五……这是几？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摇头。）温斯顿，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你学得太慢，温斯顿，看来我们给你吃得太好。

温斯顿 我怎会睁眼说瞎话呢？二加二当然是四。

奥布兰 二加二有时是五。有时是三。你得抓紧学习。提高觉悟是不容易的。（他伸出四个手指。）这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温斯顿 （擦了擦眼睛。）四个。我想这是四个。如果是五个我会看到的。我希望能看到五个。

奥布兰 你想让我相信你看到五个指头呢，还是你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温斯顿 我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奥布兰 温斯顿，现在你告诉我——我现在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四个……五个……六个，实实在在地说，我不知道。

奥布兰 温斯顿，你的数学加加不好。你得重新学习，学好为止。（对警卫）。让他醒着。不许睡，不许吃。隔天给点水。他必须补课。

警卫 是。

奥布兰 （对温斯顿。）再见，温斯顿。（两人下。温斯顿跌坐在地。沉默良久。电幕声突然响起。）

电幕声 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三加一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温双臂蒙头，呜咽着。）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灯光与音量由强至弱，由弱至强，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机械地。）二加二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大叫。）二加二等于四！（倒下。）等于四……等于四。四……（声音渐轻，睡着了。）

（警卫冲上来，将他踢醒。）

警卫 在你重复一千遍“二加二等于五”之前不准睡觉。

温斯顿 它不对，我不能重复它。二加二等于……

警卫 你必须重复。奥布兰同志送来这算盘让你练习计算。（放下一架每档只有四颗算盘珠的大算盘。）数吧，等你数到二加二等于五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了。（警卫下。）

温斯顿 一！一！一！一！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警卫突然上。）

警卫 你要用四颗算盘珠才能得出五，你数出五就可以睡觉。

（广播中传来朱莉娅温柔的声音。）

电幕声 没错，温斯顿，数吧。亲爱的，数吧，当你把四变为五时，你就可以睡了。要想睡太容易了，温斯顿，对了，太对了。亲爱的，数一数你的五颗算盘珠……跟我一起数。这边两颗加上那边两颗。一共是五颗。你看这多容易！二加二等于五。亲爱的，跟我一起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睡了。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声音渐隐，灯光渐暗。沉默。黑暗。停顿。）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在此之前，你编造了一个有关那三个叛国者的虚假的故事。你以为你有他们的一张照片。你还记得你编造这谎言的确切时刻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好！那么——刚才我给了你一架算盘。每档是五颗算盘珠。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温斯顿，这里是五颗算盘珠。你能看到这五颗算盘珠吗？

温斯顿

看到了。

奥布兰

我同意——这过程是艰难的。但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可能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我喜欢同你交谈，温斯顿。除了你的精神错乱之外你的想法与我相似。你还有任何要问的问题吗？

温斯顿

我可以问任何问题吗？

奥布兰

任何问题。

温斯顿

你们怎样处置朱丽娅的？

奥布兰

（微笑。）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她立刻毫无保留地背叛了你。

同她的谈话是完美的——一个教科书的案例。我们甚至不用饿她。

温斯顿

你们对她用了酷刑？

奥布兰

不。酷刑的效果太短暂了。我们对她进行了再教育，适度地激发了她的积极性。

温斯顿

老大哥存在吗？

奥布兰

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化身。

温斯顿

他和我一样存在吗？

奥布兰

你不存在。

温斯顿

我认为，我存在。我出生了……我也将死去。

奥布兰

这无关紧要。老大哥存在。

温斯顿

老大哥会死去吗？

奥布兰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去？你还有问题吗？

温斯顿

兄弟会存在吗？

奥布兰

那是你永远无法知晓的，温斯顿。即使我们决定让你活着。那也是无底之谜。

温斯顿

101室里有什么东西？

奥布兰

你明白101室里的东西，温斯顿。真相在这儿。（伸出四指。）

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五个！

奥布兰

（微笑地示意警卫。）给他食物。让他睡两小时。然后叫我。

（暗场。）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你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学习——理解——坚信。你完成了学习。现在你该开始第二阶段了……当你再阅读戈斯坦的著作时，你是否真正学到了你过去不理解的任何东西？

温斯顿

你读过吗？

奥布兰

是我写的。

温斯顿

真的吗——怎么解释？

奥布兰

作为叙述，是的。作为程序，不是。我们的党是无法被推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的动机何在？我们为何要掌权？

温斯顿

你们统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奥布兰

这很愚蠢，温斯顿，很愚蠢。党独揽大权当然是为了党自己的利益。迫害的目标就是迫害。酷刑的目标是酷刑。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

温斯顿

你谈到了权力和永恒，但你总要衰老，你，奥布兰，也总要死去。

奥布兰

我只是一个细胞。党的生命是永恒的。温斯顿，一个人如何向另一个人行使他的权力呢？

温斯顿

让他受难。

奥布兰

千真万确。权力就是制造苦难……把人们的思想撕得粉碎，再把它们拼拢。你是否开始明白我们在创造何种世界？它将是一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一个践踏

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随着自身完善而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向着更深苦难发展的进步。

温斯顿：你们的世界里就没有爱的容身之地？

奥布兰：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之外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家庭中没有妻女、父子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只有对党的忠诚，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艺术、文学和科学，只有掌握权力的陶醉感，只有胜利的兴奋和践踏敌人的激动。那就象一只脚踩着一张人脸——永远不变。我们可以一次次打败和羞辱那些异己分子，监控、陷害、逮捕、折磨、处决、失踪将永不停止。这就是我们正在建立的世界。一个胜利接着胜利的世界。你会接受它，温斯顿，欢迎它……与它成为一体。

温斯顿：（虚弱地。）你们办不到。

奥布兰：什么？你说什么？

温斯顿：你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绝无可能。

奥布兰：为什么？

温斯顿：你们无法在仇恨与残忍之上建立起一种文明。它无法持久。

奥布兰：为什么？

温斯顿：它会崩溃。它会自杀……

奥布兰：胡说！你以为仇恨比热爱更消耗生命，即便是，那也只是缩短了个人的生命，但党是长存的。

温斯顿：可你们终究会垮台！你们会溃败。生命将战胜你们。宇宙间某种精神或某种法则将战胜你们。

奥布兰：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温斯顿：不。

奥布兰：那么打败我们的会是那种精神和法则？

温斯顿：我不知道，应该是人的精神，人类的精神。

奥布兰：你认为自己是个人？

温斯顿：是的。

奥布兰：遗憾，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你别指望后世为你平反，温斯顿。你不存在，没有记录，没有记忆，你在过去和将来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从未存在过。

温斯顿：我依然坚信人类的精神，高尚的精神将胜过谎言和残酷。

奥布兰：你真地认为你比我们高尚？

温斯顿：是的——我认为我自己是高尚的。

（奥布兰挥手示意，两黑衣警卫上。）

奥布兰：把他拖起来！（警卫拖起温斯顿。）你？你高尚？你只是一具骷髅。你浑身发臭。你牙齿脱光。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这就是你守卫的人性和人类精神？

温斯顿：（呜咽。）是你把我弄成这样。

奥布兰：是你自己。如果当初你没有走出思想犯罪的第一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警卫松开温斯顿。）你承认了你犯下的一切罪行。你哀求宽恕。你的思想已被改造。还有哪种堕落你没犯下？

温斯顿：我没有背叛朱丽娅。

奥布兰：（大笑。）没有？你向我们坦白了一切。

温斯顿：（坚定地。）我仍然没有背叛她。

奥布兰：（沉思。）没有。没有，也许没有。

温斯顿：你们还要多久枪毙我？

奥布兰：也许要很久之后。你的案子很复杂，温斯顿……你的反动思想很顽固。但你不能放弃。迟早每个人都会被挽救和改造。最终我们会处决你。再见。（转过身去。）哦，我希望那些老鼠不会骚扰你，它们大都被喂得很饱。也有几只没喂饱的，你可能把它们当作宠物。（灯暗，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老鼠的尖叫声。）

（片刻之后，灯亮，温斯顿独自躺在地上。）

温斯顿 自由就是奴役。（停顿。）老大哥领导一切。二加二等于五。（坐起数着手指头。）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他们最近优待我了，给我吃的……好饭好菜……老大哥给我的。（老鼠的尖叫声压住了他的声音。）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停顿。）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犯下了叛国罪，他们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其余都是我编造的。（停顿。）老大哥什么时候枪毙我？什么时候？也许快了。我希望快些。我希望他枪毙我。（停顿。）我不清楚我为何反对他。只要你放弃一切都容易得多。奥布兰说他可以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于地板，我可以强迫自己看着他……他是那么干的。一切都发生在意识中。意识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看着四个手指。）是的，这是五。这是五个手指头（他伸着四个手指头。）他们总是在你走过走廊的时候朝你脖子后面开枪。我知道那个时刻，在开枪的那秒钟，我眼都不眨。我正确地思考，正确地感受，正确地做梦——直到他们开枪。那么，当子弹穿过我的大脑时，我痛恨他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停顿。长久的静默。突然他痛苦地叫喊。）朱莉娅！朱莉娅！朱莉娅！我亲爱的，朱莉娅！

（奥布兰和一警卫从暗影中出现。）

奥布兰 你还在思想上欺骗我。看着我，温斯顿。（温斯顿跪倒在他脚下。）你在改造。在理智上，你基本上觉悟了。但在情感上你失败了。温斯顿，你明白你的任何谎言我都清楚。现在，坦白交待你的真实感情，你是否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痛恨他。

奥布兰 很好。改造你的最后一步到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对警卫。）把东西搬上来。（警卫隐入暗影。）温斯顿，你已经知道101室是什么。这是真相。但真相因人而异。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烧死……还有的被溺死。有的人也许可以幸免。（警卫推上一个黑色木箱。）

奥布兰 而你，温斯顿，你面对的真相是——老鼠。

温斯顿 （尖叫着后退。）你不能那样干。你不会。你不可能。

奥布兰 温斯顿，不能满足于学习和理解。还必须接受真相。而让你学会接受的时刻到了。

温斯顿 奥布兰！你知道这没有必要。你要我做什么？你就告诉我。

奥布兰 老鼠是食肉性动物。有时它啃鼻子，有时它咬眼睛，有时它咬穿你的脸颊吃你的舌头。（警卫强迫温斯顿跪在黑箱前。）

温斯顿 （恐惧之极。）可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我怎么做？

奥布兰 （轻松地。）我只要打开箱盖放出老鼠。箱内有十二只老鼠，它们会冲出来，因为它们饥饿不堪……你说说看，那一只，会咬去你的眼睛？（顷刻间死般的寂静。）

温斯顿 （尖叫。）咬朱莉娅！咬朱莉娅！别咬我！咬朱莉娅——奥布兰！

随你们怎样处置她。撕碎她的脸。啃得她只剩骨头。别咬我……咬朱莉娅！别咬我！我热爱老大哥！我热爱他！

奥布兰 （犹豫片刻，直起身拍着温斯顿的肩。）温斯顿，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回到党的怀抱。

暗场。

#### 第十场

一年后，栗树咖啡馆。散放着几套木质的桌椅。后墙上挂有电幕。温斯顿独自坐在咖啡馆中喝咖啡，看报。桌上还摆着一幅棋盘。一位女侍在后面忙碌。

电幕声 同志们，非洲战况依然危急。两个欧亚军团和一个东亚军团正在向刚果河口挺进。而守卫刚果河口，迎战虎狼之师的部队只有大洋国军队的一个军团。

（乐声起，塞姆上。）

温斯顿 你好，塞姆。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我们下棋？

温斯顿 让我先来一杯胜利咖啡。（他示意女侍。女侍端来了两杯胜利咖啡。）你对形势有何感想？

温斯顿 我担忧，非常担忧。（把报纸递给塞姆。）看看地图。你自己看。（朱莉娅走了进来，坐在温斯顿对面的一张桌上。她胖了些，发间几丝灰白。女侍为她端来一杯咖啡。）

塞姆 （放下报纸，看着棋盘。）你先走。

温斯顿 好。（茫然的看着棋盘。）嗯……你觉得形势如何？

塞姆 糟。很糟。（推开棋盘。）你现在的职位怎样？

温斯顿 好。很好。薪水高了许多，工作很轻松，非常好。有时候我根本不用上班。

塞姆 什么工作，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任职于一个委员会……一个分会。我们讨论，商谈事务；研究某种报告……等等……（他看着报纸。）非常糟糕，整个非洲。

塞姆 再来杯咖啡？

温斯顿 好。我想……（他欲找女侍，却一眼瞥见了朱莉娅。他凝视了片刻。）对不起，塞姆。（他起身走到朱莉娅的桌前。他一瘸一拐，小腹挺出。）

温斯顿 你好，朱莉娅。（她直直地看着他。）是我，温斯顿。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很久没见到你了。

朱莉娅 我见到过你。我常来这儿。不过我总坐在后面。今天我想坐得离电幕近些。我担心非洲的形势。

温斯顿 是啊，我知道。情况很糟……朱莉娅……

朱莉娅 我出卖了你，温斯顿。

温斯顿 我也出卖了你。

朱莉娅 （厌恶地扫了他一眼。）他们有时用某种东西来威胁你——某种你无法忍受的——想都不愿想的东西。

温斯顿 是的，他们就是那样干的。

朱莉娅 于是你会说：别折磨我——折磨他。

温斯顿 （回忆着。）是的，别折磨我——折磨她。

朱莉娅 事后你假装那不过是个蒙骗他们的手法，但那是自欺欺人。当时，你身不由己。你只能救自己，只能让别人承受。你不在乎别人受折磨。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温斯顿 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朱莉娅 然后，你对别人的感觉不再一样了。

温斯顿 （悲哀。）对，你感觉不一样了。

朱莉娅 （冷漠地。）我该走了。

温斯顿 （言不由衷。）我们一定得见面，朱莉娅。

朱莉娅 （冷漠地。）是啊，我们一定得见面。

乐声起，聚光灯照亮电幕。）

电幕声 肃静，同志们。重要通知，全体起立，同志们，起立。（朱莉娅离去。）

温斯顿 再见，朱莉娅。（对塞姆。）哦，糟了，糟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刚果，怎么办……大洋国将面临威胁。（大声地。）你不明白首都也会沦陷吗？老大哥为什么还不行动？任何行动。任何行动！

塞姆 为了胜利我们大家都会加倍努力。我们将夺回刚果。

温斯顿 你不明白我们会战败吗？我们会……

（军乐声起。）

电幕声 同志们，老大哥已亲临前线并接管了一切军事指挥权。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老大哥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咖啡馆外响起一阵欢呼声。遥遥传来整个首都欢呼的声浪。）欧亚军团和东亚军团被彻底打垮……五十万敌军被俘虏……在老大哥领导下，我们即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温斯顿 胜利！

电幕声  
温斯顿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老大哥还在前线。  
胜利！胜利！我无法相信！你听到了吗？老大哥带领着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在这危急时刻，他力挽狂澜，挽救了非洲，挽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温斯顿捂着双眼呜咽着。在隐约传来的整个城市欢庆声中。他松开双手凝视着电幕上的老大哥。)我过去从未想到，老大哥的笑容竟是那么温暖，那么慈祥。老大哥！  
暗场  
全剧终

二零零九年九月初稿于纽约

, 0pt 71.8pt; TEXT-INDENT: -71.8pt; LINE-HEIGHT: 150%”>温斯顿 那期《首都日报》  
将用纠正后的正确姓名，重新印刷新版。所有那期的旧版一律销毁。我们也将这份通知抛入焚烧炉……销毁它。于是人世间将绝无任何威瑟斯曾经存在过的纪录。

朱莉娅

但你知道他存在过。

温斯顿

我不知道他存在过。

朱莉娅

可你刚才在说……

温斯顿

同志，你知道双重思想这个词吗？

朱莉娅

知道吧……

温斯顿

你必须使用双重思想。所有优秀的忠诚党员都能够使用双重思想。我能够。你也必须能够。

朱莉娅

可是为什么要改变纪录呢？

温斯顿

你知道党的口号：“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朱莉娅

我不知道它有何意义。我觉得它并没有任何……就象其他口号（点着墙上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温斯顿

它当然有含义。我们真理部在这儿的工作就是实施这条口号。（忍不住地大叫。）我们控制过去！

（灯亮起。）

电幕声

注意，同志们！注意，现在是两分钟仇恨会时间。两分钟仇恨会即将开始！

（帕森斯和塞姆冲了进来。）

帕森斯

仇恨会时间到了，温斯顿。

温斯顿

我知道。

朱莉娅

我们去哪儿？

温斯顿

这儿。

（警卫、女秘书、女招待上，众人搬出折椅在电幕前坐下。）

电幕声

大洋国的同志们，居住于北美、南美、澳洲的同志们，全体起立，请我们伟大领袖老大哥做最高指示。（乐声起。奥布兰悄悄上，在后排坐下，警卫站其身后。）

老大哥的声音

同志们，请跟我高呼：战争即和平！（停顿，众人重复。）自由即奴役！（停顿，众人重复。）无知即力量！（停顿，众人重复。）同志们，你们马上会听到无耻的戈斯坦的谎言，他的鬼影般的军队企图毁灭我们的幸福生活。同志们，听听他的谎言，然后向他表达你们的感受。

（顷刻的沉默，然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在他演说时，人们骂着“骗子！”“败类！”“罪犯！”“叛徒！”等等。）

戈斯坦的声音：

朋友们……大洋国的国民们。我是伊曼纽·戈斯坦。你们过去的领袖和今天的朋友。我在继续为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解放以及你们的希望而战斗。我不是叛徒。我曾经是你们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天，我们转入了地下斗争……有时在流亡……为了你们的解放我们决不停止斗争。老大哥背叛了你们。他篡夺了你们的权利和财富，他是独裁血腥的暴君。他用谎言欺骗你们。他吹嘘幸福新生活，却让人民受苦，在肉体 and 灵魂上迫害你们……（他的声音被被人们的嘘声、骂声和跺脚声淹没。）

帕森斯

（对屏幕吼叫。）白痴！白痴！白痴！老大哥让我们受苦！他说老大哥让我受苦，

你睁眼看看我们今天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对着屏幕吼叫。）噢，你白痴！你白痴！你白痴！

温斯顿 叛徒！骗子！间谍！（人们在继续叫骂。）

戈斯坦的声音 记住，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记住过去。挣脱你们的锁链！解救你们自己！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朱莉娅尖叫着跳了起来，将手中的辞典砸向电幕。电幕声像骤然停止。沉默。）

帕森斯 你砸坏了它！

朱莉娅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恨他。我恨他！（她冲出门去。）

奥布兰 （站起，严峻地。）我们同志的精神可嘉，但大家被剥夺了四十七秒钟的仇恨时刻。明天我们补回。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工作。老大哥万岁。

暗场

## 第二场

次日，场景同前，帕森斯与温斯顿在办公室内，室内电幕尚未修复。

帕森斯 温斯顿，昨天，你瞧见朱莉娅那姑娘了吗？哇！太棒了！我以为她要冲上屏幕去掐住戈斯坦的喉咙。真厉害！

温斯顿 她是一名思想警察。

帕森斯 思想警察！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怎么知道？

温斯顿 她一直在监视我。好几个星期了。一个月前我见她在梅斯大厅里盯着我。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

帕森斯 那并不说明……

温斯顿 不止一次了，上星期我在无产者区看到她在街对面盯着我。我去上班时还在公车上看到她。……在社区仇恨会上她站在我身边……在食堂里她坐在我一旁。不管我去哪儿，她都会出现。

帕森斯 那又怎样？

温斯顿 除了思想警察还有别的原因吗？从今天开始她就在我身旁办公。为什么？我干了什么？

帕森斯 那么，当然……不管怎样——鲍勃·威瑟斯……

温斯顿 他是个非人。

帕森斯 是的。作为一名思想罪犯，他被蒸发了。在你身旁工作了十八个月之后。

温斯顿 你在说什么？

帕森斯 没什么，温斯顿。我们不仅是同事，我们还是邻居。我知道你是个好党员。

温斯顿 是吗？

帕森斯 我只是说你应当觉察到他的问题。

温斯顿 我们上班时从不交谈。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帕森斯 没有理由，温斯顿，凭直觉你应该知道。我是知道的。是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他的。是你？

帕森斯 是的。我发现了他脸部犯罪。我看到他从不嘘骂戈斯坦，脸上毫无愤怒的表情。

温斯顿 结果怎样？

帕森斯 他供认了一切。

温斯顿 他当然会供认。他甚至有恐高症。有一天我见他只是看着窗外就脸色发白……那窗户还是关着的。

帕森斯 你觉得那是害怕？那么，你觉得他无罪？

温斯顿 他当然有罪。但是知道他有恐高症，所以要让他认罪很容易。我是说，如果我是一

个思想罪犯，他们用密探盯着我……我什么都会供认！

帕森斯

我想是的。你觉得吗，这里出了问题……，哦，电幕坏了。昨天就坏了，难以想象！这是我第一次待在一个没有电幕监控的地方。

（朱莉娅上，她似乎忘却了前一日的情绪失控，完全恢复了原先的矜持与平静。）

温斯顿

（对帕森斯。）对呀，没有它觉得奇怪。

帕森斯

好了，我该去我的新岗位报到了。这是提拔，温斯顿。我去仇恨部协助组织仇恨时刻。（对朱莉娅。）同志，好姑娘！你精神可嘉！好极了。（下。）

温斯顿

同志，我们是否继续讨论新语的词汇问题？

朱莉娅

好啊。你能再解释一下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

没问题，同志。（停顿。）要不，等塞姆同志回来，他马上就到，他会解释得比我更清楚。塞姆正在编撰第十一版新语辞典。

朱莉娅

对不起，我太无知了。

温斯顿

我不认为你无知。你很聪敏，非常聪敏。

朱莉娅

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狡猾”更确切。

（塞姆上，双手捧着一本巨型的新书。）

塞姆

啊，是你们两位同志。

温斯顿

你好，塞姆。塞姆同志，这是朱莉娅同志。

塞姆

啊，是的！噢，你就是那位投掷辞典的同志。有远见！同志，精神可嘉。也许，稍有一点歇斯底里，但无论如何，态度正确。我只用一个新语词汇来表达：思想过硬！

温斯顿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同志。

塞姆

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

温斯顿

朱莉娅同志一直在文艺司工作，他们那里仍然在使用标准语。而在这儿，她必须懂得新语。可她不懂。

塞姆

确实如此，是的。我们正在做语言的最后形态……这将会是人类使用的唯一语言形态。

朱莉娅

这项工作必须创造许多新词。

塞姆

啊呀！嗯，我们不创造词汇，我们销毁它们……成百成千地销毁它们……每一天。

朱莉娅

销毁它们？

塞姆

我们简化语言。第十一版的新语辞典不收录任何在2050年前会被淘汰的词语。

朱莉娅

你们真地销毁词语吗？

塞姆

确是如此，是的。销毁词语——一项审美行为。销毁词语绝对是控制思想的最佳方式。当然，动词和形容词最容易销毁……还有，嗯，名词也是。

朱莉娅

如何来销毁呢？

塞姆

用一个词来来替代它的反义词。

朱莉娅

那么，你必须……我是说，就说“好”这词吧。

塞姆

没问题，就说“好”这词。哪一个词来能替代“坏”呢？“非好”就可以……事实上，它更好，因为它是确切的反义词。

朱莉娅

（感兴趣。）那么“较好”和“最好”呢？

塞姆

嗯？怎么说？

朱莉娅

好……较好……最好！

塞姆

我们只说“加好”或者“加加好”。很简洁，对吗？最后好与坏的含义将只需一个词来涵盖。明白它的美学意义了？（朱莉娅和温斯顿都默默地点头。塞姆扫视了两人一眼。）当然，这是老大哥的原创思想。

朱莉娅

你似乎让人觉得这种简化语言最终被简化得使人难于思考。

塞姆

精确！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击败戈斯坦。新语是唯一一种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为什么，新语的宗旨就是限制思考的范围。

朱莉娅 可是，那又为何能够抵制戈斯坦，或者是抵制思想犯罪呢？

塞姆 为什么呢，因为最终新语使得思想犯罪在语言上不可能，没有了思想犯罪的词汇。

朱莉娅 没有词汇？

塞姆 是的，就拿戈斯坦的“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邪说为例，此类话语是不可能收入新语词汇的。何以如此，在语义上你能找到的近义词的只有一个：思想犯罪。你懂吗，不懂，你呢，温斯顿？（温斯顿木然地点头。）到2050年之际，当人类只使用新语时，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谈话。

温斯顿 无产阶级除外。

塞姆 是的……所有旧语的现实知识将在2050前被销毁。甚至包括文学！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将只存在于新语之中。（自豪地。）这正是我现在的工作。

朱莉娅 但是——它们的人文意义呢？

塞姆 人文意义？噢，那将变得极为不同。

朱莉娅 那是为什么？

塞姆 正统性。

朱莉娅 正统性？为什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将来是不会有思想的。

塞姆 不，当然是！正统性就是没有思想——无须思想。（朱莉娅忧心忡忡地皱着眉头。塞姆将那本巨型辞典放在她桌前。）你看吧，同志……有问题问我。

朱莉娅 谢谢你。

塞姆 温斯顿，今天下午你去绞刑公审会吗？

温斯顿 我会去的。（塞姆下。）

（对朱莉娅。）现在你理解新语了吗？

朱莉娅 是……我是指，不！我理解词汇了。

温斯顿 怎样呢？

朱莉娅 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为什么？

温斯顿 噢？

朱莉娅 哦，我没法解释。我压根就不应该担任这项工作。

温斯顿 你要我怎样解释？

朱莉娅 怎样？不用再解释了。我……我觉得……这好像是说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如果二加二是等于五呢？

朱莉娅 （几乎流泪。）你相信吗？

温斯顿 （愤怒迸发。）你想让我犯思想罪，对吗？或者犯言论罪。你就可以告发我。你以为我是个傻瓜！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名思想警察！

朱莉娅 （惊恐。）啊？不是！

温斯顿 你想要什么罪证？你可以陷害我，你可以编造我说的话。（指着电幕。）电幕坏了。是你干的。你干吗还要继续这愚蠢的把戏？

朱莉娅 别把我想成那样的人，求求你！

温斯顿 你想要我说什么？我说。

朱莉娅 我不是一名思想警察。

温斯顿 那你这一个月来为何一直监视我？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为什么突然来这里工作？

朱莉娅 我……我……

温斯顿 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盯梢我……监视我……窥测我。我曾经决定要杀了你。但那又能怎样？他们会知道是谁干的。

朱莉娅 我不是……

温斯顿 （揪住她双肩，大吼。）那你干吗盯梢我？

朱莉娅 （崩溃了。呜咽流泪。温斯顿呆住了。奥布兰带着警卫突然上场。）

奥布兰 怎么回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温斯顿 （看着神色惊恐，满脸泪水的朱莉娅，顷刻的沉默。）奥布兰同志，你给我派了一个傻瓜。请调走她。她不行。

奥布兰 你认为朱莉娅同志不是一个好党员？

温斯顿 不，奥布兰同志。她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但她……她总是出错。在标点符号上反复出错。连错三次！

奥布兰 温斯顿同志，我现在要说的话用新语是无法表达的，但我还是想借用几个旧语的词汇……除了愤怒，你要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关切。我相信朱莉娅同志会掌握的。

（对警卫。）这个电幕为什么还未修理？立刻修复。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立刻修复。（奥布兰与警卫下。）

（朱莉娅与温斯顿相互注视。朱莉娅突然抓住了温斯顿的双手，塞了个纸团给他，然后快步离去。温斯顿瞥了一眼手心中的纸条，惊恐而茫然地环顾四周。）

暗场

### 第三场

林间空地。五月的夕阳透过斑斓的树影照着满地盛开的蓝铃花；树林深处传来斑鸠咕咕的叫声。朱莉娅沿着林间小径走上，身后跟着温斯顿。

朱莉娅 我们到了，这里没有耳目。

温斯顿 没人监听我们？

朱莉娅 这树林深处只有我们俩。

温斯顿 （握住朱莉娅的双手。）真的？

朱莉娅 真的。（停顿。）谢谢你救了我。

温斯顿 你真美。

朱莉娅 你骗了他。

温斯顿 你那么娇小，像个孩子。

朱莉娅 你保护了我。

温斯顿 你哭得那么伤心。

朱莉娅 我是个思想罪犯。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温斯顿 因为，朱莉娅，我也相信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朱莉娅 哦，温斯顿！（紧紧地搂着他。）

温斯顿 朱莉娅，朱莉娅，你干吗看上我？你干吗喜欢我？我无能、又丑又老……

朱莉娅 我不觉得。

温斯顿 你那么年青，那么美，你干吗找我，朱莉娅？

朱莉娅 你的面容；你的眼神。我一眼就能认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恨这个党，和我一样的痛苦。只看你一眼，我就明白了。

温斯顿 我三十九岁了，还有一个分居十年无法摆脱的老婆……

朱莉娅 我不在乎。（她倒在他怀里。）亲爱的，你干吗把我当成思想警察？

温斯顿 你的外表和行为……

朱莉娅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高呼口号、挥舞旗帜、游行、标语、告发、检举……

温斯顿 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朱莉娅 去他妈的，我痛恨党的一切，但我行事很巧妙。我总是痛骂戈斯坦……每周三个晚上青年团活动……周六去少年侦察队辅导；在游行队伍中，我总扛着一面大旗；所以我的形象很健康，很积极。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你老婆是什么样的？

温斯顿 她，用新语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思想过硬”。我们在一起时，只要我稍不留心，她会随时向思想警察检举告发我。

朱莉娅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知道得很多。

（两人亲吻。暮色渐临。）

温斯顿 你以前来过这儿？

朱莉娅 来过好多次。

温斯顿 跟那些内党官员？

朱莉娅 不，跟别人。我讨厌内党那些畜牲，别看他们装得神圣道德，净是糟蹋女孩的色狼，专干下流齜齜的勾当。我十六岁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个六十多岁的内党大官，仁爱部的部长。他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把我按在沙发上，他咬我，我流了一滩血。他最喜欢弄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后来他自杀了，内党组织里狗咬狗。

温斯顿 他们自己纵欲，可却要求我们禁欲，因为性爱使他们无法控制大众……而大众的性压抑能够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朱莉娅 做爱时，你耗去你的能量，你感到愉快，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忍受你这种感觉。要是内心愉快，什么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谁会为这些垃圾激动？所以，我不要纯洁，他们越不让我开心，我就越要开心……

（朱莉娅扯去衣裤，裸出丰满的身子，她扑到他怀里，猛烈地亲吻他。温斯顿翻身将她压在草地上，灯光渐暗。俩人喘息声起。）

温斯顿 朱莉娅，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懂吗？

朱莉娅 懂，我懂。

温斯顿 什么纯洁无瑕、什么素质修养，这是个邪恶腐烂的社会，我不想看到任何德行，我就要入骨的堕落。

朱莉娅 亲爱的，我就是你要的，我就是入骨的堕落。

温斯顿 （温斯顿大动。）你喜欢这样吗，不光跟我，（叫着。）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吗？

朱莉娅 （颤声叫着。）喜欢，我喜欢，（尖叫。）我喜欢 —

暗场。

#### 第四场

数月后，胜利大厦内温斯顿的卧房。墙上挂着电幕。温斯顿正背对电幕写日记。

电幕声 同志，你说你热爱党，热爱老大哥，你怎会成为思想罪犯呢？

要警惕啊，我们社会中处处隐藏着戈斯坦特务和海内外敌对势力，他们无时无刻地拉拢你，毒化你的思想。他们无时无刻地企图摧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他们是谁呢？（轻轻的敲门声。温斯顿跳起来冲出卧室去开门。）他们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同事，甚至你的邻居。

（温斯顿与朱莉娅上。温斯顿一把将她拖到电幕视角外的角落里。）

温斯顿 待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你。你来这儿干吗？

朱莉娅 来看看你。

温斯顿 在电幕的监视下？哦，朱莉娅……朱莉娅。我们说好的 — 永远不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

朱莉娅 他们无法每时每刻监视每一个人，对吗？

温斯顿 难说。如果他们看到你进来，我们就完了。

朱莉娅 亲爱的，我太想你了。

温斯顿 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我俩……

朱莉娅 别说了，求求你。我知道这是场赌博。别生气，吻我。求求你。

温斯顿 （快速地吻她。）噢，朱莉娅！走廊里有人看到你吗？

朱莉娅 大家都在听宣传广播呢。只有一个孩子看到了我。

温斯顿 帕森斯家的那小子？

朱莉娅 谁是帕森斯？

温斯顿 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人。你见过她。她是我的邻居，就住走道对门。

朱莉娅 对不起……可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温斯顿 那就快说。你必须在警卫们实施街道戒严之前离开。什么消息？

朱莉娅 我们可以结婚！

温斯顿 什么！不可能。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这种结婚必须经过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朱莉娅 我不在乎结婚，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为这事，我找过奥布兰。

温斯顿 (震惊。) 什么?  
朱莉娅 他告诉我找谁联系。  
温斯顿 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女人。你干吗要告诉他? (疯狂的环顾四周。) 这下我们俩都完了。

朱莉娅 (害怕地。) 别那么说, 我救了我们。  
温斯顿 噢, 你这个傻瓜。奥布兰心黑手辣。他是内党。  
朱莉娅 奥布兰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  
温斯顿 你凭什么相信他?  
朱莉娅 因为这是事实。你说, 是谁把我调到档案司跟你一起工作?  
温斯顿 是奥布兰?  
朱莉娅 当然是他。  
温斯顿 这么说, 他也是……个反抗者?  
朱莉娅 那倒不是, 他是内党官员。但他很理解人。  
温斯顿 朱莉娅, 你能肯定?  
朱莉娅 我认识他多年了。他帮过我许多忙。  
温斯顿 (讥讽。) 你很幸运, 有个内党的朋友。  
朱莉娅 这难道不好吗?  
温斯顿 (一语双关。) 好。  
朱莉娅 他会帮助我们。  
温斯顿 你觉得他会帮助我们? 他值得信赖? 这太危险……  
朱莉娅 那你信任我吗?  
温斯顿 我当然信任你。  
朱莉娅 那我们就一起生活。  
温斯顿 但我们必须小心, 这很危险。  
朱莉娅 我们得找个地方住一起。  
温斯顿 我有个地方, 朱莉娅, 我找到一个地方。在无产者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有个房间……一个可爱的小房间。我租下了它。下星期我们就可以搬进去。  
朱莉娅 (猛地搂住他。) 哇! 太好了。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亲爱的, 你还生我气吗?  
温斯顿 好了, 吻我, 亲爱的, 快! 你快走吧。  
朱莉娅 你开心吗? 你很紧张, 出了什么事?  
温斯顿 没什么, 真的。(从大衣内袋中摸出一页撕下的报纸。)  
朱莉娅 这是什么, 温斯顿? 这是一张照片。他们是谁?  
温斯顿 是当年的革命领袖。这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 还有戈斯坦和老大哥。  
朱莉娅 我想起来了! 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分子, 对吗? 我在历史书中读到过。1970年的大清洗中他们被控罪, 然后被蒸发了。  
温斯顿 戈斯坦逃亡了。  
朱莉娅 只剩下老大哥。那么, 他们怎样了?  
温斯顿 1970年之后他们没有蒸发, 只是被监控。我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一次, 几个伤残的老人坐在那里 — 喝着胜利咖啡 — 老泪纵横。我记得那个日子。

(电幕里传来一曲歌声: )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我出卖了你, 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那儿, 我们躺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朱莉娅 后来呢?  
温斯顿 1975年他们又被逮捕控罪, 随后就被蒸发了。他们的罪名是投敌叛国, 某月某日在东亚国某地秘密聚会, 向敌方提供情报。  
朱莉娅 你干吗这么激动?

温斯顿 你没看报纸上提到的他们密谋的那个日期，而那天正是我看到他们在栗树咖啡馆的日子。这就是说所有的控罪都是谎言，因为那天他们根本就不在东亚国，就在这个城市的咖啡馆里。

朱莉娅 你从哪儿弄倒这报纸？

温斯顿 今天上午在我桌上，误夹在一迭剪报中。

朱莉娅 你为何不立刻销毁它？

温斯顿 我做不到，朱莉娅。这是证据——它证实了整个历史是怎样被篡改的。

朱莉娅 可是，温斯顿……这就是你的工作。过去有何重要？重要的是未来。

温斯顿 历史被阉割了。所有的记录被毁灭或篡改……所有的书籍被改写。我们对革命前的岁月已一无所知。我参与了伪造历史，但我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从未拿到证据来证明这一伪造。（挥动着报纸。）而这就是证据！证据！

朱莉娅 你必须销毁它，温斯顿。

温斯顿 你说得对。但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朱莉娅 自由，自由，自由是什么，温斯顿？也许党是对的……也许自由就是奴役。

温斯顿 不！自由就是具有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是其他自由的前提。

朱莉娅 我爱你，亲爱的。可我不理解你。

温斯顿 你对党的痛恨是因为党剥夺了你的自由。比如我们同居。

朱莉娅 可现在我们同居了。

温斯顿 是的。

朱莉娅 所以现在我不痛恨了……你干吗还这样痛恨？

温斯顿 我不知道……你必须走了，亲爱的（他急促地吻着她。）

（突然，有人砸门，接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克拉克握着一支木枪冲了进来。）

克拉克 举起手来！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你房间里藏着一个女人！我要蒸发你！送你去劳改队。（帕森斯上。）

帕森斯 克拉克，不许乱叫。你是个优秀的少侦队员，但你不可以那样对待温斯顿同志。

（对温斯顿。）对不起，你知道孩子们什么样子。克拉克只有十一岁，在少年侦察队的教育下……

克拉克 （对着温斯顿的脸尖叫。）戈斯坦！

帕森斯 他有个玩具耳机可以插在钥匙孔里窃听。只是个玩具，但效果很好。（朱莉娅悄悄离去。）。嗯……我们发现你房间里藏了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党员，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我必须告发你们。

温斯顿 我明白。

帕森斯 难以置信。温斯顿，我一直认为你的党性很强，想不到……（欲下。）没法子，这是我的责任。

温斯顿 （急中生智。）帕森斯！

帕森斯 （转头。）怎样？

温斯顿 她是一位思想警察。

帕森斯 天哪。幸亏你提醒。我得赶快去报告，如果落在她后面就糟了。

我毕竟是你的邻居。

温斯顿 她监视的不是我。

帕森斯 什么？那么是谁？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我！

温斯顿 她就是来讯问我你的情况，她要我回答你是否犯有脸部表情罪。

帕森斯 哦，亲爱的……她怎么可以？哦，这太可怕了！温斯顿，我是你的邻居。你了解我。

温斯顿 是啊，帕森斯——我了解你。

帕森斯 我一生都是个忠诚的党员。小时候，我年龄不到就加入了少年侦察队，十岁那年我

的照片作为少年英雄登在时报上，因为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了我的亲叔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你跟她说了什么？

温斯顿  
帕森斯  
温斯顿  
帕森斯  
温斯顿  
帕森斯  
电幕声

我告诉她，你是个好党员，一个思想过硬的党员，对老大哥无比忠诚，无比热爱。我热爱他，我热爱老大哥！

我想我说服了她。但这事，我一字也不再提起，不管是谁。

对，对！对！一字不提。

你赶紧回去。还有朱莉娅问起你是否教唆你儿子对其他党员胡作非为？

我会教训他，温斯顿。这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下。）

……同志们，如何识别思想罪犯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识别脸部犯罪。对待戈斯坦分子的表情是否仇恨？对待老大哥和内党成员的表情是否热爱？同志们，脸部犯罪就是思想犯罪。发现戈斯坦分子就立刻向附近的思想警察举报。思想警察的直升飞机会立刻赶到。同志们……

暗场。

## 第五场

一周后，旧货店楼上卧房，房内显眼处就是没有电幕，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座老教堂。房间另一边有一扇能看到楼下后院的大窗。

（窗外传来一位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门开了，温斯顿和朱莉娅走了进来。）

温斯顿  
门外声  
朱莉娅  
温斯顿  
朱莉娅

（对门外。）谢谢你，查林顿先生。

别客气。谢谢你们的光临。（温斯顿把门关上。）

（环顾四周。）太棒了，亲爱的！这是我们的房间。

不错，真不错。

哇，没有电幕！没有电幕！

确实没有电幕。

也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温斯顿，温斯顿，这不是太棒了吗！

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

（看着窗外。）噢，是她在院子了唱歌。

谁？（也来到窗前。）

这个洗衣妇。你瞧她洗了多少衣服。

这女人真壮实，她洗了那么多尿布。

这位查林顿先生的房里没有电幕也没有老大哥相片，什么意思，

我觉得奇怪。那老头说一直没装，那东西太贵，他觉着没必要装。

也许这老头也痛恨我们的党？我爷爷当年也是那样，我八岁时，他就被蒸发了。你为什么痛恨党？起因是什么？

很难解释。因为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党说的五或七。因为过去人们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起革命前的生活，他很怀念。温斯顿，你真地认为过去日子比现在好？

温斯顿 毫无疑问！那时候思想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朋友同事、家庭亲情……

朱莉娅 革命爆发那年你几岁？

温斯顿 六岁，也许七岁。

朱莉娅 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就像……

朱莉娅 哇，一只老鼠！

温斯顿 什么？

朱莉娅 一只老鼠。

温斯顿 （浑身颤抖。）别说了！

朱莉娅 我会堵上那个洞。它就再也钻不进来。我讨厌老鼠。

温斯顿 朱莉娅！

朱莉娅 对不起。你怎么啦，温斯顿？你在浑身发抖！

温斯顿 我无法忍受它们。不要听到那个词。（嗦嗦发抖。）

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恐怖，看到老鼠我就无法忍受。

朱莉娅 对不起，亲爱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

温斯顿 我妹妹的眼睛被老鼠咬瞎的。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那群老鼠吱吱的尖叫着……

朱莉娅 别说了，温斯顿，别说了……

温斯顿 好，不说了。（停顿片刻。）朱莉娅？你听说过那个秘密组织的秘密活动吗？那本书？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当然听说过。大家都听到过，我可不信。这全是党根据他们的需要编造的。

温斯顿 不，他们确实存在。

朱莉娅 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昨天午餐时，奥布兰又跟我说起。

朱莉娅 我说昨天下午起你一直紧张，你在怀疑他。

温斯顿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了。他祝贺我工作上的成就。这是第三次了。他甚至邀请我到他的公寓去取最新版的新语辞典。

朱莉娅 你是说秘密活动存在？

温斯顿 毫无疑问！奥布兰是内党官员，他邀我去他家中不会只是为了一本辞典。

朱莉娅 这能证明什么？

温斯顿 他对我们俩的帮助不也是一种秘密活动吗？

朱莉娅 我不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帮助我们同居是一回事，反对党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他是个官员——内党……

温斯顿 内党党员。我知道！那对他更有利。我告诉你，朱莉娅，他的某种气质……他的眼神……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清楚。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

朱莉娅 这我能理解，我也是这样找到你的。（她吻他。）但我不相信什么兄弟会，什么反抗运动，这太愚蠢，注定要失败的。

温斯顿 你认为我们应该去见他吗？

朱莉娅 你没法和党对抗，你只能躲着它。

温斯顿 我愿意加入这个反抗组织，你呢？

朱莉娅 除了掉脑袋，这种组织又有什么用呢？

温斯顿 我想我们这辈子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可以集聚起反抗的情绪——把人们凝聚起来，慢慢发展壮大，让下一代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朱莉娅 （趴在他身上吻他。）亲爱的，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温斯顿 （抚摸着她。）你不过是个腰部以下的反对派。

朱莉娅 如果你一定要加入那个组织，我就跟着你。亲爱的，我只是要和你在一起。

温斯顿 那我尽快与奥布兰联系。我们俩一块去见他。

（院子里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望着窗外，温斯顿和朱莉娅相互注视着，久久的沉默。）

温斯顿 劳苦大众是人类的希望。这个女人 — 和她们所有的人。我们不是。  
朱莉娅 我们怎么不是？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挽着他的手臂。）不！我们活着。（她把他的手放在她丰满的胸脯上。）。只要我们相爱。我们就活着。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我们没有过去……没有可以回顾的梦想。

朱莉娅 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梦想。

温斯顿 也许是的！可你是否想过，朱莉娅，趁为时未晚，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儿并永不相见？

朱莉娅 是的，亲爱的，我的确想过，但我不会这样做，不管怎样。

温斯顿 我们很幸运，但这事不会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形象健康纯洁。如果你离开我这种人，你可以多活五十年的岁月。

朱莉娅 不。你说的我都想过。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不要悲观，我们已活到了今天。

温斯顿 我们也许还会有半年的团聚 — 甚至一年 — 无从知晓。最终我们肯定会离别。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你明白吗，那时我们将会何等可怕的孤独？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一旦他们抓住我们，你我再也无法相互帮助，无能为力。如果我认罪，他们将枪毙你……

朱莉娅 即使你拒绝认罪，他们照样枪毙我。

温斯顿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或不说什么，都救不了你。你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决不出卖对方。我们决不相互背叛 …… 即使那样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

朱莉娅 你是说坦白认罪，我们会认罪，而且很快。人人都会认罪坦白。你很难顶住酷刑折磨。

温斯顿 认罪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并不要紧 — 要紧的是情感与信念。朱莉娅，你说过，如果他们能够让我停止对你的爱 — 那将是我真正的背叛。

朱莉娅 （顷刻的思考。）他们做不到……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让你说任何的一切 — 任何的一切 — 但没法让你相信它。他们没法进入你的内心。（停顿。）对吗？

温斯顿 你说的对。他们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当你体验到坚守人性的价值，不管你的命运如何，你击败了他们。

朱莉娅 哦，亲爱的！亲爱的！那么我们已经赢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赢了。他们只有仇恨，我们却拥有爱情，只要我们爱着 — 我们就拥有胜利！

（温斯顿将她紧紧搂入怀中。）

## 第六场

数周后，奥布兰寓所客厅。室内陈设豪华舒适，奢侈典雅。门铃响，一便衣警卫上前开门，温斯顿和朱莉娅上。

温斯顿 我们来见奥布兰同志。  
 警卫 他在等你们？  
 温斯顿 没有。不过，也许是。他让我们随时过来。  
 警卫 对不起，我能知道你们是——  
 温斯顿 这是朱莉娅同志，我叫温斯顿。  
 警卫 谢谢。你们请坐，我去通报奥布兰同志。（便衣警卫下。）  
 朱莉娅 这些豪华的东西哪儿来的？  
 温斯顿 我不知道。内党官员享受特权。  
 朱莉娅 瞧这沙发，跟我们的床一样大，真舒服，你试试，温斯顿。  
 温斯顿 别那样，朱莉娅！可别让奥布兰看到。  
 朱莉娅 瞧那香烟盒，真漂亮！  
 温斯顿 多好的不锈钢。  
 朱莉娅 那是银器。  
 温斯顿 银器？  
 朱莉娅 是啊，银盘、银烛台、银壶，那是过去的贵族们用的。  
 我真喜欢这银盒！  
 温斯顿 放回去，朱莉娅。  
 朱莉娅 你怎么啦，亲爱的？那么紧张，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也许我错了。  
 朱莉娅 怎么错了？  
 温斯顿 也许我们不该来的。我真地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们一样。  
 朱莉娅 但这是他请你来的。  
 温斯顿 是的——来取一本辞典。我不明白……就为一本辞典？没有别的含义？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朱莉娅 （耸肩。）那我们会被非人，会被蒸发。  
 温斯顿 （惊骇。）别说那种话。  
 奥布兰上，丝绸外衣，软拖鞋，持一烟斗。他来到客厅中央，顺手将墙上的电幕啪的关了。  
 温斯顿 你把它关了？！  
 奥布兰 是的，我把它关了。我们内党党员有这个特权。（他直视着温斯顿良久。）很好……是我来说呢还是你来说？  
 温斯顿 我来说。电幕真的关闭了？  
 奥布兰 是的，一切都关闭了。没人监视我们。  
 温斯顿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因为我们相信某种地下活动……从事反抗活动的某种秘密组织——而你——你是他们的联系人。我……我们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为之工作。  
 朱莉娅 我们反对这个党。  
 温斯顿 我们反对它的纲领。  
 朱莉娅 我们是思想罪犯。  
 温斯顿 我们同居了。  
 朱莉娅 我们告诉你这实情因为我们愿意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温斯顿 如果你设下陷阱告发我们，我们也不会退缩。  
 （警卫上，端上三只水晶杯和一细颈瓶的红葡萄酒。）

奥布兰 不用紧张，警卫是我们自己人。（对警卫。）把酒放在桌子上。你坐下。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警卫在一旁坐下。）

奥布兰 （斟酒。）不用恐慌，这不是鲜血。这叫红葡萄酒。你们听说过，毫无疑问，外党人士很少用过。现在不妨让我们先干一杯。（他站起。）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戈斯坦干杯！（温斯顿和朱莉娅一饮而尽，奥布兰只是抿了一口。）

温斯顿 那么，戈斯坦确有其人？

奥布兰 是的。他还活着。在何处？我不清楚。

温斯顿 那么秘密活动——地下组织呢？这是真实的？

朱莉娅 难道这不是思想警察编造的？

奥布兰 不，这是真实的。我们叫兄弟会。（他瞥了一眼他的手表。）关闭电幕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哪怕是内党党员。我们大约还有十二分钟。还有，你们不该一起来，这也是不智之举，加加不好。离开时，你们分开走。（对朱莉娅。）朱莉娅同志，待会你先走。（对温斯顿。）那么，现在你们准备做什么？

温斯顿 我们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奥布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杀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搞破坏活动……哪怕无辜者大量死亡？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里通外国来推翻这个党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来削弱党的力量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生都扮做仆佣或码头工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如果我们下令，你们愿意自杀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俩愿意永远分离，天各一方吗？

朱莉娅 不！（停顿，奥布兰转脸看着朱莉娅。）

温斯顿 （沉默片刻，最后）不。

奥布兰 你们能实话实说，很好。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对朱莉娅，）你明白吗，即便他不死，他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面孔、头发、举止、甚至声音都会不同。还有你，你自己，我们的外科医生会让你改头换面，面目全非。我们有时会切掉你的一条腿或手臂。（停顿。）好。就这么定了。警卫，你可以去餐室了。我几分钟后得打开电幕，你走之前仔细记牢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见不到了。（警卫扫视着温斯顿和朱莉娅的脸庞，然后无声地走下。）你们大概想象兄弟会进行着大规模的地下串连——地室里秘密聚会——上街涂写标语——密码暗号接头。而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

温斯顿 那么做什么？怎么做？

奥布兰 兄弟会成员相互无法确认，任何成员只了解少数几个人的身份。就是戈斯坦本人落到思想警察的手里，也交不出一份兄弟会成员的名单。没有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它是一种信念，那是坚不可摧的。支撑你的只有这种信念……你们为它工作，你们会被捕，你们会认罪，然后你们被处死。这就是你们可以预见到的唯一后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可能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已经死去！（温斯顿和朱莉娅交换着目光。）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但那个未来将有多远……也许一千年后。眼下，除了对人们进行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外，别无办法。我们无法集体行动。只能个通过个体的传播来扩展我们的思想。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奥布兰 (看着手表,对朱莉娅,)你该走了,朱莉娅同志。等等,还有半瓶酒呢。(他斟满杯子。带着讥讽口气,)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为思想警察的昏庸无能?为老大哥的末日来临?为人性?为未来?

温斯顿 (勇敢地。)为过去。

奥布兰 为过去!我明白你的意思。过去是最重要的。(三人一饮而尽。朱莉娅下。)你们有一个藏身之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在哪里?

温斯顿 无产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

奥布兰 你不该告诉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以后我们会给你另外安排住处。你们必须经常变动你们的藏身之处。另外,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你。

温斯顿 戈斯坦的书?

奥布兰 是的。

温斯顿 真有这书!?

奥布兰 是的,但要过几天才能拿到。这本书少之又少。你上班带公文包吗?

温斯顿 这是常规。

奥布兰 什么样子?

温斯顿 黑色的旧公文包,两根拎带。

奥布兰 你很快会在某日上午的工作时间收到一份通知,其中有一词印错。你必须要求重发这个通知。而随后一天的早晨,你把公文包留在家中。

温斯顿 然后怎样?

奥布兰 那天会有人在街头拍拍你的手臂提醒你,“你的公文包掉了。”

温斯顿 在他给你的公文包里有一本戈斯坦的书。你要在十四天内归还此书……明白了吗?

奥布兰 明白了。

温斯顿 (瞥了一眼手表。)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我们将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再次见面……

奥布兰 (迟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

温斯顿 (赞同。)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口信?有什么问题?

奥布兰 (沉默片刻,)你知道一首古老的童谣吗?开头一句是:

奥布兰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奥布兰 (庄重地。)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快乐地,)你知道这首童谣?

奥布兰 是的——我知道这首童谣。现在,你该走了。我们会再次见面。

(两人在门口握手道别。)

暗场。

### 第七场

几周后,旧货店楼上房间。室内一角挂着一道布帘。  
朱莉娅挎着她的帆布包上,她小心翼翼从包内取出咖啡、裙子等物。她打开咖啡罐,惬意地闻着。温斯顿上。

温斯顿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上前来吻着温斯顿，然后拿着裙子钻到布帘后面。)

温斯顿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你去哪儿？等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朱莉娅 别偷看，我也要给你一个惊喜。  
温斯顿 好香！什么东西？  
朱莉娅 一个惊喜。  
温斯顿 我闻到过这香味。什么东西？  
朱莉娅 咖啡。真正的咖啡。它跟胜利咖啡完全不同，这香味！  
温斯顿 这白色的呢？  
朱莉娅 白糖。  
温斯顿 啊，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喝过，在内党党员的家中。朱莉娅，这是内党官员们的食品，你从哪儿弄来的？  
朱莉娅 黑市上卖的。  
温斯顿 你太冒险了，如果被巡逻队抓住，那可就糟了。  
朱莉娅 你难道不喜欢我带来的这个惊喜？  
温斯顿 我太喜欢了。  
朱莉娅 还有更大的惊喜呢。不许偷看。  
温斯顿 看看我带来的惊喜，猜猜是什么？  
朱莉娅 我不要猜，你快说！  
温斯顿 这本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不感兴趣。) 哦，你拿到了。你读吧。  
温斯顿 我们都得读，你是兄弟会成员，你也得读。  
朱莉娅 你先读一段，我马上就好。  
温斯顿 快出来，我们一起读。  
朱莉娅 你先读，大声点，我听着呢。  
温斯顿 还有比这更好的房间吗？能让人相信吗？没有电幕。没有老大哥。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看……自由地想。如果能这样天长地久……  
朱莉娅 这是戈斯坦的话吗？  
温斯顿 不，我的话，我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朱莉娅 你读吧，亲爱的。我就好了。  
温斯顿 (读了起来。)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伊曼纽·戈斯坦著。  
第一章，无知就是力量。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还有更多更细的分类，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过…… (他放下书。) 朱莉娅！就是这本书。  
朱莉娅 你不是在读吗？  
温斯顿 我还是没法相信。我简直读不下去。我要一口气把它读完。我太激动了。  
朱莉娅 从当中读起，温斯顿，如果当中精彩，再从头开始。省得浪费时间。  
温斯顿 也许你说得对。(翻倒书的中间。) 第三章：战争就是和平。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可预见世界将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此后，这三个超级大国则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直如此……现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根据“双重思想”的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最高领导们既承认又否认)是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的根本行为是毁灭人类劳动的产品。战争是摧毁物质的有效方式，以免人民大众因长期的安逸生活而变得聪明智慧，只要战争在继续，人民就会继续安分守己、愚昧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一词，就变得令人费解。这就是党的口号的内在含义：战争就是和平！(放下书。) 朱莉娅，你听到了吗？  
朱莉娅 听到了，亲爱的。  
温斯顿 说得太对了。难以置信！  
朱莉娅 什么难以置信，你平时一直说着这些话。

温斯顿 关键是这些话被写了下来。这证明别人有着我同样的信念。

我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当然没有疯狂。

温斯顿 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即便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你也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说得比戈斯坦还棒。

温斯顿 你快过来，我们俩一起读。

朱莉娅 好了，你闭上眼睛。闭上了吗？（朱莉娅从布帘后走了出来，丝带系着长发，抹了口红粉底，高跟鞋和长裙。）

温斯顿 朱莉娅！你太美了！

朱莉娅 温斯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你是我的男人……我的丈夫。（她抱着温斯顿。）一条真正的裙子。

温斯顿 是啊，亲爱的，好漂亮的裙子。

朱莉娅 我穿了好看吗？

温斯顿 我太爱你了。

朱莉娅 那你跟我说说。（拉着他。）

温斯顿 让我们先来读吧，这书我得按时归还。

朱莉娅 你先读，我去煮咖啡。（下。）

温斯顿 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

朱莉娅 （幕后。）这段你读过了！

温斯顿 （翻了一页。）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与上等阶层交换他们的位置。……统治集团下台的方式有四种：其一，它被外部力量所征服，其二，它的统治效率低下而激起大众的反抗，其三，它使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其四：它丧失了对于统治的自信和意愿……（朱莉娅上，她打断他。）

朱莉娅 温斯顿，你觉得我的腿好看吗？

温斯顿 朱莉娅，你还要听吗？

朱莉娅 我在听呀，咖啡好了，我把它端来，你接着读。

温斯顿 即使最细微的政治异见也不能容忍。一个党员从生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控之下。

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也无法确信他是否真地独处。他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受到监控。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个人情感，要永远保持热情，保持着对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的强烈仇恨。

朱莉娅 （端咖啡上。）加糖吗？

温斯顿 当然。（接过朱莉娅递给他的的咖啡。）哇，美味！这味道太妙了。

朱莉娅 还有人喜欢加奶。

温斯顿 （拿起书来接着朗读。）甚至统治我们的政府的四个部门都厚颜无耻地蓄意混淆事实。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温斯顿 她唱个不停，我怎么读啊？

朱莉娅 （生气。）你自己要读，我没让你再读啊！

温斯顿 （吃惊。）朱莉娅！

朱莉娅 我穿了裙子，我煮了咖啡，就这么一回，我想做个妻子，做个真正的女人，不是党员，不是地下反抗者。只想做一个让丈夫快乐的妻子，可你不停地读那破书！你不爱我！

温斯顿 （放开书。抱着她。）千万别那么说！亲爱的！我当然爱你，永远爱你！

(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朱莉娅 温斯顿，(停顿。吻着他。)你想读你就读吧。

温斯顿 回头再读。我已经理解“如何”只是不理解“为何”。但我已经明白必然的结论。  
朱莉娅 什么结论？

温斯顿 (指着窗外。)在那儿。

朱莉娅 洗衣妇？

温斯顿 嗯。如果还有希望，任何希望，都在劳苦大众身上。

不过，除非他们觉醒，否则他们是永远不会反抗的；当然，除非他们反抗，不然他们也不会觉醒。

朱莉娅 我不知道她将怎样生存。

温斯顿 想想她吧，朱莉娅，生养孩子让那女人的身躯变得那般粗壮……为了养活孩子她日夜辛苦操劳。她真漂亮！

朱莉娅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宽。

温斯顿 那是她独特的美。(温斯顿揽着朱莉娅的腰。)你没看到吗，朱莉娅？在这个世界上，欧亚国，东亚国和大洋国，多少象她这样的劳苦大众生养着孩子……边洗边唱。大众唱歌，鸟儿唱歌，只有党是不唱歌的。朱莉娅，劳苦大众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突然，室内响起电幕声。)

电幕声 你们已经死去！

(那幅教堂的油画摔在地板上，露出墙上的电幕和老大哥的相片。温斯顿和朱莉娅惊骇之极。)

朱莉娅 在油画的后面。

电幕声 在油画的后面。原地站住，不许动。

温斯顿 房子被包围了。

电幕声 房子被包围了。双手抱在脑后，不许挪动。

朱莉娅 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

电幕声 也许你们该说再见了。干嘛不说这最后一句“这支蜡烛照着你们睡觉，这把斧头把你们脑袋剁掉。”

(两个黑衣警卫闯进房间。)

暗场

## 第八场

仁爱部内一室。墙上挂着老大哥肖像，相片下方为一条长椅。

塞姆坐长凳的一头。两警卫拖温斯顿上。温斯顿被推搡到地，警卫离去。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你也进来了，塞姆？

塞姆 滑稽，你会这样。我以为是你出卖了我。

温斯顿 你什么罪名？

塞姆 我还真不知道。

温斯顿 只有一条罪名。

塞姆 当然喽。思想罪。

温斯顿 你犯罪了？

塞姆 还用问嘛。

温斯顿 你不知道？

塞姆 我想也许是……。辞典编完后，我一直在翻译诗歌，把基普林的诗篇译成新语。我们都称基普林为老大哥的吹鼓手，为了押韵，我在一行诗句的末尾留了“上帝”一词。没法改动……没有法子。

温斯顿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塞姆 仁爱部。

温斯顿 哪儿？

塞姆 当然是仁爱部。

温斯顿 我知道。在仁爱部哪个处？

塞姆 在哪个处都是一个结局，你走在走廊里，他们朝你后脑勺开枪。

温斯顿 你害怕吗？

塞姆 不。我不害怕。当然，我不会去101室。我没干过那么坏的事！不，我真地不害怕。  
(两警卫架帕森斯上。警卫下。)

温斯顿 是你！你怎么会进来？

帕森斯 思想罪。(呜咽着。)你说他们会枪毙我吗？也许判个五年，甚至十年。我就出轨一次，他们不会枪毙我吧？

温斯顿 你有罪吗？

帕森斯 我当然有罪。党是不会逮捕无辜者的，对吗？(停顿。)思想犯罪是多么阴险邪恶。你知道我是怎么失足的？在我睡梦中。没错，这是事实。我一直坚持党性，抵御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你知道我在梦中说什么？(耳语般。)“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是的，我是那样说的。在梦中一遍又一遍。

温斯顿 谁告发了你？

帕森斯 我儿子克拉克，少侦队员，从钥匙孔里听到的。还是个孩子，抓了我这个现行犯。够敏锐的吧。我为他骄傲。不管怎样，这是我培养的成果。

警卫 塞姆。101室。

塞姆 不是101室！[塞姆指着温斯顿，疯狂地哭叫。]去101室不是我……是他……他散布了那么多反党言论。是他！不是我！  
[他倒地，抓住了凳脚。]不去101室！不去101室！[一警卫踢他肋骨，两警卫架着塞姆下。塞姆继续叫喊着：]不去101 — 不去101 —

帕森斯 我要对法庭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那样他们就不会送我去101室，对吗？

温斯顿 帕森斯，101室是什么？

帕森斯 (恐惧地)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顿)我想我知道，但我不清楚。  
(一警卫叫“温斯顿”，温斯顿跳了起来，奥布兰和警卫上。)

温斯顿 他们也抓了你！

奥布兰 (微笑)。温斯顿，他们很久前就抓了我。你是个明白人，温斯顿，不要欺骗自己。我告诉过你，你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示意警卫。)101室！

暗场

## 第九场

数月后，101室。

黑暗的舞台，一束光照着衣衫破烂蜷缩一团的温斯顿，口中呻吟着。警卫上。

警卫 站起来，温斯顿。站着！

温斯顿 不，不，让我蹲着吧。

(奥布兰从暗影中走出。)

别担心，温斯顿。现在你准备好了。我来救你。我会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温斯顿  
奥布兰

好吧。  
温斯顿，我是来找你麻烦的。

温斯顿

麻烦？我已经供认了。

奥布兰

供认是宣传的需要。

温斯顿

可你们还不停地殴打我，几个星期不让我睡觉，用强光灯一直照着我。为什么？

奥布兰

你说过你喜欢没有黑暗的地方，对吗？

温斯顿

（停顿。）是的。

奥布兰

你不理解。你供认的一切我们早已掌握，明白吗？

温斯顿

明白。

奥布兰

你患了精神狂乱症。你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你可

以被挽救，我们将挽救你。（喝斥）站起来！（温斯顿无法站起，警卫将他拖起。）应该这样，你必须一直站着思考问题。（亮出一页报纸和一张照片。）你以为你见过琼斯、阿伦逊和鲁瑟福。你坚信这证明了他们不会犯下他们供认的罪行。

温斯顿

这是事实！

奥布兰

不，这不是事实。（他将报纸撕碎递给警卫。）烧了它！（警卫下。）你看，它不存在。你甚至看不到它被烧成了灰。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

温斯顿

它依然存在——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奥布兰

我不记得它。

温斯顿

双重思想！你是个疯子。（顿。）不。你……真不记得了，对吗？

奥布兰

背诵党控制过去的口号。

温斯顿

（服从地。）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奥布兰

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何处还存在着过去？

温斯顿

没有。

奥布兰

那么过去在哪儿呢？

温斯顿

在档案记录中。

奥布兰

在记录和……？

温斯顿

思想中。在人类的记忆中。

奥布兰

而我们——党——控制着所有的记录和所有的记忆。所以我们控制着过去，对不对？

温斯顿

记忆是非自愿的。你无法控制。你控制不了我的记忆。

奥布兰

你没有控制你的记忆。你相信现实是客观的、永恒的。但现实并不存在，现实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

温斯顿

对，现实存在人类的思想中。

奥布兰

个人思想会犯错误，只有党的思想才永远正确。党坚持的事实才是事实。在你提高思想觉悟之前你必须谦虚谨慎。（他伸出四指。）温斯顿，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个。

奥布兰

党说这不是四，这是五……这是几？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摇头。）温斯顿，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你学得太慢，温斯顿，看来我们给你吃得太好。

温斯顿

我怎会睁眼说瞎话呢？二加二当然是四。

奥布兰

二加二有时是五。有时是三。你得抓紧学习。提高觉悟是不容易的。（他伸出四个手指。）这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温斯顿

（擦了擦眼睛。）四个。我想这是四个。如果是五个我会看到的。我希望能看到五个。

奥布兰

你想让我相信你会看到五个指头呢，还是你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温斯顿

我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温斯顿，现在你告诉我——我现在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四个……五个……六个，实实在在地说，我不知道。

奥布兰 温斯顿，你的数学加加不好。你得重新学习，学好为止。（对警卫）。让他醒着。不许睡，不许吃。隔天给点水。他必须补课。

警卫 是。

奥布兰 （对温斯顿。）再见，温斯顿。（两人下。温斯顿跌坐在地。沉默良久。电幕声突然响起。）

电幕声 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三加一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温双臂蒙头，呜咽着。）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灯光与音量由强至弱，由弱至强，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机械地。）二加二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大叫。）二加二等于四！（倒下。）等于四……等于四。四……（声音渐轻，睡着了。）（警卫冲上来，将他踢醒。）

警卫 在你重复一千遍“二加二等于五”之前不准睡觉。

温斯顿 它不对，我不能重复它。二加二等于……

警卫 你必须重复。奥布兰同志送来这算盘让你练习计算。（放下一架每档只有四颗算盘珠的大算盘。）数吧，等你数到二加二等于五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了。（警卫下。）

温斯顿 一！一！一！一！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警卫突然上。）

警卫 你要用四颗算盘珠才能得出五，你数出五就可以睡觉。

（广播中传来朱莉娅温柔的声音。）

电幕声 没错，温斯顿，数吧。亲爱的，数吧，当你把四变为五时，你就可以睡了。要想睡太容易了，温斯顿，对了，太对了。亲爱的，数一数你的五颗算盘珠……跟我一起数。这边两颗加上那边两颗。一共是五颗。你看这多容易！二加二等于五。亲爱的，跟我一起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睡了。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声音渐隐，灯光渐暗。沉默。黑暗。停顿。）（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在此之前，你编造了一个有关那三个叛国者的虚假的故事。你以为你有他们的一张照片。你还记得你编造这谎言的确切时刻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好！那么——刚才我给了你一架算盘。每档是五颗算盘珠。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温斯顿，这里是五颗算盘珠。你能看到这五颗算盘珠吗？

温斯顿 看到了。

奥布兰 我同意——这过程是艰难的。但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可能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我喜欢同你交谈，温斯顿。除了你的精神错乱之外你的想法与我相似。你还有任何要问的问题吗？

温斯顿 我可以问任何问题吗？

奥布兰 任何问题。

温斯顿 你们怎样处置朱丽娅的？

奥布兰 （微笑。）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她立刻毫无保留地背叛了你。同她的谈话是完美的——一个教科书的案例。我们甚至不用饿她。

温斯顿 你们对她用了酷刑？

奥布兰 不。酷刑的效果太短暂了。我们对她进行了再教育，适度地激发了她的积极性。

温斯顿 老大哥存在吗？

奥布兰 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化身。

温斯顿 他和我一样存在吗？  
奥布兰 你不存在。  
温斯顿 我认为，我存在。我出生了…… 我也将死去。  
奥布兰 这无关紧要。老大哥存在。  
温斯顿 老大哥会死去吗？  
奥布兰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去？你还有问题吗？  
温斯顿 兄弟会存在吗？  
奥布兰 那是你永远无法知晓的，温斯顿。即使我们决定让你活着。那也是个无底之谜。  
温斯顿 101室里有什么东西？  
奥布兰 你明白101室里的东西，温斯顿。真相在这儿。（伸出四指。）  
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五个！  
奥布兰 （微笑地示意警卫。）给他食物。让他睡两小时。然后叫我。  
（暗场。）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你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学习 — 理解 — 坚信。你完成了学习。现在你该开始第二阶段了……当你再阅读戈斯坦的著作时，你是否真正学到了你过去不理解的任何东西？  
温斯顿 你读过吗？  
奥布兰 是我写的。  
温斯顿 真的吗 — 怎么解释？  
奥布兰 作为叙述，是的。作为程序，不是。我们的党是无法被推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的动机何在？我们为何要掌权？  
温斯顿 你们统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奥布兰 这很愚蠢，温斯顿，很愚蠢。党独揽大权当然是为了党自己的利益。迫害的目标就是迫害。酷刑的目标是酷刑。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  
温斯顿 你谈到了权力和永恒，但你总要衰老，你，奥布兰，也总要死去。  
奥布兰 我只是一个细胞。党的生命是永恒的。温斯顿，一个人如何向另一个人行使他的权力呢？  
温斯顿 让他受难。  
奥布兰 千真万确。权力就是制造苦难…… 把人们的思想撕得粉碎，再把它们拼拢。你是否开始明白我们在创造何种世界？它将是一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随着自身完善而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向着更深苦难发展的进步。  
温斯顿 你们的世界里就没有爱的容身之地？  
奥布兰 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之外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家庭中没有妻女、父子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只有对党的忠诚，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艺术、文学和科学，只有掌握权力的陶醉感，只有胜利的兴奋和践踏敌人的激动。那就象一只脚踩着一张人脸 — 永远不变。我们可以一次次打败和羞辱那些异己分子，监控、陷害、逮捕、折磨、处决、失踪将永不停止。这就是我们正在建立的世界。一个胜利接着胜利的世界。你会接受它，温斯顿，欢迎它……与它成为一体。  
温斯顿 （虚弱地。）你们办不到。  
奥布兰 什么？你说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绝无可能。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在仇恨与残忍之上建立起一种文明。它无法持久。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它会崩溃。它会自杀……  
奥布兰 胡说！你以为仇恨比热爱更消耗生命，即便是，那也只是缩短了个人的生命，但党

是长存的。

温斯顿 可你们终究会垮台！你们会溃败。生命将战胜你们。宇宙间某种精神或某种法则将战胜你们。

奥布兰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温斯顿 不。

奥布兰 那么打败我们的会是那种精神和法则？

温斯顿 我不知道，应该是人的精神，人类的精神。

奥布兰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遗憾，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你别指望后世为你平反，温斯顿。你不存在，没有记录，没有记忆，你在过去和将来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从未存在过。

温斯顿 我依然坚信人类的精神，高尚的精神将胜过谎言和残酷。

奥布兰 你真地认为你比我们高尚？

温斯顿 是的——我认为我自己是高尚的。

（奥布兰挥手示意，两黑衣警卫上。）

奥布兰 把他拖起来！（警卫拖起温斯顿。）你？你高尚？你只是一具骷髅。你浑身发臭。你牙齿脱光。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这就是你守卫的人性和人类精神？

温斯顿 （呜咽。）是你把我弄成这样。

奥布兰 是你自己。如果当初你没有走出思想犯罪的第一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警卫松开温斯顿。）你承认了你犯下的一切罪行。你哀求宽恕。你的思想已被改造。还有哪种堕落你没犯下？

温斯顿 我没有背叛朱丽娅。

奥布兰 （大笑。）没有？你向我们坦白了一切。

温斯顿 （坚定地。）我仍然没有背叛她。

奥布兰 （沉思。）没有。没有，也许没有。

温斯顿 你们还要多久枪毙我？

奥布兰 也许要很久之后。你的案子很复杂，温斯顿……你的反动思想很顽固。但你不能放弃。迟早每个人都会被挽救和改造。最终我们会处决你。再见。（转过身去。）哦，我希望那些老鼠不会骚扰你，它们大都被喂得很饱。也有几只没喂饱的，你可能把它们当作宠物。（灯暗，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老鼠的尖叫声。）（片刻之后，灯亮，温斯顿独自躺在地上。）

温斯顿 自由就是奴役。（停顿。）老大哥领导一切。二加二等于五。（坐起数着手指头。）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他们最近优待我了，给我吃的……好饭好菜……老大哥给我的。（老鼠的尖叫声压住了他的声音。）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停顿。）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犯下了叛国罪，他们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其余都是我编造的。（停顿。）老大哥什么时候枪毙我？什么时候？也许快了。我希望快些。我希望他枪毙我。（停顿。）我不清楚我为何反对他。只要你放弃一切都容易得多。奥布兰说他可以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于地板，我可以强迫自己看着他……他是那么干的。一切都发生在意识中。意识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看着四个手指。）是的，这是五。这是五个手指头（他伸着四个手指头。）他们总是在你走过走廊的时候朝你脖子后面开枪。我知道那个时刻，在开枪的那秒钟，我眼都不眨。我正确地思考，正确地感受，正确地做梦——直到他们开枪。那么，当子弹穿过我的大脑时，我痛恨他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停顿。长久的静默。突然他痛苦地叫喊。）朱莉娅！朱莉娅！朱莉娅！我亲爱的，朱莉娅！

（奥布兰和一警卫从暗影中出现。）

奥布兰 你还在思想上欺骗我。看着我，温斯顿。（温斯顿跪倒在他脚下。）你在改造。在理智上，你基本上觉悟了。但在情感上你失败了。温斯顿，你明白你的任何谎言我都清楚。现在，坦白交待你的真实感情，你是否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痛恨他。

奥布兰 很好。改造你的最后一步到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对警卫。）把东西搬上来。

（警卫隐入暗影。）温斯顿，你已经知道101室是什么。这是真相。但真相因人而异。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烧死……还有的被溺死。有的人也许可以幸免。

（警卫推上一个黑色木箱。）

奥布兰 而你，温斯顿，你面对的真相是——老鼠。

温斯顿 （尖叫着后退。）你不能那样干。你不会。你不可能。

奥布兰 温斯顿，不能满足于学习和理解。还必须接受真相。而让你学会接受的时刻到了。

温斯顿 奥布兰！你知道这没有必要。你要我做什么？你就告诉我。

奥布兰 老鼠是食肉性动物。有时它啃鼻子，有时它咬眼睛，有时它咬穿你的脸颊吃你的舌头。（警卫强迫温斯顿跪在黑箱前。）

温斯顿 （恐惧之极。）可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我怎么做？

奥布兰 （轻松地。）我只要打开箱盖放出老鼠。箱内有十二只老鼠，它们会冲出来，因为它们饥饿不堪……你说说看，那一只，会咬去你的眼睛？（顷刻间死般的寂静。）

温斯顿 （尖叫。）咬朱莉娅！咬朱莉娅！别咬我！咬朱莉娅——奥布兰！

随你们怎样处置她。撕碎她的脸。啃得她只剩骨头。别咬我……咬朱莉娅！别咬我！我热爱老大哥！我热爱他！

奥布兰 （犹豫片刻，直起身拍着温斯顿的肩。）温斯顿，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回到党的怀抱。

暗场。

#### 第十场

一年后，栗树咖啡馆。散放着几套木质的桌椅。后墙上挂有电幕。温斯顿独自坐在咖啡馆中喝咖啡，看报。桌上还摆着一幅棋盘。一位女侍在后面忙碌。

电幕声 同志们，非洲战况依然危急。两个欧亚军团和一个东亚军团正在向刚果河口挺进。而守卫刚果河口，迎战虎狼之师的部队只有大洋国军队的一个军团。

（乐声起，塞姆上。）

温斯顿 你好，塞姆。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们下棋？

塞姆 让我先来一杯胜利咖啡。（他示意女侍。女侍端来了两杯胜利咖啡。）你对形势有何感想？

温斯顿 我担忧，非常担忧。（把报纸递给塞姆。）看看地图。你自己看。（朱莉娅走了进来，坐在温斯顿对面的一张桌上。她胖了些，发间几丝灰白。女侍为她端来一杯咖啡。）

塞姆 （放下报纸，看着棋盘。）你先走。

温斯顿 好。（茫然的看着棋盘。）嗯……你觉得形势如何？

塞姆 糟。很糟。（推开棋盘。）你现在的职位怎样？

温斯顿 好。很好。薪水高了许多，工作很轻松，非常好。有时候我根本不用上班。

塞姆 什么工作，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任职于一个委员会……一个分会。我们讨论，商谈事务；研究某种报告……等等……（他看着报纸。）非常糟糕，整个非洲。

塞姆 再来杯咖啡？

温斯顿 好。我想……（他欲找女侍，却一眼瞥见了朱莉娅。他凝视了片刻。）对不起，塞姆。（他起身走到朱莉娅的桌前。他一瘸一拐，小腹挺出。）

温斯顿 你好，朱莉娅。（她直直地看着他。）是我，温斯顿。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很久没见到你了。

朱莉娅 我见到过你。我常来这儿。不过我总坐在后面。今天我想坐得离电幕近些。我担心非洲的形势。

温斯顿 是啊，我知道。情况很糟……朱莉娅……

朱莉娅 我出卖了你，温斯顿。

温斯顿 我也出卖了你。

朱莉娅 (厌恶地扫了他一眼。) 他们有时用某种东西来威胁你——某种你无法忍受的——想都不愿想的东西。

温斯顿 是的，他们就是那样干的。

朱莉娅 于是你会说：别折磨我——折磨他。

温斯顿 (回忆着。) 是的，别折磨我——折磨她。

朱莉娅 事后你假装那不过是个蒙骗他们的手法，但那是自欺欺人。当时，你身不由己。你只能救自己，只能让别人承受。你不在乎别人受折磨。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温斯顿 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朱莉娅 然后，你对别人的感觉不再一样了。

温斯顿 (悲哀。) 对，你感觉不一样了。

朱莉娅 (冷漠地。) 我该走了。

温斯顿 (言不由衷。) 我们一定得见面，朱莉娅。

朱莉娅 (冷漠地。) 是啊，我们一定得见面。

乐声起，聚光灯照亮电幕。

电幕声 肃静，同志们。重要通知，全体起立，同志们，起立。(朱莉娅离去。)

温斯顿 再见，朱莉娅。(对塞姆。) 哦，糟了，糟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刚果，怎么办……大洋国将面临威胁。(大声地。) 你不明白首都也会沦陷吗？老大哥为什么还不行动？任何行动。任何行动！

塞姆 为了胜利我们大家都会加倍努力。我们将夺回刚果。

温斯顿 你不明白我们会战败吗？我们会……

(军乐声起。)

电幕声 同志们，老大哥已亲临前线并接管了一切军事指挥权。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老大哥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咖啡馆外响起一阵欢呼声。遥遥传来整个首都欢呼的声浪。) 欧亚军团和东亚军团被彻底打垮……五十万敌军被俘虏……在老大哥领导下，我们即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温斯顿 胜利！

电幕声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老大哥还在前线。

温斯顿 胜利！胜利！我无法相信！你听到了吗？老大哥带领着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在这危急时刻，他力挽狂澜，挽救了非洲，挽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温斯顿捂着双眼呜咽着。在隐约传来的整个城市欢庆声中。他松开双手凝视着电幕上的老大哥。) 我过去从未想到，老大哥的笑容竟是那么温暖，那么慈祥。老大哥！

暗场

全剧终

二零零九年九月初稿于纽约

， 0pt 71.8pt; TEXT-INDENT: -71.8pt; LINE-HEIGHT: 150%”>温斯顿 那期《首都日报》  
将用纠正后的正确姓名，重新印刷新版。所有那期的旧版一律销毁。我们也得将这份通知抛入焚烧炉……销毁它。于是人世间将绝无任何威瑟斯曾经存在过的纪录。

朱莉娅 但你知道他存在过。

温斯顿 我不知道他存在过。

朱莉娅 可你刚才在说……

温斯顿 同志，你知道双重思想这个词吗？

朱莉娅 知道吧……

你必须使用双重思想。所有优秀的忠诚党员都能够使用双重思想。我能够。你也必须能够。

朱莉娅 可是为什么要改变纪录呢？

温斯顿 你知道党的口号：“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朱莉娅 我不知道它有何意义。我觉得它并没有任何……就象其他口号（点着墙上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温斯顿 它当然有含义。我们真理部在这儿的工作就是实施这条口号。（忍不住地大叫。）我们控制过去！

（灯亮起。）

电幕声 注意，同志们！注意，现在是两分钟仇恨会时间。两分钟仇恨会即将开始！

（帕森斯和塞姆冲了进来。）

帕森斯 仇恨会时间到了，温斯顿。

温斯顿 我知道。

朱莉娅 我们去哪儿？

温斯顿 这儿。

（警卫、女秘书、女招待上，众人搬出折椅在电幕前坐下。）

电幕声 大洋国的同志们，居住于北美、南美、澳洲的同志们，全体起立，请我们伟大领袖老大哥做最高指示。（乐声起。奥布兰悄悄上，在后排坐下，警卫站其身后。）

老大哥的声音 同志们，请跟我高呼：战争即和平！（停顿，众人重复。）自由即奴役！（停顿，众人重复。）无知即力量！（停顿，众人重复。）同志们，你们马上会听到无耻的戈斯坦的谎言，他的鬼影般的军队企图毁灭我们的幸福生活。同志们，听听他的谎言，然后向他表达你们的感受。

（顷刻的沉默，然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在他演说时，人们骂着“骗子！”“败类！”“罪犯！”“叛徒！”等等。）

戈斯坦的声音：朋友们……大洋国的国民们。我是伊曼纽·戈斯坦。你们过去的领袖和今天的朋友。我在继续为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解放以及你们的希望而战斗。我不是叛徒。我曾经是你们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天，我们转入了地下斗争……有时在流亡……为了你们的解放我们决不停止斗争。老大哥背叛了你们。他篡夺了你们的权利和财富，他是独裁血腥的暴君。他用谎言欺骗你们。他吹嘘幸福新生活，却让人民受苦，在肉体 and 灵魂上迫害你们……（他的声音被被人们的嘘声、骂声和跺脚声淹没。）

帕森斯 （对屏幕吼叫。）白痴！白痴！白痴！老大哥让我们受苦！他说老大哥让我受苦，你睁眼看看我们今天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对着屏幕吼叫。）噢，你白痴！你白痴！你白痴！

温斯顿 叛徒！骗子！间谍！（人们在继续叫骂。）

戈斯坦的声音 记住，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记住过去。挣脱你们的锁链！解救你们自己！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朱莉娅尖叫着跳了起来，将手中的辞典砸向电幕。电幕声像骤然停止。沉默。）

帕森斯 你砸坏了它！

朱莉娅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恨他。我恨他！（她冲出门去。）

奥布兰 （站起，严峻地。）我们同志的精神可嘉，但大家被剥夺了四十七秒钟的仇恨时刻。明天我们补回。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工作。老大哥万岁。

暗场

## 第二场

次日，场景同前，帕森斯与温斯顿在办公室内，室内电幕尚未修复。

温斯顿，昨天，你瞧见朱莉娅那姑娘了吗？哇！太棒了！我以为她要冲上屏幕去掐住戈斯坦的喉咙。真厉害！

帕森斯 她是一名思想警察。

温斯顿 思想警察！你怎么知道？

帕森斯 我知道。

温斯顿 怎么知道？

帕森斯 她一直在监视我。好几个星期了。一个月前我见她在梅斯大厅里盯着我。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

温斯顿 那并不说明……

帕森斯 不止一次了，上星期我在无产者区看到她在街对面盯着我。我去上班时还在公车上看到她。……在社区仇恨会上她站在我身边……在食堂里她坐在我一旁。不管我去哪儿，她都会出现。

温斯顿 那又怎样？

帕森斯 除了思想警察还有别的原因吗？从今天开始她就在我身旁办公。为什么？我干了什么？

温斯顿 那么，当然……不管怎样——鲍勃·威瑟斯……

帕森斯 他是个非人。

温斯顿 是的。作为一名思想罪犯，他被蒸发了。在你身旁工作了十八个月之后。

帕森斯 你在说什么？

温斯顿 没什么，温斯顿。我们不仅是同事，我们还是邻居。我知道你是个好党员。

帕森斯 是吗？

温斯顿 我只是说你应当觉察到他的问题。

帕森斯 我们上班时从不交谈。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温斯顿 没有理由，温斯顿，凭直觉你应该知道。我是知道的。是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他的。

帕森斯 是你？

温斯顿 是的。我发现了他脸部犯罪。我看到他从不嘘骂戈斯坦，脸上毫无愤怒的表情。

帕森斯 结果怎样？

温斯顿 他供认了一切。

帕森斯 他当然会供认。他甚至有恐高症。有一天我见他只是看着窗外就脸色发白……那窗户还是关着的。

温斯顿 你觉得那是害怕？那么，你觉得他无罪？

帕森斯 他当然有罪。但是知道他有恐高症，所以要让他认罪很容易。我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思想罪犯，他们用密探盯着我……我什么都会供认！

温斯顿 我想是的。你觉得吗，这里出了问题……，哦，电幕坏了。昨天就坏了，难以想象！这是我第一次待在一个没有电幕监控的地方。

（朱莉娅上，她似乎忘却了前一日的情绪失控，完全恢复了原先的矜持与平静。）

温斯顿 （对帕森斯。）对呀，没有它觉得奇怪。

帕森斯 好了，我该去我的新岗位报到了。这是提拔，温斯顿。我去仇恨部协助组织仇恨时刻。（对朱莉娅。）同志，好姑娘！你精神可嘉！好极了。（下。）

温斯顿 同志，我们是否继续讨论新语的词汇问题？

朱莉娅 好啊。你能再解释一下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 没问题，同志。（停顿。）要不，等塞姆同志回来，他马上就到，他会解释得比我更清楚。塞姆正在编撰第十一版新语辞典。

朱莉娅 对不起，我太无知了。

温斯顿 我不认为你无知。你很聪敏，非常聪敏。

朱莉娅 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狡猾”更确切。

（塞姆上，双手捧着一本巨型的新书。）

塞姆 啊，是你们两位同志。

温斯顿  
塞姆 你好，塞姆。塞姆同志，这是朱莉娅同志。  
啊，是的！噢，你就是那位投掷辞典的同志。有远见！同志，精神可嘉。也许，稍有一点歇斯底里，但无论如何，态度正确。我只用一个新语词汇来表达：思想过硬！

温斯顿  
塞姆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同志。  
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

温斯顿  
塞姆 朱莉娅同志一直在文艺司工作，他们那里仍然在使用标准语。而在这儿，她必须懂得新语。可她不懂。  
确实如此，是的。我们正在做语言的最后形态……这将会是人类使用的唯一语言形态。

朱莉娅  
塞姆 这项工作必须创造许多新词。  
啊呀！嗯，我们不创造词汇，我们销毁它们……成百成千地销毁它们……每一天。销毁它们？

朱莉娅  
塞姆 我们简化语言。第十一版的新语辞典不收录任何在2050年前会被淘汰的词语。  
你们真地销毁词语吗？

朱莉娅  
塞姆 确是如此，是的。销毁词语——一项审美行为。销毁词语绝对是控制思想的最佳方式。当然，动词和形容词最容易销毁……还有，嗯，名词也是。  
如何来销毁呢？

朱莉娅  
塞姆 用一个词来来替代它的反义词。  
那么，你必须……我是说，就说“好”这词吧。  
没问题，就说“好”这词。哪一个词来能替代“坏”呢？“非好”就可以……事实上，它更好，因为它是确切的反义词。

朱莉娅  
塞姆 （感兴趣。）那么“较好”和“最好”呢？  
嗯？怎么说？  
好……较好……最好！

朱莉娅  
塞姆 我们只说“加好”或者“加加好”。很简洁，对吗？最后好与坏的含义将只需一个词来涵盖。明白它的美学意义了？（朱莉娅和温斯顿都默默地点头。塞姆扫视了两人一眼。）当然，这是老大哥的原创思想。  
你似乎让人觉得这种简化语言最终被简化得使人难于思考。

朱莉娅  
塞姆 精确！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击败戈斯坦。新语是唯一一种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为什么，新语的宗旨就是限制思考的范围。  
可是，那又为何能够抵制戈斯坦，或者是抵制思想犯罪呢？

朱莉娅  
塞姆 为什么呢，因为最终新语使得思想犯罪在语言上不可能，没有了思想犯罪的词汇。  
没有词汇？

朱莉娅  
塞姆 是的，就拿戈斯坦的“人人生而平等”此类的邪说为例，此类话语是不可能收入新语词汇的。何以如此，在语义上你能找到的近义词的只有一个：思想犯罪。你懂吗，不懂，你呢，温斯顿？（温斯顿木然地点头。）到2050年之际，当人类只使用新语时，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谈话。

温斯顿  
塞姆 无产阶级除外。  
是的……所有旧语的现实知识将在2050前被销毁。甚至包括文学！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将只存在于新语之中。（自豪地。）这正是我现在的工作。

朱莉娅  
塞姆 但是——它们的人文意义呢？  
人文意义？噢，那将变得极为不同。  
那是为什么？  
正统性。  
正统性？为什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将来是不会有思想的。  
不，当然是！正统性就是没有思想——无须思想。（朱莉娅忧心地皱着眉头。塞姆将那本巨型辞典放在她桌前。）你看吧，同志……有问题问我。  
谢谢你。

塞姆 温斯顿，今天下午你去绞刑公会吗？

温斯顿 我会去的。（塞姆下。）

（对朱莉娅。）现在你理解新语了吗？

朱莉娅 是……我是指，不！我理解词汇了。

温斯顿 怎样呢？

朱莉娅 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为什么？

温斯顿 噢？

朱莉娅 哦，我没法解释。我压根就不应该担任这项工作。

温斯顿 你要我怎样解释？

朱莉娅 怎样？不用再解释了。我……我觉得……这好像是说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如果二加二是等于五呢？

朱莉娅 （几乎流泪。）你相信吗？

温斯顿 （愤怒迸发。）你想让我犯思想罪，对吗？或者犯言论罪。你就可以告发我。你以为我是个傻瓜！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名思想警察！

朱莉娅 （惊恐。）啊？不是！

温斯顿 你想要什么罪证？你可以陷害我，你可以编造我说的话。（指着电幕。）电幕坏了。是你干的。你干吗还要继续这愚蠢的的把戏？

朱莉娅 别把我想成那样的人，求求你！

温斯顿 你想要我说什么？我说。

朱莉娅 我不是一名思想警察。

温斯顿 那你这一个月来为何一直监视我？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为什么突然来这里工作？

朱莉娅 我……我……

温斯顿 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盯梢我……监视我……窥测我。我曾经决定要杀了你。但那又能怎样？他们会知道是谁干的。

朱莉娅 我不是……

温斯顿 （揪住她双肩，大吼。）那你干吗盯梢我？

朱莉娅 （崩溃了。呜咽流泪。温斯顿呆住了。奥布兰带着警卫突然上场。）

奥布兰 怎么回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温斯顿 （看着神色惊恐，满脸泪水的朱莉娅，顷刻的沉默。）奥布兰同志，你给我派了一个傻瓜。请调走她。她不行。

奥布兰 你认为朱莉娅同志不是一个好党员？

温斯顿 不，奥布兰同志。她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但她……她总是出错。在标点符号上反复出错。连错三次！

奥布兰 温斯顿同志，我现在要说的话用新语是无法表达的，但我还是想借用几个旧语的词汇……除了愤怒，你要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关切。我相信朱莉娅同志会掌握的。

（对警卫。）这个电幕为什么还未修理？立刻修复。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立刻修复。（奥布兰与警卫下。）

（朱莉娅与温斯顿相互注视。朱莉娅突然抓住了温斯顿的双手，塞了个纸团给他，然后快步离去。温斯顿瞥了一眼手心中的纸条，惊恐而茫然地环顾四周。）

暗场

### 第三场

林间空地。五月的夕阳透过斑斓的树影照着满地盛开的蓝铃花；树林深处传来斑鸠咕咕的叫声。朱莉娅沿着林间小径走上，身后跟着温斯顿。

朱莉娅 我们到了，这里没有耳目。

没人监听我们？

朱莉娅 这树林深处只有我们俩。

温斯顿 *（握住朱莉娅的双手。）*真的？

朱莉娅 真的。*（停顿。）*谢谢你救了我。

温斯顿 你真美。

朱莉娅 你骗了他。

温斯顿 你那么娇小，像个孩子。

朱莉娅 你保护了我。

温斯顿 你哭得那么伤心。

朱莉娅 我是个思想罪犯。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温斯顿 因为，朱莉娅，我也相信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朱莉娅 哦，温斯顿！*（紧紧地搂着他。）*

温斯顿 朱莉娅，朱莉娅，你干吗看上我？你干吗喜欢我？我无能、又丑又老……

朱莉娅 我不觉得。

温斯顿 你那么年青，那么美，你干吗找我，朱莉娅？

朱莉娅 你的面容；你的眼神。我一眼就能认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恨这个党，和我一样的痛苦。只看你一眼，我就明白了。

温斯顿 我三十九岁了，还有一个分居十年无法摆脱的老婆……

朱莉娅 我不在乎。*（她倒在他怀里。）*亲爱的，你干吗把我当成思想警察？

温斯顿 你的外表和行为……

朱莉娅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高呼口号、挥舞旗帜、游行、标语、告发、检举……

温斯顿 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朱莉娅 去他妈的，我痛恨党的一切，但我行事很巧妙。我总是痛骂戈斯坦……每周三个晚上青年团活动……周六去少年侦察队辅导；在游行队伍中，我总扛着一面大旗；所以我的形象很健康，很积极。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你老婆是什么样的？

温斯顿 她，用新语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思想过硬”。我们在一起时，只要我稍不留心，她会随时向思想警察检举告发我。

朱莉娅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知道得很多。

*（两人亲吻。暮色渐临。）*

温斯顿 你以前来过这儿？

朱莉娅 来过好多次。

温斯顿 跟那些内党官员？

朱莉娅 不，跟别人。我讨厌内党那些畜牲，别看他们装得神圣道德，净是糟蹋女孩的色狼，专干下流龌龊的勾当。我十六岁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个六十多岁的内党大官，仁爱部的部长。他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把我按在沙发上，他咬我，我流了一滩血。他最喜欢弄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后来他自杀了，内党组织里狗咬狗。

温斯顿 他们自己纵欲，可却要求我们禁欲，因为性爱使他们无法控制大众……而大众的性压抑能够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朱莉娅 做爱时，你耗去你的能量，你感到愉快，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忍受你这种感觉。要是内心愉快，什么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谁会为这些垃圾激动？所以，我不要纯洁，他们越不让我开心，我就越要开心……

*（朱莉娅扯去衣裤，裸出丰满的身子，她扑到他怀里，猛烈地亲吻他。温斯顿翻身将她压在草地上，灯光渐暗。俩人喘息声起。）*

温斯顿 朱莉娅，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懂吗？

朱莉娅 懂，我懂。

温斯顿 什么纯洁无瑕、什么素质修养，这是个邪恶腐烂的社会，我不想看到任何德行，我就要入骨的堕落。

朱莉娅 亲爱的，我就是你要的，我就是入骨的堕落。

温斯顿 *（温斯顿大动。）*你喜欢这样吗，不光跟我，*（叫着。）*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吗？

朱莉娅 *（颤声叫着。）*喜欢，我喜欢，*（尖叫。）*我喜欢 —

暗场。

#### 第四场

数月后，胜利大厦内温斯顿的卧房。墙上挂着电幕。温斯顿正背对电幕写日记。

电幕声

同志，你说你热爱党，热爱老大哥，你怎会成为思想罪犯呢？

要警惕啊，我们社会中处处隐藏着戈斯坦特务和海内外敌对势力，他们无时无刻地拉拢你，毒化你的思想。他们无时无刻地企图摧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他们是谁呢？（轻轻的敲门声。温斯顿跳起来冲出卧室去开门。）他们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同事，甚至你的邻居。

（温斯顿与朱莉娅上。温斯顿一把她将她拖到电幕视角外的角落里。）

温斯顿

待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你。你来这儿干吗？

朱莉娅

来看看你。

温斯顿

在电幕的监视下？哦，朱莉娅……朱莉娅。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

朱莉娅

他们无法每时每刻监视每一个人，对吗？

温斯顿

难说。如果他们看到你进来，我们就完了。

朱莉娅

亲爱的，我太想你了。

温斯顿

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我俩……

朱莉娅

别说了，求求你。我知道这是场赌博。别生气，吻我。求求你。

温斯顿

（快速地吻她。）噢，朱莉娅！走廊里有人看到你吗？

朱莉娅

大家都在听宣传推广呢。只有一个孩子看到了我。

温斯顿

帕森斯家的那小子？

朱莉娅

谁是帕森斯？

温斯顿

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人。你见过她。她是我的邻居，就住走道对门。

朱莉娅

对不起……可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温斯顿

那就快说。你必须在警卫们实施街道戒严之前离开。什么消息？

朱莉娅

我们可以结婚！

温斯顿

什么！不可能。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这种结婚必须经过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朱莉娅

我不在乎结婚，只要我们在一起。为这事，我找过奥布兰。

温斯顿

（震惊。）什么？

朱莉娅

他告诉我找谁联系。

温斯顿

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女人。你干吗要告诉他？（疯狂的环顾四周。）这下我们俩都完了。

朱莉娅

（害怕地。）别那么说，我救了你们。

温斯顿

噢，你这个傻瓜。奥布兰心黑手辣。他是内党。

朱莉娅

奥布兰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

温斯顿

你凭什么相信他？

朱莉娅

因为这是事实。你说，是谁把我调到档案司跟你一起工作？

温斯顿

是奥布兰？

朱莉娅

当然是他。

温斯顿

这么说，他也是……个反抗者？

朱莉娅

那倒不是，他是内党官员。但他很理解人。

温斯顿

朱莉娅，你能肯定？

朱莉娅

我认识他多年了。他帮过我许多忙。

温斯顿

（讥讽。）你很幸运，有个内党的朋友。

朱莉娅

这难道不好吗？

温斯顿

（一语双关。）好。

朱莉娅 他会帮助我们。

温斯顿 你觉得他会帮助我们？他值得信赖？这太危险……

朱莉娅 那你信任我吗？

温斯顿 我当然信任你。

朱莉娅 那我们就一起生活。

温斯顿 但我们必须小心，这很危险。

朱莉娅 我们得找个地方住一起。

温斯顿 我有个地方，朱莉娅，我找到一个地方。在无产者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有个房间……一个可爱的小房间。我租下了它。下星期我们就可以搬进去。

朱莉娅 *(猛地搂住他。)*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亲爱的，你还生我气吗？

温斯顿 好了，吻我，亲爱的，快！你快走吧。

朱莉娅 你开心吗？你很紧张，出了什么事？

温斯顿 没什么，真的。*(从大衣内袋中摸出一页撕下的报纸。)*

朱莉娅 这是什么，温斯顿？这是一张照片。他们是谁？

温斯顿 是当年的革命领袖。这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还有戈斯坦和老大哥。

朱莉娅 我想起来了！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分子，对吗？我在历史书中读到过。1970年的大清洗中他们被控罪，然后被蒸发了。

温斯顿 戈斯坦逃亡了。

朱莉娅 只剩下老大哥。那么，他们怎样了？

温斯顿 1970年之后他们没有蒸发，只是被监控。我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一次，几个伤残的老人坐在那里——喝着胜利咖啡——老泪纵横。我记得那个日子。

*(电幕里传来一曲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那儿，我们躺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朱莉娅 后来呢？

温斯顿 1975年他们又被逮捕控罪，随后就被蒸发了。他们的罪名是投敌叛国，某月某日在东亚国某地秘密聚会，向敌方提供情报。

朱莉娅 你干吗这么激动？

温斯顿 你没看报纸上提到的他们密谋的那个日期，而那天正是我看到他们在栗树咖啡馆的日子。这就是说所有的控罪都是谎言，因为那天他们根本就不在东亚国，就在这个城市的咖啡馆里。

朱莉娅 你从哪儿弄到这报纸？

温斯顿 今天上午在我桌上，误夹在一迭剪报中。

朱莉娅 你为何不立刻销毁它？

温斯顿 我做不到，朱莉娅。这是证据——它证实了整个历史是怎样被篡改的。

朱莉娅 可是，温斯顿……这就是你的工作。过去有何重要？重要的是未来。

温斯顿 历史被阉割了。所有的记录被毁灭或篡改……所有的书籍被改写。我们对革命前的岁月已一无所知。我参与了伪造历史，但我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从未拿到证据来证明这一伪造。*(挥动着报纸。)*而这就是证据！证据！

朱莉娅 你必须销毁它，温斯顿。

温斯顿 你说得对。但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朱莉娅 自由，自由，自由是什么，温斯顿？也许党是对的……也许自由就是奴役。

温斯顿 不！自由就是具有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是其他自由的前提。

朱莉娅 我爱你，亲爱的。可我不理解你。

温斯顿 你对党的痛恨是因为党剥夺了你的自由。比如我们同居。

朱莉娅 可现在我们同居了。

温斯顿 是的。

朱莉娅 所以现在我不痛恨了……你干吗还这样痛恨？

温斯顿 我不知道……你必须走了，亲爱的（他急促地吻着她。）

（突然，有人砸门，接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克拉克握着一支木枪冲了进来。）

克拉克 举起手来！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你房间里藏着一个女人！我要蒸发你！送你去劳改队。（帕森斯上。）

帕森斯 克拉克，不许乱叫。你是个优秀的少侦队员，但你不可以那样对待温斯顿同志。

（对温斯顿。）对不起，你知道孩子们什么样子。克拉克只有十一岁，在少年侦察队的教育下……

克拉克 （对着温斯顿的脸尖叫。）戈斯坦！

帕森斯 他有个玩具耳机可以插在钥匙孔里窃听。只是个玩具，但效果很好。（朱莉娅悄悄离去。）。嗯……我们发现你房间里藏了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党员，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我必须告发你们。

温斯顿 我明白。

帕森斯 难以置信。温斯顿，我一直认为你的党性很强，想不到……（欲下。）没法子，这是我的责任。

温斯顿 （急中生智。）帕森斯！

帕森斯 （转头。）怎样？

温斯顿 她是一位思想警察。

帕森斯 天哪。幸亏你提醒。我得赶快去报告，如果落在她后面就糟了。

我毕竟是你的邻居。

温斯顿 她监视的不是我。

帕森斯 什么？那么是谁？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我！

温斯顿 她就是来讯问我你的情况，她要我回答你是否犯有脸部表情罪。

帕森斯 哦，亲爱的……她怎么可以？哦，这太可怕了！温斯顿，我是你的邻居。你了解我。

温斯顿 是啊，帕森斯——我了解你。

帕森斯 我一生都是个忠诚的党员。小时候，我年龄不到就加入了少年侦察队，十岁那年我的照片作为少年英雄登在时报上，因为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了我的亲叔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你跟她说了什么？

温斯顿 我告诉她，你是个好党员，一个思想过硬的党员，对老大哥无比忠诚，无比热爱。

帕森斯 我热爱他，我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想我说服了她。但这事，我一字也不再提起，不管是谁。

帕森斯 对，对！对！一字不提。

温斯顿 你赶紧回去。还有朱莉娅问起你是否教唆你儿子对其他党员胡作非为？

帕森斯 我会教训他，温斯顿。这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下。）

电幕声 ……同志们，如何识别思想罪犯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识别脸部犯罪。对待戈斯坦分子的表情是否仇恨？对待老大哥和内党成员的表情是否热爱？同志们，脸部犯罪就是思想犯罪。发现戈斯坦分子就立刻向附近的思想警察举报。思想警察的直升飞机会立刻赶到。同志们……

暗场。

一周后，旧货店楼上卧房，房内显眼处就是没有电幕，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座老教堂。房间另一边有一扇能看到楼下后院的大窗。

（窗外传来一位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门开了，温斯顿和朱莉娅走了进来。）

温斯顿

（对门外。）谢谢你，查林顿先生。

门外声

别客气。谢谢你们的光临。（温斯顿把门关上。）

朱莉娅

（环顾四周。）太棒了，亲爱的！这是我们的房间。

温斯顿

不错，真不错。

朱莉娅

哇，没有电幕！没有电幕！

温斯顿

确实没有电幕。

朱莉娅

也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温斯顿

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朱莉娅

温斯顿，温斯顿，这不是太棒了吗！

温斯顿

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

朱莉娅

（看着窗外。）噢，是她在院子了唱歌。

温斯顿

谁？（也来到窗前。）

朱莉娅

这个洗衣妇。你瞧她洗了多少衣服。

温斯顿

这女人真壮实，她洗了那么多尿布。

朱莉娅

这位查林顿先生的房里没有电幕也没有老大哥相片，什么意思，

温斯顿

我觉得奇怪。那老头说一直没装，那东西太贵，他觉着没必要装。

朱莉娅

也许这老头也痛恨我们的党？我爷爷当年也是那样，我八岁时，他就被蒸发了。你为什么痛恨党？起因是什么？

温斯顿

很难解释。因为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党说的五或七。因为过去人们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

朱莉娅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起革命前的生活，他很怀念。温斯顿，你真地认为过去日子比现在好？

温斯顿

毫无疑问！那时候思想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朋友同事、家庭亲情……

朱莉娅

革命爆发那年你几岁？

温斯顿

六岁，也许七岁。

朱莉娅

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就像……

朱莉娅

哇，一只老鼠！

温斯顿

什么？

朱莉娅

一只老鼠。

温斯顿

（浑身颤抖。）别说了！

朱莉娅

我会堵上那个洞。它就再也钻不进来。我讨厌老鼠。

温斯顿

朱莉娅！

朱莉娅

对不起。你怎么啦，温斯顿？你在浑身发抖！

温斯顿

我无法忍受它们。不要听到那个词。（嗦嗦发抖。）

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恐怖，看到老鼠我就无法忍受。

朱莉娅

对不起，亲爱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

温斯顿

我妹妹的眼睛被老鼠咬瞎的。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那群老鼠吱吱的尖叫着……

朱莉娅

别说了，温斯顿，别说了……

温斯顿 好，不说了。（停顿片刻。）朱莉娅？你听说过那个秘密组织的秘密活动吗？那本书？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当然听说过。大家都听到过，我可不信。这全是党根据他们的需要编造的。

温斯顿 不，他们确实存在。

朱莉娅 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昨天午餐时，奥布兰又跟我说起。

朱莉娅 我说昨天下午起你一直紧张，你在怀疑他。

温斯顿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了。他祝贺我工作上的成就。这是第三次了。他甚至邀请我到他的公寓去取最新版的新语辞典。

朱莉娅 你是说秘密活动存在？

温斯顿 毫无疑问！奥布兰是内党官员，他邀我去他家中不会只是为了了一本辞典。

朱莉娅 这能证明什么？

温斯顿 他对我们俩的帮助不也是一种秘密活动吗？

朱莉娅 我不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帮助我们同居是一回事，反对党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他是个官员——内党……

温斯顿 内党党员。我知道！那对他更有利。我告诉你，朱莉娅，他的某种气质……他的眼神……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清楚。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

朱莉娅 这我能理解，我也是这样找到你的。（她吻他。）但我不相信什么兄弟会，什么反抗运动，这太愚蠢，注定要失败的。

温斯顿 你认为我们应该去见他吗？

朱莉娅 你没法和党对抗，你只能躲着它。

温斯顿 我愿意加入这个反抗组织，你呢？

朱莉娅 除了掉脑袋，这种组织又有什么用呢？

温斯顿 我想我们这辈子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可以集聚起反抗的情绪——把人们凝聚起来，慢慢发展壮大，让下一代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朱莉娅 （趴在他身上吻他。）亲爱的，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温斯顿 （抚摸着她。）你不过是个腰部以下的反对派。

朱莉娅 如果你一定要加入那个组织，我就跟着你。亲爱的，我只是要和你在一起。

温斯顿 那我尽快与奥布兰联系。我们俩一块去见他。

（院子里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望着窗外，温斯顿和朱莉娅相互注视着，久久的沉默。）

温斯顿 劳苦大众是人类的希望。这个女人——和她们所有的人。我们不是。

朱莉娅 我们怎么不是？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挽着他的手臂。）不！我们活着。（她把他的手放在她丰满的胸脯上。）。只要我们相爱。我们就活着。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我们没有过去……没有可以回顾的梦想。

朱莉娅 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梦想。

温斯顿 也许是的！可你是否想过，朱莉娅，趁为时未晚，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儿并永不相见？

朱莉娅 是的，亲爱的，我的确想过，但我不会这样做，不管怎样。

温斯顿 我们很幸运，但这事不会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形象健康纯洁。如果你离开我这种人，你可以多活五十年的岁月。

朱莉娅 不。你说的我都想过。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不要悲观，我们已活到了今天。

温斯顿 我们也许还会有半年的团聚——甚至一年——无从知晓。最终我们肯定会离别。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你明白吗，那时我们将会何等可怕的孤独？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一旦他们抓住我们，你我再也无法相互帮助，无能为力。如果我认罪，他们将枪毙你……

朱莉娅 即使你拒绝认罪，他们照样枪毙我。

温斯顿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或不说什么，都救不了你。你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决不出卖对方。我们决不相互背叛……即使那样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

朱莉娅 你是说坦白认罪，我们会认罪，而且很快。人人都会认罪坦白。你很难顶住酷刑折磨。

温斯顿 认罪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情感与信念。朱莉娅，你说过，如果他们能够让我停止对你的爱——那将是我真正的背叛。

朱莉娅 （*顷刻的思考。*）他们做不到……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让你说任何的一切——任何的一切——但没法让你相信它。他们没法进入你的内心。（*停顿。*）对吗？

温斯顿 你说的对。他们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当你体验到坚守人性的价值，不管你的命运如何，你击败了他们。

朱莉娅 哦，亲爱的！亲爱的！那么我们已经赢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赢了。他们只有仇恨，我们却拥有爱情，只要我们爱着——我们就拥有胜利！

（*温斯顿将她紧紧搂入怀中。*）

暗场

## 第六场

*数周后，奥布兰寓所客厅。室内陈设豪华舒适，奢侈典雅。门铃响，一便衣警卫上前开门，温斯顿和朱莉娅上。*

温斯顿 我们来见奥布兰同志。

警卫 他在等你们？

温斯顿 没有。不过，也许是。他让我们随时过来。

警卫 对不起，我能知道你们是——

温斯顿 这是朱莉娅同志，我叫温斯顿。

警卫 谢谢。你们请坐，我去通报奥布兰同志。（*便衣警卫下。*）

朱莉娅 这些豪华的东西哪儿来的？

温斯顿 我不知道。内党官员享受特权。

朱莉娅 瞧这沙发，跟我们的床一样大，真舒服，你试试，温斯顿。

温斯顿 别那样，朱莉娅！可别让奥布兰看到。

朱莉娅 瞧那香烟盒，真漂亮！

温斯顿 多好的不锈钢。

朱莉娅 那是银器。

温斯顿 银器？

朱莉娅 是啊，银盘、银烛台、银壶，那是过去的贵族们用的。

我真喜欢这银盒！

温斯顿 放回去，朱莉娅。

朱莉娅 你怎么啦，亲爱的？那么紧张，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也许我错了。

朱莉娅 怎么错了？

温斯顿 也许我们不该来的。我真地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们一样。

朱莉娅 但这是他请你来的。

温斯顿 是的——来取一本辞典。我不明白……就为一本辞典？没有别的含义？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朱莉娅 *（耸肩。）*那我们会被非人，会被蒸发。

温斯顿 *（惊骇。）*别说那种话。

*奥布兰上，丝绸外衣，软拖鞋，持一烟斗。他来到客厅中央，顺手将墙上的电幕啪的关了。*

温斯顿 你把它关了？！

奥布兰 是的，我把它关了。我们内党党员有这个特权。*（他直视着温斯顿良久。）*很好……是我来说呢还是你来说？

温斯顿 我来说。电幕真的关闭了？

奥布兰 是的，一切都关闭了。没人监视我们。

温斯顿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因为我们相信某种地下活动……从事反抗活动的某种秘密组织——而你——你是他们的联系人。我……我们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为之工作。

朱莉娅 我们反对这个党。

温斯顿 我们反对它的纲领。

朱莉娅 我们是思想罪犯。

温斯顿 我们同居了。

朱莉娅 我们告诉你这实情因为我们愿意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温斯顿 如果你设下陷阱告发我们，我们也不会退缩。

*（警卫上，端上三只水晶杯和一细颈瓶的红葡萄酒。）*

奥布兰 不用紧张，警卫是我们自己人。*（对警卫。）*把酒放在桌子上。你坐下。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警卫在一旁坐下。）*

奥布兰 *（斟酒。）*不用恐慌，这不是鲜血。这叫红葡萄酒。你们听说过，毫无疑问，外党人士很少用过。现在不妨让我们先干一杯。*（他站起。）*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戈斯坦干杯！*（温斯顿和朱莉娅一饮而尽，奥布兰只是抿了一口。）*

温斯顿 那么，戈斯坦确有其人？

奥布兰 是的。他还活着。在何处？我不清楚。

温斯顿 那么秘密活动——地下组织呢？这是真实的？

朱莉娅 难道这不是思想警察编造的？

奥布兰 不，这是真实的。我们叫兄弟会。*（他瞥了一眼他的手表。）*关闭电幕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哪怕是内党党员。我们大约还有十二分钟。还有，你们不该一起来，这也是不智之举，加加不好。离开时，你们分开走。*（对朱莉娅。）*朱莉娅同志，待会你先走。*（对温斯顿。）*那么，现在你们准备做什么？

温斯顿 我们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奥布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杀人吗？

温斯顿 愿意。

你们愿意搞破坏活动……哪怕无辜者大量死亡？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里通外国来推翻这个党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来削弱党的力量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生都扮做仆佣或码头工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如果我们下令，你们愿意自杀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俩愿意永远分离，天各一方吗？

朱莉娅 不！（停顿，奥布兰转脸看着朱莉娅。）

温斯顿 （沉默片刻，最后）不。

奥布兰 你们能实话实说，很好。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对朱莉娅，）你明白吗，即便他不死，他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面孔、头发、举止、甚至声音都会不同。还有你，你自己，我们的外科医生会让你改头换面，面目全非。我们有时会切掉你的一条腿或手臂。（停顿。）好。就这么定了。警卫，你可以去餐室了。我几分钟后得打开电幕，你走之前仔细记牢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见不到了。（警卫扫视着温斯顿和朱莉娅的脸庞，然后无声地走下。）你们大概想象兄弟会进行着大规模的地下串连——地室里秘密聚会——上街涂写标语——密码暗号接头。而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

温斯顿 那么做什么？怎么做？

奥布兰 兄弟会成员相互无法确认，任何成员只了解少数几个人的身份。就是戈斯坦本人落到思想警察的手里，也交不出一份兄弟会成员的名单。没有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它是一种信念，那是坚不可摧的。支撑你的只有这种信念……你们为它工作，你们会被捕，你们会认罪，然后你们被处死。这就是你们可以预见到的唯一后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可能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已经死去！（温斯顿和朱莉娅交换着目光。）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但那个未来将有多远……也许一千年后。眼下，除了对人们进行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外，别无办法。我们无法集体行动。只能个通过个体的传播来扩展我们的思想。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奥布兰 （看着手表，对朱莉娅，）你该走了，朱莉娅同志。等等，还有半瓶酒呢。（他斟满杯子。带着讥讽口气，）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为思想警察的昏庸无能？为老大哥的末日来临？为人性？为未来？

温斯顿 （勇敢地。）为过去。

奥布兰 为过去！我明白你的意思。过去是最重要的。（三人一饮而尽。朱莉娅下。）你们有一个藏身之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在哪里？

温斯顿 无产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

奥布兰 你不该告诉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以后我们会给你另外安排住处。你们必须经常变动你们的藏身之处。另外，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你。

温斯顿 戈斯坦的书？

奥布兰 是的。

温斯顿 真有这书！？

奥布兰 是的，但要过几天才能拿到。这本书少之又少。你上班带公文包吗？

温斯顿 这是常规。

奥布兰 什么样子？

温斯顿 黑色的旧公文包，两根拎带。

奥布兰 你很快会在某日上午的工作时间收到一份通知，其中有一词印错。你必须要求重发这个通知。而随后一天的早晨，你把公文包留在家中。

温斯顿 然后怎样？

奥布兰 那天会有人在街头拍拍你的手臂提醒你，“你的公文包掉了。”

温斯顿 在他给你的公文包里有一本戈斯坦的书。你要在十四天内归还此书……明白了吗？

奥布兰 明白了。

温斯顿 （瞥了一眼手表。）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我们将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再次见面……

奥布兰 （迟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

温斯顿 （赞同。）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口信？有什么问题？

奥布兰 （沉默片刻，）你知道一首古老的童谣吗？开头一句是：“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庄重地。）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快乐地，）你知道这首童谣？

奥布兰 是的——我知道这首童谣。现在，你该走了。我们会再次见面。  
（两人在门口握手道别。）

暗场。

### 第七场

几周后，旧货店楼上房间。室内一角挂着一道布帘。  
朱莉娅挎着她的帆布包上，她小心翼翼从包内取出咖啡、裙子等物。她打开咖啡罐，惬意地闻着。温斯顿上。

温斯顿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上前来吻着温斯顿，然后拿着裙子钻到布帘后面。）

温斯顿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你去哪儿？等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朱莉娅 别偷看，我也要给你一个惊喜。

温斯顿 好香！什么东西？  
朱莉娅 一个惊喜。

温斯顿 我闻到过这香味。什么东西？  
朱莉娅 咖啡。真正的咖啡。它跟胜利咖啡完全不同，这香味！

温斯顿 这白色的呢？  
朱莉娅 白糖。

温斯顿 啊，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喝过，在内党党员的家中。朱莉娅，这是内党官员们的食品，你从哪儿弄来的？  
朱莉娅 黑市上卖的。

温斯顿 你太冒险了，如果被巡逻队抓住，那就糟了。  
朱莉娅 你难道不喜欢我带来的这个惊喜？  
温斯顿 我太喜欢了。  
朱莉娅 还有更大的惊喜呢。不许偷看。

温斯顿 看看我带来的惊喜，猜猜是什么？

朱莉娅 我不要猜，你快说！

温斯顿 这本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不感兴趣。）哦，你拿到了。你读吧。

温斯顿 我们都得读，你是兄弟会成员，你也得读。

朱莉娅 你先读一段，我马上就好。

温斯顿 快出来，我们一起读。

朱莉娅 你先读，大声点，我听着呢。

温斯顿 还有比这更好的房间吗？能让人相信吗？没有电幕。没有老大哥。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看……自由地想。如果能这样天长地久……

朱莉娅 这是戈斯坦的话吗？

温斯顿 不，我的话，我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朱莉娅 你读吧，亲爱的。我就好了。

温斯顿 （读了起来。）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伊曼纽·戈斯坦著。

第一章，无知就是力量。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还有更多更细的分类，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过……（他放下书。）朱莉娅！就是这本书。

朱莉娅 你不是在读吗？

温斯顿 我还是没法相信。我简直读不下去。我要一口气把它读完。我太激动了。

朱莉娅 从当中读起，温斯顿，如果当中精彩，再从头开始。省得浪费时间。

温斯顿 也许你说得对。（翻倒书的中间。）第三章：战争就是和平。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可预见世界将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此后，这三个超级大国则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直如此……现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根据“双重思想”的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最高领导们既承认又否认）是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的根本行为是毁灭人类劳动的产品。战争是摧毁物质的有效方式，以免人民大众因长期的安逸生活而变得聪明智慧，只要战争在继续，人民就会继续安分守己、愚昧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一词，就变得令人费解。这就是党的口号的内在含义：战争就是和平！（放下书。）朱莉娅，你听到了吗？

朱莉娅 听到了，亲爱的。

温斯顿 说得太对了。难以置信！

朱莉娅 什么难以置信，你平时一直说着这些话。

温斯顿 关键是这些话被写了下来。这证明别人有着我同样的信念。

我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当然没有疯狂。

温斯顿 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即便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你也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说得比戈斯坦还棒。

温斯顿 你快过来，我们俩一起读。

朱莉娅 好了，你闭上眼睛。闭上了吗？（朱莉娅从布帘后走了出来，丝带系着长发，抹了口红粉底，高跟鞋和长裙。）

温斯顿 朱莉娅！你太美了！

朱莉娅 温斯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你是我的男人……我的丈夫。（她抱着温斯顿。）一条真正的裙子。

温斯顿 是啊，亲爱的，好漂亮的裙子。

朱莉娅 我穿了好看吗？

温斯顿 我太爱你了。

朱莉娅 那你跟我说说。（拉着他。）

温斯顿 让我们先来读吧，这书我得按时归还。

朱莉娅 你先读，我去煮咖啡。（下。）

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

朱莉娅 （幕后。）这段你读过了！

温斯顿 （翻了一页。）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与上等阶层交换他们的位置。……统治集团下台的方式有四种：其一，它被外部力量所征服，其二，它的统治效率低下而激起大众的反抗，其三，它使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其四：它丧失了对于统治的自信和意愿……（朱莉娅上，她打断他。）

朱莉娅 温斯顿，你觉得我的腿好看吗？

温斯顿 朱莉娅，你还要听吗？

朱莉娅 我在听呀，咖啡好了，我把它端来，你接着读。

温斯顿 即使最细微的政治异见也不能容忍。一个党员从生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控之下。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也无法确信他是否真地独处。他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受到监控。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个人情感，要永远保持热情，保持着对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的强烈仇恨。

朱莉娅 （端咖啡上。）加糖吗？

温斯顿 当然。（接过朱莉娅递给他的的咖啡。）哇，美味！这味道太妙了。

朱莉娅 还有人喜欢加奶。

温斯顿 （拿起书来接着朗读。）甚至统治我们的政府的四个部门都厚颜无耻地蓄意混淆事实。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温斯顿 她唱个不停，我怎么读啊？

朱莉娅 （生气。）你自己要读，我没让你再读啊！

温斯顿 （吃惊。）朱莉娅！

朱莉娅 我穿了裙子，我煮了咖啡，就这么一回，我想做个妻子，做个真正的女人，不是党员，不是地下反抗者。只想做一个让丈夫快乐的妻子，可你不停地读那破书！你不爱我！

温斯顿 （放开书。抱着她。）千万别那么说！亲爱的！我当然爱你，永远爱你！（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朱莉娅 温斯顿，（停顿。吻着他。）你想读你就读吧。

温斯顿 回头再读。我已经理解“如何”只是不理解“为何”。但我已经明白必然的结论。什么结论？

温斯顿 （指着窗外。）在那儿。

朱莉娅 洗衣妇？

温斯顿 嗯。如果还有希望，任何希望，都在劳苦大众身上。

不过，除非他们觉醒，否则他们是永远不会反抗的；当然，除非他们反抗，不然他们也不会觉醒。

朱莉娅 我不知道她将怎样生存。

温斯顿 想想她吧，朱莉娅，生养孩子让那女人的身躯变得那般粗壮……为了养活孩子她日夜辛苦操劳。她真漂亮！

朱莉娅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宽。

温斯顿 那是她独特的美。（温斯顿揽着朱莉娅的腰。）你没看到吗，朱莉娅？在这个世界上

上，欧亚国，东亚国和大洋国，多少象她这样的劳苦大众生养着孩子……边洗边唱。大众唱歌，鸟儿唱歌，只有党是不唱歌的。朱莉娅，劳苦大众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突然，室内响起电幕声。)

电幕声

你们已经死去！

(那幅教堂的油画摔在地板上，露出墙上的电幕和老大哥的相片。温斯顿和朱莉娅惊骇之极。)

朱莉娅

在油画的后面。

电幕声

在油画的后面。原地站住，不许动。

温斯顿

房子被包围了。

电幕声

房子被包围了。双手抱在脑后，不许挪动。

朱莉娅

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

电幕声

也许你们该说再见了。干嘛不说这最后一句“这支蜡烛照着你们睡觉，这把斧头把你们脑袋剁掉。”

(两个黑衣警卫闯进房间。)

暗场

## 第八场

仁爱部内一室。墙上挂着老大哥肖像，相片下方为一条长椅。

塞姆坐长凳的一头。两警卫拖温斯顿上。温斯顿被推搡到地，警卫离去。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你也进来了，塞姆？

塞姆

滑稽，你会这样。我以为是你出卖了我。

温斯顿

你什么罪名？

塞姆

我还真不知道。

温斯顿

只有一条罪名。

塞姆

当然喽。思想罪。

温斯顿

你犯罪了？

塞姆

还用问嘛。

温斯顿

你不知道？

塞姆

我想也许是…… 辞典编完后，我一直在翻译诗歌，把基普林的诗篇译成新语。我们都称基普林为老大哥的吹鼓手，为了押韵，我在一行诗句的末尾留了“上帝”一词。没法改动…… 没有法子。

温斯顿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塞姆

仁爱部。

温斯顿

哪儿？

塞姆

当然是仁爱部。

温斯顿

我知道。在仁爱部哪个处？

塞姆

在哪个处都是一个结局，你走在走廊里，他们朝你后脑勺开枪。

温斯顿

你害怕吗？

塞姆

不。我不害怕。当然，我不会去101室。我没干过那么坏的事！不，我真地不害怕。

(两警卫架帕森斯上。警卫下。)

温斯顿

是你！你怎么会进来？

帕森斯

思想罪。(呜咽着。 ) 你说他们会枪毙我吗？也许判个五年，甚至十年。我就出轨一次，他们不会枪毙我吧？

温斯顿

你有罪吗？

帕森斯 我当然有罪。党是不会逮捕无辜者的，对吗？（停顿。） 思想犯罪是多么阴险邪恶。你知道我是怎么失足的？在我睡梦中。没错，这是事实。我一直坚持党性，抵御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你知道我在梦中说什么？（耳语般。） “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是的，我是那样说的。在梦中一遍又一遍。

温斯顿 谁告发了你？

帕森斯 我儿子克拉克，少侦队员，从钥匙孔里听到的。还是孩子，抓了我这个现行犯。够敏锐的吧。我为他骄傲。不管怎样，这是我培养的成果。

警卫 塞姆。101室。

塞姆 不是101室！[塞姆指着温斯顿，疯狂地哭叫。] 去101室不是我……是他……他散布了那么多反党言论。是他！不是我！

[他倒地，抓住了凳脚。] 不去101室！不去101室！[一警卫踢他肋骨，两警卫架着塞姆下。塞姆继续叫喊着：] 不去101 — 不去101 —

帕森斯 我要对法庭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那样他们就不会送我去101室，对吗？

温斯顿 帕森斯，101室是什么？

帕森斯 （恐惧地）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顿）我想我知道，但我不清楚。（一警卫叫“温斯顿”，温斯顿跳了起来，奥布兰和警卫上。）

温斯顿 他们也抓了你！

奥布兰 （微笑）。温斯顿，他们很久前就抓了我。你是个明白人，温斯顿，不要欺骗自己。我告诉过你，你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示意警卫。）101室！

暗场

## 第九场

数月后，101室。

黑暗的舞台，一束光照着衣衫破烂蜷缩一团的温斯顿，口中呻吟着。警卫上。

警卫 站起来，温斯顿。站着！

温斯顿 不，不，让我蹲着吧。

（奥布兰从暗影中走出。）

奥布兰 别担心，温斯顿。现在你准备好了。我来救你。我会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温斯顿 好吧。

奥布兰 温斯顿，我是来找你麻烦的。

温斯顿 麻烦？我已经供认了。

奥布兰 供认是宣传的需要。

温斯顿 可你们还不停地殴打我，几个星期不让我睡觉，用强光灯一直照着我。为什么？

奥布兰 你说过你喜欢没有黑暗的地方，对吗？

温斯顿 （停顿。）是的。

奥布兰 你不理解。你供认的一切我们早已掌握，明白吗？

温斯顿 明白。

奥布兰 你患了精神狂乱症。你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被挽救，我们将挽救你。（喝斥）站起来！（温斯顿无法站起，警卫将他拖起。）应该这样，你必须一直站着思考问题。（亮出一页报纸和一张照片。）你以为你见过琼斯、阿伦逊和鲁瑟福。你坚信这证明了他们不会犯下他们供认的罪行。

温斯顿 这是事实！

奥布兰 不，这不是事实。（他将报纸撕碎递给警卫。）烧了它！（警卫下。）你看，它不存在。你甚至看不到它被烧成了灰。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

温斯顿 它依然存在——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奥布兰 我不记得它。

温斯顿 双重思想！你是个疯子。（顿。）不。你……真不记得了，对吗？

奥布兰 背诵党控制过去的口号。

温斯顿 （服从地。）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奥布兰 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何处还存在着过去？

温斯顿 没有。

奥布兰 那么过去在哪儿呢？

温斯顿 在档案记录中。

奥布兰 在记录和……？

温斯顿 思想中。在人类的记忆中。

奥布兰 而我们——党——控制着所有的记录和所有的记忆。所以我们控制着过去，对不对？

温斯顿 记忆是非自愿的。你无法控制。你控制不了我的记忆。

奥布兰 你没有控制你的记忆。你相信现实是客观的、永恒的。但现实并不存在，现实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

温斯顿 对，现实存在人类的思想中。

奥布兰 个人思想会犯错误，只有党的思想才永远正确。党坚持的事实才是事实。在你提高思想觉悟之前你必须谦虚谨慎。（他伸出四指。）温斯顿，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个。

奥布兰 党说这不是四，这是五……这是几？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摇头。）温斯顿，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你学得太慢，温斯顿，看来我们给你吃得太好。

温斯顿 我怎会睁眼说瞎话呢？二加二当然是四。

奥布兰 二加二有时是五。有时是三。你得抓紧学习。提高觉悟是不容易的。（他伸出四个手指。）这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温斯顿 （擦了擦眼睛。）四个。我想这是四个。如果是五个我会看到的。我希望能看到五个。

奥布兰 你想让我相信你会看到五个指头呢，还是你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温斯顿 我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奥布兰 温斯顿，现在你告诉我——我现在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四个……五个……六个，实实在在地说，我不知道。

奥布兰 温斯顿，你的数学加加不好。你得重新学习，学好为止。（对警卫）。让他醒着。不许睡，不许吃。隔天给点水。他必须补课。

警卫 是。

奥布兰 （对温斯顿。）再见，温斯顿。（两人下。温斯顿跌坐在地。沉默良久。电幕声突然响起。）

电幕声 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三加一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温双臂蒙头，呜咽着。）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灯光与音量由强至弱，由弱至强，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机械地。）二加二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大叫。）二加二等于四！（倒下。）等于四……等于四。四……（声音渐轻，睡着了。）

（警卫冲上来，将他踢醒。）

警卫 在你重复一千遍“二加二等于五”之前不准睡觉。

温斯顿 它不对，我不能重复它。二加二等于……

你必须重复。奥布兰同志送来这算盘让你练习计算。（放下一架每档只有四颗算盘珠的大算盘。）数吧，等你数到二加二等于五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了。（警卫下。）

温斯顿 一！一！一！一！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警卫突然上。）

警卫 你要用四颗算盘珠才能得出五，你数出五就可以睡觉。

（广播中传来朱莉娅温柔的声音。）

电幕声 没错，温斯顿，数吧。亲爱的，数吧，当你把四变为五时，你就可以睡了。要想睡太容易了，温斯顿，对了，太对了。亲爱的，数一数你的五颗算盘珠……跟我一起数。这边两颗加上那边两颗。一共是五颗。你看这多容易！二加二等于五。亲爱的，跟我一起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睡了。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声音渐隐，灯光渐暗。沉默。黑暗。停顿。）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在此之前，你编造了一个有关那三个叛国者的虚假的故事。你以为你有他们的一张照片。你还记得你编造这谎言的确切时刻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好！那么——刚才我给了你一架算盘。每档是五颗算盘珠。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温斯顿，这里是五颗算盘珠。你能看到这五颗算盘珠吗？

温斯顿 看到了。

奥布兰 我同意——这过程是艰难的。但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可能的？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我喜欢同你交谈，温斯顿。除了你的精神错乱之外你的想法与我相似。你还有任何要问的问题吗？

温斯顿 我可以问任何问题吗？

奥布兰 任何问题。

温斯顿 你们怎样处置朱丽娅的？

奥布兰 （微笑。）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她立刻毫无保留地背叛了你。同她的谈话是完美的——一个教科书的案例。我们甚至不用饿她。

温斯顿 你们对她用了酷刑？

奥布兰 不。酷刑的效果太短暂了。我们对她进行了再教育，适度地激发了她的积极性。

温斯顿 老大哥存在吗？

奥布兰 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化身。

温斯顿 他和我一样存在吗？

奥布兰 你不存在。

温斯顿 我认为，我存在。我出生了……我也将死去。

奥布兰 这无关紧要。老大哥存在。

温斯顿 老大哥会死去吗？

奥布兰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去？你还有问题吗？

温斯顿 兄弟会存在吗？

奥布兰 那是你永远无法知晓的，温斯顿。即使我们决定让你活着。那也是无底之谜。

温斯顿 101室里有什么东西？

奥布兰 你明白101室里的东西，温斯顿。真相在这儿。（伸出四指。）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五个！

奥布兰 （微笑地示意警卫。）给他食物。让他睡两小时。然后叫我。（暗场。）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你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学习——理解——坚信。你完成了学习。现在你该开始第二阶段了……当你再阅读戈斯坦的著作时，你是否真正学到了你过去不理解的任何东西？

温斯顿 你读过吗？

奥布兰 是我写的。

温斯顿 真的吗 — 怎么解释？

奥布兰 作为叙述，是的。作为程序，不是。我们的党是无法被推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的动机何在？我们为何要掌权？

温斯顿 你们统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奥布兰 这很愚蠢，温斯顿，很愚蠢。党独揽大权当然是为了党自己的利益。迫害的目标就是迫害。酷刑的目标是酷刑。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

温斯顿 你谈到了权力和永恒，但你总要衰老，你，奥布兰，也总要死去。

奥布兰 我只是一个细胞。党的生命是永恒的。温斯顿，一个人如何向另一个人行使他的权力呢？

温斯顿 让他受难。

奥布兰 千真万确。权力就是制造苦难…… 把人们的思想撕得粉碎，再把它们拼拢。你是否开始明白我们在创造何种世界？它将是一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随着自身完善而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向着更深苦难发展的进步。

温斯顿 你们的世界里就没有爱的容身之地？

奥布兰 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之外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家庭中没有妻女、父子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只有对党的忠诚，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艺术、文学和科学，只有掌握权力的陶醉感，只有胜利的兴奋和践踏敌人的激动。那就象一只脚踩着一张人脸 — 永远不变。我们可以一次次打败和羞辱那些异己分子，监控、陷害、逮捕、折磨、处决、失踪将永不停止。这就是我们正在建立的世界。一个胜利接着胜利的世界。你会接受它，温斯顿，欢迎它……与它成为一体。

温斯顿 (虚弱地。) 你们办不到。

奥布兰 什么？你说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绝无可能。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在仇恨与残忍之上建立起一种文明。它无法持久。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它会崩溃。它会自杀……

奥布兰 胡说！你以为仇恨比热爱更消耗生命，即便是，那也只是缩短了个人的生命，但党是长存的。

温斯顿 可你们终究会垮台！你们会溃败。生命将战胜你们。宇宙间某种精神或某种法则将战胜你们。

奥布兰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温斯顿 不。

奥布兰 那么打败我们的会是那种精神和法则？

温斯顿 我不知道，应该是人的精神，人类的精神。

奥布兰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遗憾，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你别指望后世为你平反，温斯顿。你不存在，没有记录，没有记忆，你在过去和将来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从未存在过。

温斯顿 我依然坚信人类的精神，高尚的精神将胜过谎言和残酷。

奥布兰 你真地认为你比我们高尚？

温斯顿 是的 — 我认为我自己是高尚的。

奥布兰 (奥布兰挥手示意，两黑衣警卫上。)

奥布兰 把他拖起来！(警卫拖起温斯顿。) 你？你高尚？你只是一具骷髅。你浑身发臭。你牙齿脱光。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这就是你守卫的人性和人类精神？



奥布兰  
(犹豫片刻，直起身拍着温斯顿的肩。)温斯顿，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回到党的怀抱。

暗场。

### 第十场

一年后，栗树咖啡馆。散放着几套木质的桌椅。后墙上挂有电幕。温斯顿独自坐在咖啡馆中喝咖啡，看报。桌上还摆着一幅棋盘。一位女侍在后面忙碌。

电幕声  
同志们，非洲战况依然危急。两个欧亚军团和一个东亚军团正在向刚果河口挺进。而守卫刚果河口，迎战虎狼之师的部队只有大洋国军队的一个军团。

(乐声起，塞姆上。)

温斯顿  
你好，塞姆。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们下棋？

塞姆  
让我先来一杯胜利咖啡。(他示意女侍。女侍端来了两杯胜利咖啡。)你对形势有何感想？

温斯顿  
我担忧，非常担忧。(把报纸递给塞姆。)看看地图。你自己看。  
(朱莉娅走了进来，坐在温斯顿对面的一张桌上。她胖了些，发间几丝灰白。女侍为她端来一杯咖啡。)

塞姆  
(放下报纸，看着棋盘。)你先走。

温斯顿  
好。(茫然的看着棋盘。)嗯……你觉得形势如何？

塞姆  
糟。很糟。(推开棋盘。)你现在的职位怎样？

温斯顿  
好。很好。薪水高了许多，工作很轻松，非常好。有时候我根本不用上班。

塞姆  
什么工作，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任职于一个委员会……一个分会。我们讨论，商谈事务；研究某种报告……等等……(他看着报纸。)非常糟糕，整个非洲。

塞姆  
再来杯咖啡？

温斯顿  
好。我想……(他欲找女侍，却一眼瞥见了朱莉娅。他凝视了片刻。)对不起，塞姆。(他起身走到朱莉娅的桌前。他一瘸一拐，小腹挺出。)

温斯顿  
你好，朱莉娅。(她直直地看着他。)是我，温斯顿。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很久没见到你了。

朱莉娅  
我见到过你。我常来这儿。不过我总坐在后面。今天我想坐得离电幕近些。我担心非洲的形势。

温斯顿  
是啊，我知道。情况很糟……朱莉娅……

朱莉娅  
我出卖了你，温斯顿。

温斯顿  
我也出卖了你。

朱莉娅  
(厌恶地扫了他一眼。)他们有时用某种东西来威胁你——某种你无法忍受的——想都不愿想的东西。

温斯顿  
是的，他们就是那样干的。

朱莉娅  
于是你会说：别折磨我——折磨他。

温斯顿  
(回忆着。)是的，别折磨我——折磨她。

朱莉娅  
事后你假装那不过是个蒙骗他们的手法，但那是自欺欺人。当时，你身不由己。你只能救自己，只能让别人承受。你不在乎别人受折磨。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温斯顿  
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朱莉娅  
然后，你对别人的感觉不再一样了。

温斯顿  
(悲哀。)对，你感觉不一样了。

朱莉娅  
(冷漠地。)我该走了。

温斯顿  
(言不由衷。)我们一定得见面，朱莉娅。

朱莉娅

（冷漠地。）是啊，我们一定得见面。

（乐声起，聚光灯照亮电幕。）

电幕声  
温斯顿

肃静，同志们。重要通知，全体起立，同志们，起立。（朱莉娅离去。）

再见，朱莉娅。（对塞姆。）哦，糟了，糟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刚果，怎么办……大洋国将面临威胁。（大声地。）你不明白首都也会沦陷吗？老大哥为什么还不行动？任何行动。任何行动！

塞姆  
温斯顿

为了胜利我们大家都会加倍努力。我们将夺回刚果。

你不明白我们会战败吗？我们会……

（军乐声起。）

电幕声

同志们，老大哥已亲临前线并接管了一切军事指挥权。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老大哥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咖啡馆外响起一阵欢呼声。遥遥传来整个首都欢呼的声浪。）欧亚军团和东亚军团被彻底打垮……五十万敌军被俘虏……在老大哥领导下，我们即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温斯顿

胜利！

电幕声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老大哥还在前线。

温斯顿

胜利！胜利！我无法相信！你听到了吗？老大哥带领着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在这危急时刻，他力挽狂澜，挽救了非洲，挽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温斯顿捂着双眼呜咽着。在隐约传来的整个城市欢庆声中。他松开双手凝视着电幕上的老大哥。）我过去从未想到，老大哥的笑容竟是那么温暖，那么慈祥。老大哥！

暗场

全剧终

二零零九年九月初稿于纽约

， 0pt 71.8pt; TEXT-INDENT: -71.8pt; LINE-HEIGHT: 150%”>温斯顿 那期《首都日报》  
将用纠正后的正确姓名，重新印刷新版。所有那期的旧版一律销毁。我们也得将这份通知抛入焚烧炉……销毁它。于是人世间将绝无任何威瑟斯曾经存在过的纪录。

朱莉娅

但你知道他存在过。

温斯顿

我不知道他存在过。

朱莉娅

可你刚才在说……

温斯顿

同志，你知道双重思想这个词吗？

朱莉娅

知道吧……

温斯顿

你必须使用双重思想。所有优秀的忠诚党员都能够使用双重思想。我能够。你也必须能够。

朱莉娅

可是为什么要改变纪录呢？

温斯顿

你知道党的口号：“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朱莉娅

我不知道它有何意义。我觉得它并没有任何……就象其他口号（点着墙上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温斯顿

它当然有含义。我们真理部在这儿的工作就是实施这条口号。（忍不住地大叫。）我们控制过去！

（灯亮起。）

电幕声

注意，同志们！注意，现在是两分钟仇恨会时间。两分钟仇恨会即将开始！

（帕森斯和塞姆冲了进来。）

帕森斯

仇恨会时间到了，温斯顿。

温斯顿

我知道。

朱莉娅

我们去哪儿？

温斯顿

这儿。

（警卫、女秘书、女招待上，众人搬出折椅在电幕前坐下。）

电幕声

大洋国的同志们，居住于北美、南美、澳洲的同志们，全体起立，请我们伟大领袖老大哥做最高指示。（乐声起。奥布兰悄悄上，在后排坐下，警卫站其身后。）

老大哥的声音 同志们，请跟我高呼：战争即和平！（停顿，众人重复。）自由即奴役！（停顿，众人重复。）无知即力量！（停顿，众人重复。）同志们，你们马上会听到无耻的戈斯坦的谎言，他的鬼影般的军队企图毁灭我们的幸福生活。同志们，听听他的谎言，然后向他表达你们的感受。

（顷刻的沉默，然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在他演说时，人们骂着“骗子！”“败类！”“罪犯！”“叛徒！”等等。）

戈斯坦的声音：朋友们……大洋国的国民们。我是伊曼纽·戈斯坦。你们过去的领袖和今天的朋友。我在继续为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解放以及你们的希望而战斗。我不是叛徒。我曾经是你们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天，我们转入了地下斗争……有时在流亡……为了你们的解放我们决不停止斗争。老大哥背叛了你们。他篡夺了你们的权利和财富，他是独裁血腥的暴君。他用谎言欺骗你们。他吹嘘幸福生活，却让人民受苦，在肉体 and 灵魂上迫害你们……（他的声音被被人们的嘘声、骂声和跺脚声淹没。）

帕森斯 （对屏幕吼叫。）白痴！白痴！白痴！老大哥让我们受苦！他说老大哥让我受苦，你睁眼看看我们今天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对着屏幕吼叫。）噢，你白痴！你白痴！你白痴！

温斯顿 叛徒！骗子！间谍！（人们在继续叫骂。）

戈斯坦的声音 记住，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记住过去。挣脱你们的锁链！解救你们自己！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朱莉娅尖叫着跳了起来，将手中的辞典砸向电幕。电幕声像骤然停止。沉默。）

帕森斯 你砸坏了它！

朱莉娅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恨他。我恨他！（她冲出门去。）

奥布兰 （站起，严峻地。）我们同志的精神可嘉，但大家被剥夺了四十七秒钟的仇恨时刻。明天我们补回。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工作。老大哥万岁。

暗场

## 第二场

次日，场景同前，帕森斯与温斯顿在办公室内，室内电幕尚未修复。

帕森斯 温斯顿，昨天，你瞧见朱莉娅那姑娘了吗？哇！太棒了！我以为她要冲上屏幕去掐住戈斯坦的喉咙。真厉害！

温斯顿 她是一名思想警察。

帕森斯 思想警察！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怎么知道？

温斯顿 她一直在监视我。好几个星期了。一个月前我见她在梅斯大厅里盯着我。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

帕森斯 那并不说明……

温斯顿 不止一次了，上星期我在无产者区看到她在街对面盯着我。我去上班时还在公车上看到她。……在社区仇恨会上她站在我身边……在食堂里她坐在我一旁。不管我去哪儿，她都会出现。

帕森斯 那又怎样？

温斯顿 除了思想警察还有别的原因吗？从今天开始她就在我身旁办公。为什么？我干了什么？

帕森斯 那么，当然……不管怎样——鲍勃·威瑟斯……

温斯顿 他是个非人。

帕森斯 是的。作为一名思想罪犯，他被蒸发了。在你身旁工作了十八个月之后。

你在说什么？

帕森斯 没什么，温斯顿。我们不仅是同事，我们还是邻居。我知道你是个好党员。

温斯顿 是吗？

帕森斯 我只是说你应当觉察到他的问题。

温斯顿 我们上班时从不交谈。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帕森斯 没有理由，温斯顿，凭直觉你应该知道。我是知道的。是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他的。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的。我发现了他脸部犯罪。我看到他从不嘘骂戈斯坦，脸上毫无愤怒的表情。

温斯顿 结果怎样？

帕森斯 他供认了一切。

温斯顿 他当然会供认。他甚至有恐高症。有一天我见他只是看着窗外就脸色发白……那窗户还是关着的。

帕森斯 你觉得那是害怕？那么，你觉得他无罪？

温斯顿 他当然有罪。但是知道他有恐高症，所以要让他认罪很容易。我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思想罪犯，他们用密探盯着我……我什么都会供认！

帕森斯 我想是的。你觉得吗，这里出了问题……，哦，电幕坏了。昨天就坏了，难以想象！这是我第一次待在一个没有电幕监控的地方。

（朱莉娅上，她似乎忘却了前一日的情绪失控，完全恢复了原先的矜持与平静。）

温斯顿 （对帕森斯。）对呀，没有它觉得奇怪。

帕森斯 好了，我该去我的新岗位报到了。这是提拔，温斯顿。我去仇恨部协助组织仇恨时刻。（对朱莉娅。）同志，好姑娘！你精神可嘉！好极了。（下。）

温斯顿 同志，我们是否继续讨论新语的词汇问题？

朱莉娅 好啊。你能再解释一下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 没问题，同志。（停顿。）要不，等塞姆同志回来，他马上就到，他会解释得比我更清楚。塞姆正在编撰第十一版新语辞典。

朱莉娅 对不起，我太无知了。

温斯顿 我不认为你无知。你很聪敏，非常聪敏。

朱莉娅 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狡猾”更确切。

（塞姆上，双手捧着一本巨型的新书。）

塞姆 啊，是你们两位同志。

温斯顿 你好，塞姆。塞姆同志，这是朱莉娅同志。

塞姆 啊，是的！噢，你就是那位投掷辞典的同志。有远见！同志，精神可嘉。也许，稍有一点歇斯底里，但无论如何，态度正确。我只用一个新语词汇来表达：思想过硬！

温斯顿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同志。

塞姆 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

温斯顿 朱莉娅同志一直在文艺司工作，他们那里仍然在使用标准语。而在这儿，她必须懂得新语。可她不懂。

塞姆 确实如此，是的。我们正在做语言的最后形态……这将会是人类使用的唯一语言形态。

朱莉娅 这项工作必须创造许多新词。

塞姆 啊呀！嗯，我们不创造词汇，我们销毁它们……成百成千地销毁它们……每一天。

朱莉娅 销毁它们？

塞姆 我们简化语言。第十一版的新语辞典不收录任何在2050年前会被淘汰的词语。

朱莉娅 你们真地销毁词语吗？

塞姆 确是如此，是的。销毁词语 — 一项审美行为。销毁词语绝对是控制思想的最佳方式。当然，动词和形容词最容易销毁……还有，嗯，名词也是。

朱莉娅 如何来销毁呢？

塞姆 用一个词来替代它的反义词。

朱莉娅 那么，你必须……我是说，就说“好”这词吧。

塞姆 没问题，就说“好”这词。哪一个词来能替代“坏”呢？“非好”就可以……事实上，它更好，因为它是确切的反义词。

朱莉娅 （感兴趣。）那么“较好”和“最好”呢？

塞姆 嗯？怎么说？

朱莉娅 好……较好……最好！

塞姆 我们只说“加好”或者“加加好”。很简洁，对吗？最后好与坏的含义将只需一个词来涵盖。明白它的美学意义了？（朱莉娅和温斯顿都默默地点头。塞姆扫视了两人一眼。）当然，这是老大哥的原创思想。

朱莉娅 你似乎让人觉得这种简化语言最终被简化得使人难于思考。

塞姆 精确！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击败戈斯坦。新语是唯一一种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为什么，新语的宗旨就是限制思考的范围。

朱莉娅 可是，那又为何能够抵制戈斯坦，或者是抵制思想犯罪呢？

塞姆 为什么呢，因为最终新语使得思想犯罪在语言上不可能，没有了思想犯罪的词汇。

朱莉娅 没有词汇？

塞姆 是的，就拿戈斯坦的“人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邪说为例，此类话语是不可能收入新语词汇的。何以如此，在语义上你能找到的近义词的只有一个：思想犯罪。你懂吗，不懂，你呢，温斯顿？（温斯顿木然地点头。）到2050年之际，当人类只使用新语时，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谈话。

温斯顿 无产阶级除外。

塞姆 是的……所有旧语的现实知识将在2050前被销毁。甚至包括文学！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将只存在于新语之中。（自豪地。）这正是我现在的工作。

朱莉娅 但是——它们的人文意义呢？

塞姆 人文意义？噢，那将变得极为不同。

朱莉娅 那是为什么？

塞姆 正统性。

朱莉娅 正统性？为什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将来是不会有思想的。

塞姆 不，当然是！正统性就是没有思想——无须思想。（朱莉娅忧心忡忡地皱着眉头。塞姆将那本巨型辞典放在她桌前。）你看吧，同志……有问题问我。

朱莉娅 谢谢你。

塞姆 温斯顿，今天下午你去绞刑公审会吗？

温斯顿 我会去的。（塞姆下。）

（对朱莉娅。）现在你理解新语了吗？

朱莉娅 是……我是指，不！我理解词汇了。

温斯顿 怎样呢？

朱莉娅 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为什么？

温斯顿 噢？

朱莉娅 哦，我没法解释。我压根就不应该担任这项工作。

温斯顿 你要我怎样解释？

朱莉娅 怎样？不用再解释了。我……我觉得……这好像是说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如果二加二是等于五呢？

朱莉娅 （几乎流泪。）你相信吗？

温斯顿 （愤怒迸发。）你想让我犯思想罪，对吗？或者犯言论罪。你就可以告发我。你以我为我是个傻瓜！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名思想警察！

朱莉娅 （惊恐。）啊？不是！

温斯顿 你想要什么罪证？你可以陷害我，你可以编造我说的话。（指着电幕。）电幕坏了。是你干的。你干吗还要继续这愚蠢的把戏？

朱莉娅 别把我想成那样的人，求求你！

温斯顿 你想要我说什么？我说。  
朱莉娅 我不是一名思想警察。  
温斯顿 那你这一个月来为何一直监视我？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为什么突然来这里工作？  
朱莉娅 我……我……  
温斯顿 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盯梢我…… 监视我……窥测我。我曾经决定要杀了你。但那又能怎样？他们会知道是谁干的。  
朱莉娅 我不是……  
温斯顿 （揪住她双肩，大吼。）那你干吗盯梢我？  
朱莉娅 （崩溃了。呜咽流泪。温斯顿呆住了。奥布兰带着警卫突然上场。）  
奥布兰 怎么回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温斯顿 （看着神色惊恐，满脸泪水的朱莉娅，顷刻的沉默。）奥布兰同志，你给我派了一个傻瓜。请调走她。她不行。  
奥布兰 你认为朱莉娅同志不是一个好党员？  
温斯顿 不，奥布兰同志。她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但她……她总是出错。在标点符号上反复出错。连错三次！  
奥布兰 温斯顿同志，我现在要说的话用新语是无法表达的，但我还是想借用几个旧语的词汇……除了愤怒，你要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关切。我相信朱莉娅同志会掌握的。  
（对警卫。）这个电幕为什么还未修理？立刻修复。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立刻修复。（奥布兰与警卫下。）  
（朱莉娅与温斯顿相互注视。朱莉娅突然抓住了温斯顿的双手，塞了个纸团给他，然后快步离去。温斯顿瞥了一眼手心中的纸条，惊恐而茫然地环顾四周。）

暗场

### 第三场

林间空地。五月的夕阳透过斑斓的树影照着满地盛开的蓝铃花；树林深处传来斑鸠咕咕的叫声。朱莉娅沿着林间小径走上，身后跟着温斯顿。

朱莉娅 我们到了，这里没有耳目。  
温斯顿 没人监听我们？  
朱莉娅 这树林深处只有我们俩。  
温斯顿 （握住朱莉娅的双手。）真的？  
朱莉娅 真的。（停顿。）谢谢你救了我。  
温斯顿 你真美。  
朱莉娅 你骗了他。  
温斯顿 你那么娇小，像个孩子。  
朱莉娅 你保护了我。  
温斯顿 你哭得那么伤心。  
朱莉娅 我是个思想罪犯。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温斯顿 因为，朱莉娅，我也相信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朱莉娅 哦，温斯顿！（紧紧地搂着他。）  
温斯顿 朱莉娅，朱莉娅，你干吗看上我？你干吗喜欢我？我无能、又丑又老……  
朱莉娅 我不觉得。  
温斯顿 你那么年青，那么美，你干吗找我，朱莉娅？  
朱莉娅 你的面容；你的眼神。一眼就能认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恨这个党，和我一样的痛苦。只看你一眼，我就明白了。  
温斯顿 我三十九岁了，还有一个分居十年无法摆脱的老婆……

朱莉娅 我不在乎。（她倒在他怀里。）亲爱的，你干吗把我当成思想警察？

温斯顿 你的外表和行为……

朱莉娅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高呼口号、挥舞旗帜、游行、标语、告发、检举……

温斯顿 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朱莉娅 去他妈的，我痛恨党的一切，但我行事很巧妙。我总是痛骂戈斯坦……每周三个晚上青年团活动……周六去少年侦察队辅导；在游行队伍中，我总扛着一面大旗；所以我的形象很健康，很积极。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你老婆是什么样的？

温斯顿 她，用新语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思想过硬”。我们在一起时，只要我稍不留心，她会随时向思想警察检举告发我。

朱莉娅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知道得很多。

（两人亲吻。暮色渐临。）

温斯顿 你以前来过这儿？

朱莉娅 来过好多次。

温斯顿 跟那些内党官员？

朱莉娅 不，跟别人。我讨厌内党那些畜牲，别看他们装得神圣道德，净是糟蹋女孩的色狼，专干下流齷齪的勾当。我十六岁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个六十多岁的内党大官，仁爱部的部长。他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把我按在沙发上，他咬我，我流了一滩血。他最喜欢弄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后来他自杀了，内党组织里狗咬狗。

温斯顿 他们自己纵欲，可却要求我们禁欲，因为性爱使他们无法控制大众……而大众的性压抑能够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朱莉娅 做爱时，你耗去你的能量，你感到愉快，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忍受你这种感觉。要是内心愉快，什么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谁会为这些垃圾激动？所以，我不要纯洁，他们越不让我开心，我就越要开心……

（朱莉娅扯去衣裤，裸出丰满的身子，她扑到他怀里，猛烈地亲吻他。温斯顿翻身将她压在草地上，灯光渐暗。俩人喘息声起。）

温斯顿 朱莉娅，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懂吗？

朱莉娅 懂，我懂。

温斯顿 什么纯洁无瑕、什么素质修养，这是个邪恶腐烂的社会，我不想看到任何德行，我就要入骨的堕落。

朱莉娅 亲爱的，我就是你要的，我就是入骨的堕落。

温斯顿 （温斯顿大动。）你喜欢这样吗，不光跟我，（叫着。）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吗？

朱莉娅 （颤声叫着。）喜欢，我喜欢，（尖叫。）我喜欢——

暗场。

#### 第四场

数月后，胜利大厦内温斯顿的卧房。墙上挂着电幕。温斯顿正背对电幕写日记。

电幕声 同志，你说你热爱党，热爱老大哥，你怎会成为思想罪犯呢？

要警惕啊，我们社会中处处隐藏着戈斯坦特务和海内外敌对势力，他们无时无刻地拉拢你，毒化你的思想。他们无时无刻地企图摧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他们是谁呢？（轻轻的敲门声。温斯顿跳起来冲出卧室去开门。）他们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同事，甚至你的邻居。

（温斯顿与朱莉娅上。温斯顿一把她拖到电幕视角外的角落里。）

温斯顿 待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你。你来这儿干吗？

朱莉娅 来看看你。

温斯顿 在电幕的监视下？哦，朱莉娅……朱莉娅。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

朱莉娅 他们无法每时每刻监视每一个人，对吗？

难说。如果他们看到你进来，我们就完了。

朱莉娅 亲爱的，我太想你了。

温斯顿 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我俩……

朱莉娅 别说了，求求你。我知道这是场赌博。别生气，吻我。求求你。

温斯顿 （快速地吻她。）噢，朱莉娅！走廊里有人看到你吗？

朱莉娅 大家都在听宣传广播呢。只有一个孩子看到了我。

温斯顿 帕森斯家的那小子？

朱莉娅 谁是帕森斯？

温斯顿 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人。你见过她。她是我的邻居，就住走道对门。

朱莉娅 对不起……可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温斯顿 那就快说。你必须在警卫们实施街道戒严之前离开。什么消息？

朱莉娅 我们可以结婚！

温斯顿 什么！不可能。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这种结婚必须经过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朱莉娅 我不在乎结婚，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为这事，我找过奥布兰。

温斯顿 （震惊。）什么？

朱莉娅 他告诉我找谁联系。

温斯顿 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女人。你干吗要告诉他？（疯狂的环顾四周。）这下我们俩都完了。

朱莉娅 （害怕地。）别那么说，我救了你们。

温斯顿 噢，你这个傻瓜。奥布兰心黑手辣。他是内党。

朱莉娅 奥布兰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

温斯顿 你凭什么相信他？

朱莉娅 因为这是事实。你说，是谁把我调到档案司跟你一起工作？

温斯顿 是奥布兰？

朱莉娅 当然是他。

温斯顿 这么说，他也是……个反抗者？

朱莉娅 那倒不是，他是内党官员。但他很理解人。

温斯顿 朱莉娅，你能肯定？

朱莉娅 我认识他多年了。他帮过我许多忙。

温斯顿 （讥讽。）你很幸运，有个内党的朋友。

朱莉娅 这难道不好吗？

温斯顿 （一语双关。）好。

朱莉娅 他会帮助我们。

温斯顿 你觉得他会帮助我们？他值得信赖？这太危险……

朱莉娅 那你信任我吗？

温斯顿 我当然信任你。

朱莉娅 那我们就一起生活。

温斯顿 但我们必须小心，这很危险。

朱莉娅 我们得找个地方住一起。

温斯顿 我有个地方，朱莉娅，我找到一个地方。在无产者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有个房间……一个可爱的小房间。我租下了它。下星期我们就可以搬进去。

朱莉娅 （猛地搂住他。）哇！太好了。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亲爱的，你还生我气吗？

温斯顿 好了，吻我，亲爱的，快！你快走吧。

朱莉娅 你开心吗？你很紧张，出了什么事？

温斯顿 没什么，真的。（从大衣内袋中摸出一页撕下的报纸。）

朱莉娅 这是什么，温斯顿？这是一张照片。他们是谁？

温斯顿 是当年的革命领袖。这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还有戈斯坦和老大哥。

朱莉娅 我想起来了！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分子，对吗？我在历史书中读到过。1970年的大清洗中他们被控罪，然后被蒸发了。

温斯顿 戈斯坦逃亡了。

朱莉娅 只剩下老大哥。那么，他们怎样了？

温斯顿 1970年之后他们没有蒸发，只是被监控。我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一次，几个伤残的老人坐在那里——喝着胜利咖啡——老泪纵横。我记得那个日子。

(电幕里传来一曲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那儿，我们躺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旁。

朱莉娅 后来呢？

温斯顿 1975年他们又被逮捕控罪，随后就被蒸发了。他们的罪名是投敌叛国，某月某日在东亚国某地秘密聚会，向敌方提供情报。

朱莉娅 你干吗这么激动？

温斯顿 你没看报纸上提到的他们密谋的那个日期，而那天正是我看到他们在栗树咖啡馆的日子。这就是说所有的控罪都是谎言，因为那天他们根本就不在东亚国，就在这个城市的咖啡馆里。

朱莉娅 你从哪儿弄到这报纸？

温斯顿 今天上午在我桌上，误夹在一迭剪报中。

朱莉娅 你为何不立刻销毁它？

温斯顿 我做不到，朱莉娅。这是证据——它证实了整个历史是怎样被篡改的。

朱莉娅 可是，温斯顿……这就是你的工作。过去有何重要？重要的是未来。

温斯顿 历史被阉割了。所有的记录被毁灭或篡改……所有的书籍被改写。我们对革命前的岁月已一无所知。我参与了伪造历史，但我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从未拿到证据来证明这一伪造。(挥动着报纸。)而这就是证据！证据！

朱莉娅 你必须销毁它，温斯顿。

温斯顿 你说得对。但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朱莉娅 自由，自由，自由是什么，温斯顿？也许是对的……也许自由就是奴役。

温斯顿 不！自由就是具有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是其他自由的前提。

朱莉娅 我爱你，亲爱的。可我不理解你。

温斯顿 你对党的痛恨是因为党剥夺了你的自由。比如我们同居。

朱莉娅 可现在我们同居了。

温斯顿 是的。

朱莉娅 所以现在我不痛恨了……你干吗还这样痛恨？

温斯顿 我不知道……你必须走了，亲爱的(他急促地吻着她。)

(突然，有人砸门，接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克拉克握着一支木枪冲了进来。)

克拉克 举起手来！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你房间里藏着一个女人！我要蒸发你！送你去劳改队。(帕森斯上。)

帕森斯 克拉克，不许乱叫。你是个优秀的少侦队员，但你不可以那样对待温斯顿同志。

(对温斯顿。)对不起，你知道孩子们什么样子。克拉克只有十一岁，在少年侦察队的教育下……

克拉克 (对着温斯顿的脸尖叫。)戈斯坦！

帕森斯 他有个玩具耳机可以插在钥匙孔里窃听。只是个玩具，但效果很好。(朱莉娅悄悄离去。)嗯……我们发现你房间里藏了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党员，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温斯顿 我知道。

帕森斯 我必须告发你们。

温斯顿 我明白。

帕森斯 难以置信。温斯顿，我一直认为你的党性很强，想不到……(欲下。)没法子，这是我的责任。

温斯顿 (急中生智。) 帕森斯!

帕森斯 (转头。) 怎样?

温斯顿 她是一位思想警察。

帕森斯 天哪。幸亏你提醒。我得赶快去报告，如果落在她后面就糟了。

我毕竟是你的邻居。

温斯顿 她监视的不是我。

帕森斯 什么? 那么是谁?

温斯顿 是你。

帕森斯 是我!

温斯顿 她就是来讯问我你的情况，她要我回答你是否犯有脸部表情罪。

帕森斯 哦，亲爱的……她怎么可以? 哦，这太可怕了! 温斯顿，我是你的邻居。你了解我。

温斯顿 是啊，帕森斯——我了解你。

帕森斯 我一生都是个忠诚的党员。小时候，我年龄不到就加入了少年侦察队，十岁那年我的照片作为少年英雄登在时报上，因为我向思想警察告发了我的亲叔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该怎么办? ……你跟她说了什么?

温斯顿 我告诉她，你是个好党员，一个思想过硬的党员，对老大哥无比忠诚，无比热爱。

帕森斯 我热爱他，我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想我说服了她。但这事，我一字也不再提起，不管是谁。

帕森斯 对，对! 对! 一字不提。

温斯顿 你赶紧回去。还有朱莉娅问起你是否教唆你儿子对其他党员胡作非为?

帕森斯 我会教训他，温斯顿。这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下。)

电幕声

……同志们，如何识别思想罪犯呢?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识别脸部犯罪。对待戈斯坦分子的表情是否仇恨? 对待老大哥和内党成员的表情是否热爱? 同志们，脸部犯罪就是思想犯罪。发现戈斯坦分子就立刻向附近的思想警察举报。思想警察的直升飞机会立刻赶到。同志们……

暗场。

## 第五场

一周后，旧货店楼上卧房，房内显眼处就是没有电幕，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是一座老教堂。房间另一边有一扇能看到楼下后院的大窗。

(窗外传来一位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门开了，温斯顿和朱莉娅走了进来。)

温斯顿 (对门外。) 谢谢你，查林顿先生。

门外声 别客气。谢谢你们的光临。(温斯顿把门关上。)

朱莉娅 (环顾四周。) 太棒了，亲爱的! 这是我们的房间。

温斯顿 不错，真不错。

朱莉娅 哇，没有电幕! 没有电幕!

温斯顿 确实没有电幕。

朱莉娅 也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温斯顿 没有老大哥的相片。

朱莉娅 温斯顿，这不是太棒了吗！

温斯顿 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

朱莉娅 （看着窗外。）噢，是她在院子了唱歌。

温斯顿 谁？（也来到窗前。）

朱莉娅 这个洗衣妇。你瞧她洗了多少衣服。

温斯顿 这女人真壮实，她洗了那么多尿布。

朱莉娅 这位查林顿先生的房里没有电幕也没有老大哥相片，什么意思，

温斯顿 我觉得奇怪。那老头说一直没装，那东西太贵，他觉着没必要装。

朱莉娅 也许这老头也痛恨我们的党？我爷爷当年也是那样，我八岁时，他就被蒸发了。你为什么痛恨党？起因是什么？

温斯顿 很难解释。因为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党说的五或七。因为过去人们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

朱莉娅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起革命前的生活，他很怀念。温斯顿，你真地认为过去日子比现在好？

温斯顿 毫无疑问！那时候思想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朋友同事、家庭亲情……

朱莉娅 革命爆发那年你几岁？

温斯顿 六岁，也许七岁。

朱莉娅 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就像……

朱莉娅 哇，一只老鼠！

温斯顿 什么？

朱莉娅 一只老鼠。

温斯顿 （浑身颤抖。）别说了！

朱莉娅 我会堵上那个洞。它就再也钻不进来。我讨厌老鼠。

温斯顿 朱莉娅！

朱莉娅 对不起。你怎么啦，温斯顿？你在浑身发抖！

温斯顿 我无法忍受它们。不要听到那个词。（嗦嗦发抖。）

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恐怖，看到老鼠我就无法忍受。

朱莉娅 对不起，亲爱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

温斯顿 我妹妹的眼睛被老鼠咬瞎的。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那群老鼠吱吱的尖叫着……

朱莉娅 别说了，温斯顿，别说了……

温斯顿 好，不说了。（停顿片刻。）朱莉娅？你听说过那个秘密组织的秘密活动吗？那本书？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当然听说过。大家都听到过，我可不信。这全是党根据他们的需要编造的。

温斯顿 不，他们确实存在。

朱莉娅 你怎么知道？

温斯顿 昨天午餐时，奥布兰又跟我说起。

朱莉娅 我说昨天下午起你一直紧张，你在怀疑他。

温斯顿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了。他祝贺我工作上的成就。这是第三次了。他甚至邀请我到他的公寓去取最新版的新语辞典。

朱莉娅 你是说秘密活动存在？

温斯顿 毫无疑问！奥布兰是内党官员，他邀我去他家中不会只是为了一本辞典。

朱莉娅 这能证明什么？

温斯顿 他对我们俩的帮助不也是一种秘密活动吗？

朱莉娅 我不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帮助我们同居是一回事，反对党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他是个官员——内党……

温斯顿 内党党员。我知道！那对他更有利。我告诉你，朱莉娅，他的某种气质……他的眼神……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清楚。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

朱莉娅 这我能理解，我也是这样找到你的。（她吻他。）但我不相信什么兄弟会，什么反

抗运动，这太愚蠢，注定要失败的。

温斯顿

你认为我们应该去见他吗？

朱莉娅

你没法和党对抗，你只能躲着它。

温斯顿

我愿意加入这个反抗组织，你呢？

朱莉娅

除了掉脑袋，这种组织又有什么用呢？

温斯顿

我想我们这辈子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可以集聚起反抗的情绪——把人们凝聚起来，慢慢发展壮大，让下一代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朱莉娅

（*趴在他身上吻他。*）亲爱的，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温斯顿

（*抚摸着她。*）你不过是个腰部以下的反对派。

朱莉娅

如果你一定要加入那个组织，我就跟着你。亲爱的，我只是要和你在一起。

温斯顿

那我尽快与奥布兰联系。我们俩一块去见他。

（*院子里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望着窗外，温斯顿和朱莉娅相互注视着，久久的沉默。*）

温斯顿

劳苦大众是人类的希望。这个女人——和她们所有的人。我们不是。

朱莉娅

我们怎么不是？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挽着他的手臂。*）不！我们活着。（*她把他的手放在她丰满的胸脯上。*）。只要我们相爱。我们就活着。

温斯顿

我们已经死去。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我们没有过去……没有可以回顾的梦想。

朱莉娅

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梦想。

温斯顿

也许是的！可你是否想过，朱莉娅，趁为时未晚，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儿并永不相见？

朱莉娅

是的，亲爱的，我的确想过，但我不会这样做，不管怎样。

温斯顿

我们很幸运，但这事不会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形象健康纯洁。如果你离开我这种人，你可以多活五十年的岁月。

朱莉娅

不。你说的我都想过。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不要悲观，我们已活到了今天。

温斯顿

我们也许还会有半年的团聚——甚至一年——无从知晓。最终我们肯定会离别。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你明白吗，那时我们将会何等可怕的孤独？

朱莉娅

是的。

温斯顿

一旦他们抓住我们，你我再也无法相互帮助，无能为力。如果我认罪，他们将枪毙你……

朱莉娅

即使你拒绝认罪，他们照样枪毙我。

温斯顿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或不说什么，都救不了你。你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决不出卖对方。我们决不相互背叛……即使那样丝毫改变不了

我们的命运。

朱莉娅 你是说坦白认罪，我们会认罪，而且很快。人人都会认罪坦白。你很难顶住酷刑折磨。

温斯顿 认罪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情感与信念。朱莉娅，你说过，如果他们能够让我停止对你的爱——那将是我真正的背叛。

朱莉娅 *(顷刻的思考。)* 他们做不到……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让你说任何的一切——任何的一切——但没法让你相信它。他们没法进入你的内心。*(停顿。)* 对吗？

温斯顿 你说的对。他们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当你体验到坚守人性的价值，不管你的命运如何，你击败了他们。

朱莉娅 哦，亲爱的！亲爱的！那么我们已经赢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赢了。他们只有仇恨，我们却拥有爱情，只要我们爱着——我们就拥有胜利！  
*(温斯顿将她紧紧搂入怀中。)*

暗场

## 第六场

*数周后，奥布兰寓所客厅。室内陈设豪华舒适，奢侈典雅。门铃响，一便衣警卫上前开门，温斯顿和朱莉娅上。*

温斯顿 我们来见奥布兰同志。

警卫 他在等你们？

温斯顿 没有。不过，也许是。他让我们随时过来。

警卫 对不起，我能知道你们是——

温斯顿 这是朱莉娅同志，我叫温斯顿。

警卫 谢谢。你们请坐，我去通报奥布兰同志。*(便衣警卫下。)*

朱莉娅 这些豪华的东西哪儿来的？

温斯顿 我不知道。内党官员享受特权。

朱莉娅 瞧这沙发，跟我们的床一样大，真舒服，你试试，温斯顿。

温斯顿 别那样，朱莉娅！可别让奥布兰看到。

朱莉娅 瞧那香烟盒，真漂亮！

温斯顿 多好的不锈钢。

朱莉娅 那是银器。

温斯顿 银器？

朱莉娅 是啊，银盘、银烛台、银壶，那是过去的贵族们用的。

我真喜欢这银盒！

温斯顿 放回去，朱莉娅。

朱莉娅 你怎么啦，亲爱的？那么紧张，为什么？

温斯顿 也许……也许我错了。

朱莉娅 怎么错了？

温斯顿 也许我们不该来的。我真地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们一样。

朱莉娅 但这是他请你来的。

温斯顿 是的——来取一本辞典。我不明白……就为一本辞典？没有别的含义？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朱莉娅 *(耸肩。)* 那我们会被非人，会被蒸发。

温斯顿 *(惊骇。)* 别说那种话。

*奥布兰上，丝绸外衣，软拖鞋，持一烟斗。他来到客厅中央，顺手将墙上的电幕啪的关了。*

你把它关了？！

温斯顿 是的，我把它关了。我们内党党员有这个特权。（他直视着温斯顿良久。）很好……是我来说呢还是你来说？

奥布兰 我来说。电幕真的关闭了？

温斯顿 是的，一切都关闭了。没人监视我们。

奥布兰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因为我们相信某种地下活动……从事反抗活动的某种秘密组织——而你——你是他们的联系人。我……我们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为之工作。

温斯顿 我们反对这个党。

朱莉娅 我们反对它的纲领。

温斯顿 我们是思想罪犯。

朱莉娅 我们同居了。

温斯顿 我们告诉你这实情因为我们愿意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朱莉娅 如果你设下陷阱告发我们，我们也不会退缩。

温斯顿 （警卫上，端上三只水晶杯和一细颈瓶的红葡萄酒。）

奥布兰 不用紧张，警卫是我们自己人。（对警卫。）把酒放在桌子上。你坐下。

警卫 是，奥布兰同志。（警卫在一旁坐下。）

奥布兰 （斟酒。）不用恐慌，这不是鲜血。这叫红葡萄酒。你们听说过，毫无疑问，外党人士很少用过。现在不妨让我们先干一杯。（他站起。）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戈斯坦干杯！（温斯顿和朱莉娅一饮而尽，奥布兰只是抿了一口。）

温斯顿 那么，戈斯坦确有其人？

奥布兰 是的。他还活着。在何处？我不清楚。

温斯顿 那么秘密活动——地下组织呢？这是真实的？

朱莉娅 难道这不是思想警察编造的？

奥布兰 不，这是真实的。我们叫兄弟会。（他瞥了一眼他的手表。）关闭电幕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哪怕是内党党员。我们大约还有十二分钟。还有，你们不该一起来，这也是不智之举，加加不好。离开时，你们分开走。（对朱莉娅。）朱莉娅同志，待会你先走。（对温斯顿。）那么，现在你们准备做什么？

温斯顿 我们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奥布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杀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搞破坏活动……哪怕无辜者大量死亡？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里通外国来推翻这个党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来削弱党的力量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生都扮做仆佣或码头工人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如果我们下令，你们愿意自杀吗？

温斯顿 愿意。

奥布兰 你们俩愿意永远分离，天各一方吗？

朱莉娅 不！（停顿，奥布兰转脸看着朱莉娅。）

温斯顿 （沉默片刻，最后）不。

奥布兰 你们能实话实说，很好。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对朱莉娅，）你明白吗，即便他不死，他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面孔、头发、举止、甚至声音都会不同。还有你，你自己，我们的外科医生会让你改头换面，面目全非。我们有时会切掉你的一条腿或手臂。（停顿。）好。就这么定了。警卫，你可以去餐室了。我几分钟后得打开电幕，你走之前仔细记牢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

我可能见不到了。（警卫扫视着温斯顿和朱莉娅的脸庞，然后无声地走下。）你们大概想象兄弟会进行着大规模的地下串连——地室里秘密聚会——上街涂写标语——密码暗号接头。而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

温斯顿  
奥布兰

那么做什么？怎么做？

兄弟会成员相互无法确认，任何成员只了解少数几个人的身份。就是戈斯坦本人落到思想警察的手里，也交不出一份兄弟会成员的名单。没有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它是一种信念，那是坚不可摧的。支撑你的只有这种信念……你们为它工作，你们会被捕，你们会认罪，然后你们被处死。这就是你们可以预见到的唯一后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可能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已经死去！（温斯顿和朱莉娅交换着目光。）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但那个未来将有多远……也许一千年后。眼下，除了对人们进行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外，别无办法。我们无法集体行动。只能个通过个体的传播来扩展我们的思想。

温斯顿  
朱莉娅  
奥布兰

我们已经死去。

我们已经死去。

（看着手表，对朱莉娅，）你该走了，朱莉娅同志。等等，还有半瓶酒呢。（他斟满杯子。带着讥讽口气，）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为思想警察的昏庸无能？为老大哥的末日来临？为人性？为未来？

温斯顿  
奥布兰

（勇敢地。）为过去。

为过去！我明白你的意思。过去是最重要的。（三人一饮而尽。朱莉娅下。）你们有一个藏身之处？

温斯顿  
奥布兰  
温斯顿  
奥布兰

是的。

在哪里？

无产区一家旧货店的楼上。

你不该告诉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以后我们会给你另外安排住处。你们必须经常变动你们的藏身之处。另外，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你。

温斯顿  
奥布兰

戈斯坦的书？

是的。

温斯顿  
奥布兰

真有这书！？

是的，但要过几天才能拿到。这本书少之又少。你上班带公文包吗？

温斯顿  
奥布兰

这是常规。

什么样子？

温斯顿  
奥布兰

黑色的旧公文包，两根拎带。

你很快会在某日上午的工作时间收到一份通知，其中有一词印错。你必须要求重发这个通知。而随后一天的早晨，你把公文包留在家中。

温斯顿  
奥布兰

然后怎样？

那天会有人在街头拍拍你的手臂提醒你，“你的公文包掉了。”

在他给你的公文包里有一本戈斯坦的书。你要在十四天内归还此书……明白了吗？

温斯顿  
奥布兰

明白了。

（瞥了一眼手表。）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我们将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再次见面……

温斯顿  
奥布兰

（迟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

（赞同。）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口信？有什么问题？

温斯顿

（沉默片刻，）你知道一首古老的童谣吗？开头一句是：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奥布兰

（庄重地。）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快乐地，）你知道这首童谣？

奥布兰 是的——我知道这首童谣。现在，你该走了。我们会再次见面。

（两人在门口握手道别。）

暗场。

### 第七场

几周后，旧货店楼上房间。室内一角挂着一道布帘。

朱莉娅挎着她的帆布包上，她小心翼翼从包内取出咖啡、裙子等物。她打开咖啡罐，惬意地闻着。温斯顿上。

温斯顿 桔子和柠檬，圣克莱门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教堂的钟声，

（上前来吻着温斯顿，然后拿着裙子钻到布帘后面。）

温斯顿 你几时还我？老百利教堂的钟声，

朱莉娅 待我成了富翁，肖蒂奇教堂的钟声。

温斯顿 你去哪儿？等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朱莉娅 别偷看，我也要给你一个惊喜。

温斯顿 好香！什么东西？

朱莉娅 一个惊喜。

温斯顿 我闻到过这香味。什么东西？

朱莉娅 咖啡。真正的咖啡。它跟胜利咖啡完全不同，这香味！

温斯顿 这白色的呢？

朱莉娅 白糖。

温斯顿 啊，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喝过，在内党党员的家中。朱莉娅，这是内党官员们的食品，你从哪儿弄来的？

朱莉娅 黑市上卖的。

温斯顿 你太冒险了，如果被巡逻队抓住，那可就糟了。

朱莉娅 你难道不喜欢我带来的这个惊喜？

温斯顿 我太喜欢了。

朱莉娅 还有更大的惊喜呢。不许偷看。

温斯顿 看看我带来的惊喜，猜猜是什么？

朱莉娅 我不要猜，你快说！

温斯顿 这本戈斯坦的书！

朱莉娅 （不感兴趣。）哦，你拿到了。你读吧。

温斯顿 我们都得读，你是兄弟会成员，你也得读。

朱莉娅 你先读一段，我马上就好。

温斯顿 快出来，我们一起读。

朱莉娅 你先读，大声点，我听着呢。

温斯顿 还有比这更好的房间吗？能让人相信吗？没有电幕。没有老大哥。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看……自由地想。如果能这样天长地久……

朱莉娅 这是戈斯坦的话吗？

温斯顿 不，我的话，我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朱莉娅 你读吧，亲爱的。我就好了。

温斯顿 （读了起来。）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伊曼纽·戈斯坦著。

第一章，无知就是力量。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还有更多更细的分类，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过……（他放下书。）朱莉娅！就是这本书。

朱莉娅 你不是在读吗？

我还是没法相信。我简直读不下去。我要一口气把它读完。我太激动了。

朱莉娅 从当中读起，温斯顿，如果当中精彩，再从头开始。省得浪费时间。

温斯顿 也许你说得对。（*翻倒书的中间。*）第三章：战争就是和平。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可预见世界将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此后，这三个超级大国则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直如此……现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根据“双重思想”的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最高领导们既承认又否认）是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的根本行为是毁灭人类劳动的产品。战争是摧毁物质的有效方式，以免人民大众因长期的安逸生活而变得聪明智慧，只要战争在继续，人民就会继续安分守己、愚昧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一词，就变得令人费解。这就是党的口号的内在含义：战争就是和平！（*放下书。*）朱莉娅，你听到了吗？

朱莉娅 听到了，亲爱的。

温斯顿 说得太对了。难以置信！

朱莉娅 什么难以置信，你平时一直说着这些话。

温斯顿 关键是这些话被写了下来。这证明别人有着我同样的信念。

我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当然没有疯狂。

温斯顿 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即便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你也没有疯狂。

朱莉娅 你说得比戈斯坦还棒。

温斯顿 你快过来，我们俩一起读。

朱莉娅 好了，你闭上眼睛。闭上了吗？（*朱莉娅从布帘后走了出来，丝带系着长发，抹了口红粉底，高跟鞋和长裙。*）

温斯顿 朱莉娅！你太美了！

朱莉娅 温斯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你是我的男人……我的丈夫。（*她抱着温斯顿。*）一条真正的裙子。

温斯顿 是啊，亲爱的，好漂亮的裙子。

朱莉娅 我穿了好看吗？

温斯顿 我太爱你了。

朱莉娅 那你跟我说说。（*拉着他。*）

温斯顿 让我们先来读吧，这书我得按时归还。

朱莉娅 你先读，我去煮咖啡。（*下。*）

温斯顿 有史以来，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

朱莉娅 （*幕后。*）这段你读过了！

温斯顿 （*翻了一页。*）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与上等阶层交换他们的位置。……统治集团下台的方式有四种：其一，它被外部力量所征服，其二，它的统治效率低下而激起大众的反抗，其三，它使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其四：它丧失了对于统治的自信和意愿……（*朱莉娅上，她打断他。*）

朱莉娅 温斯顿，你觉得我的腿好看吗？

温斯顿 朱莉娅，你还要听吗？

朱莉娅 我在听呀，咖啡好了，我把它端来，你接着读。

温斯顿 即使最细微的政治异见也不能容忍。一个党员从生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控之下。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也无法确信他是否真地独处。他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受到监控。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个人情感，要永远保持热情，保持着对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的强烈仇恨。

朱莉娅 （*端咖啡上。*）加糖吗？

温斯顿 当然。（*接过朱莉娅递给他的的咖啡。*）哇，美味！这味道太妙了。

朱莉娅 还有人喜欢加奶。

温斯顿 (拿起书来接着朗读。)甚至统治我们的政府的四个部门都厚颜无耻地蓄意混淆事实。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  
(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这只是无望的幻想，  
恰如一天四月的时光，  
但那一眼一语激起的梦啊，  
已让我的心儿迷离游荡。

温斯顿

她唱个不停，我怎么读啊？

朱莉娅

(生气。)你自己要读，我没让你再读啊！

温斯顿

(吃惊。)朱莉娅！

朱莉娅

我穿了裙子，我煮了咖啡，就这么一回，我想做个妻子，做个真正的女人，不是党员，不是地下反抗者。只想做一个让丈夫快乐的妻子，可你不停地读那破书！你不爱我！

温斯顿

(放开书。抱着她。)千万别那么说！亲爱的！我当然爱你，永远爱你！

(窗外传来洗衣妇的歌声。)

他们说时间愈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早晚都会遗忘，  
但昔日的欢笑和泪水啊，  
总让我的心弦苦苦吟唱。

朱莉娅

温斯顿，(停顿。吻着他。)你想读你就读吧。

温斯顿

回头再读。我已经理解“如何”只是不理解“为何”。但我已经明白必然的结论。什么结论？

朱莉娅

(指着窗外。)在那儿。

温斯顿

洗衣妇？

朱莉娅

嗯。如果还有希望，任何希望，都在劳苦大众身上。

温斯顿

不过，除非他们觉醒，否则他们是永远不会反抗的；当然，除非他们反抗，不然他们也不会觉醒。

朱莉娅

我不知道她将怎样生存。

温斯顿

想想她吧，朱莉娅，生养孩子让那女人的身躯变得那般粗壮……为了养活孩子她日夜辛苦操劳。她真漂亮！

朱莉娅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宽。

温斯顿

那是她独特的美。(温斯顿揽着朱莉娅的腰。)你没看到吗，朱莉娅？在这个世界上，欧亚国，东亚国和大洋国，多少象她这样的劳苦大众生养着孩子……边洗边唱。大众唱歌，鸟儿唱歌，只有党是不唱歌的。朱莉娅，劳苦大众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已经死去。

朱莉娅

我们已经死去。  
(突然，室内响起电幕声。)

电幕声

你们已经死去！  
(那幅教堂的油画摔在地板上，露出墙上的电幕和老大哥的相片。温斯顿和朱莉娅惊骇之极。)

朱莉娅

在油画的后面。

电幕声

在油画的后面。原地站住，不许动。

温斯顿

房子被包围了。

电幕声

房子被包围了。双手抱在脑后，不许挪动。

朱莉娅

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

电幕声

也许你们该说再见了。干嘛不说这最后一句“这支蜡烛照着你们睡觉，这把斧头把你们脑袋剁掉。”

(两个黑衣警卫闯进房间。)

暗场

## 第八场

仁爱部内一室。墙上挂着老大哥肖像，相片下方为一条长椅。

塞姆坐长凳的一头。两警卫拖温斯顿上。温斯顿被推搡到地，警卫离去。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你也进来了，塞姆？  
塞姆 滑稽，你会这样。我以为是你出卖了我。  
温斯顿 你什么罪名？  
塞姆 我还真不知道。  
温斯顿 只有一条罪名。  
塞姆 当然喽。思想罪。  
温斯顿 你犯罪了？  
塞姆 还用问嘛。  
温斯顿 你不知道？  
塞姆 我想也许是…… 辞典编完后，我一直在翻译诗歌，把基普林的诗篇译成新语。我们都称基普林为老大哥的吹鼓手，为了押韵，我在一行诗句的末尾留了“上帝”一词。没法改动…… 没有法子。  
温斯顿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塞姆 仁爱部。  
温斯顿 哪儿？  
塞姆 当然是仁爱部。  
温斯顿 我知道。在仁爱部哪个处？  
塞姆 在哪个处都是一个结局，你走在走廊里，他们朝你后脑勺开枪。  
温斯顿 你害怕吗？  
塞姆 不。我不害怕。当然，我不会去101室。我没干过那么坏的事！不，我真地不害怕。  
(两警卫架帕森斯上。警卫下。)  
温斯顿 是你！你怎么会进来？  
帕森斯 思想罪。(呜咽着。)你说他们会枪毙我吗？也许判个五年，甚至十年。我就出轨一次，他们不会枪毙我吧？  
温斯顿 你有罪吗？  
帕森斯 我当然有罪。党是不会逮捕无辜者的，对吗？(停顿。) 思想犯罪是多么阴险邪恶。你知道我是怎么失足的？在我睡梦中。没错，这是事实。我一直坚持党性，抵御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你知道我在梦中说什么？(耳语般。)“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是的，我是那样说的。在梦中一遍又一遍。  
温斯顿 谁告发了你？  
帕森斯 我儿子克拉克，少侦队员，从钥匙孔里听到的。还是个孩子，抓了我这个现行犯。够敏锐的吧。我为他骄傲。不管怎样，这是我培养的成果。  
警卫 塞姆。101室。  
塞姆 不是101室！[塞姆指着温斯顿，疯狂地哭叫。] 去101室不是我……是他…… 他散布了那么多反党言论。是他！不是我！  
[他倒地，抓住了凳脚。] 不去101室！不去101室！[一警卫踢他肋骨，两警卫架着塞姆下。塞姆继续叫喊着：] 不去101 — 不去101 —  
帕森斯 我要对法庭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那样他们就不会送我去101室，对吗？  
温斯顿 帕森斯，101室是什么？  
帕森斯 (恐惧地)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顿)我想我知道，但我不清楚。  
(一警卫叫“温斯顿”，温斯顿跳了起来，奥布兰和警卫上。)  
温斯顿 他们也抓了你！

奥布兰 (微笑)。温斯顿，他们很久前就抓了我。你是个明白人，温斯顿，不要欺骗自己。我告诉过你，你我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示意警卫。) 101室!

暗场

## 第九场

数月后，101室。

黑暗的舞台，一束光照着衣衫破烂蜷缩一团的温斯顿，口中呻吟着。警卫上。

警卫 站起来，温斯顿。站着!

温斯顿 不，不，让我蹲着吧。

(奥布兰从暗影中走出。)

奥布兰 别担心，温斯顿。现在你准备好了。我来救你。我会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温斯顿 好吧。

奥布兰 温斯顿，我是来找你麻烦的。

温斯顿 麻烦? 我已经供认了。

奥布兰 供认是宣传的需要。

温斯顿 可你们还不停地殴打我，几个星期不让我睡觉，用强光灯一直照着我。为什么?

奥布兰 你说过你喜欢没有黑暗的地方，对吗?

温斯顿 (停顿。) 是的。

奥布兰 你不理解。你供认的一切我们早已掌握，明白吗?

温斯顿 明白。

奥布兰 你患了精神狂乱症。你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你可

以被挽救，我们将挽救你。(喝斥) 站起来!(温斯顿无法站起，警卫将他拖起。) 应该这样，你必须一直站着思考问题。(亮出一页报纸和一张照片。) 你以为你见过琼斯、阿伦逊和鲁瑟福。你坚信这证明了他们不会犯下他们供认的罪行。

温斯顿 这是事实!

奥布兰 不，这不是事实。(他将报纸撕碎递给警卫。) 烧了它!(警卫下。) 你看，它不存在。你甚至看不到它被烧成了灰。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

温斯顿 它依然存在——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奥布兰 我不记得它。

温斯顿 双重思想! 你是个疯子。(顿。) 不。你……真不记得了，对吗?

奥布兰 背诵党控制过去的口号。

温斯顿 (服从地。) 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奥布兰 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何处还存在着过去?

温斯顿 没有。

奥布兰 那么过去在哪儿呢?

温斯顿 在档案记录中。

奥布兰 在记录和……?

温斯顿 思想中。在人类的记忆中。

奥布兰 而我们——党——控制着所有的记录和所有的记忆。所以我们控制着过去，对不对?

温斯顿 记忆是非自愿的。你无法控制。你控制不了我的记忆。

奥布兰 你没有控制你的记忆。你相信现实是客观的、永恒的。但现实并不存在，现实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

温斯顿 对，现实存在人类的思想中。

奥布兰 个人思想会犯错误，只有党的思想才永远正确。党坚持的事实才是事实。在你提高

思想觉悟之前你必须谦虚谨慎。（他伸出四指。）温斯顿，这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个。

奥布兰

党说这不是四，这是五……这是几？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摇头。）温斯顿，几个手指？

温斯顿

四。

奥布兰

你学得太慢，温斯顿，看来我们给你吃得太好。

温斯顿

我怎会睁眼说瞎话呢？二加二当然是四。

奥布兰

二加二有时是五。有时是三。你得抓紧学习。提高觉悟是不容易的。（他伸出四个手指。）这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温斯顿

（擦了擦眼睛。）四个。我想这是四个。如果是五个我会看到的。我希望能看到五个。

奥布兰

你想让我相信你会看到五个指头呢，还是你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温斯顿

我真地看到过五个指头。

奥布兰

温斯顿，现在你告诉我——我现在是几个手指？

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四个……五个……六个，实实在在地说，我不知道。

奥布兰

温斯顿，你的数学加加不好。你得重新学习，学好为止。（对警卫）。让他醒着。不许睡，不许吃。隔天给点水。他必须补课。

警卫

是。

奥布兰

（对温斯顿。）再见，温斯顿。（两人下。温斯顿跌坐在地。沉默良久。电幕声突然响起。）

电幕声

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三加一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温双臂蒙头，呜咽着。）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灯光与音量由强至弱，由弱至强，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跟我背诵，温斯顿。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

温斯顿

（机械地。）二加二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等于四。（大叫。）二加二等于四！（倒下。）等于四……等于四。四……（声音渐轻，睡着了。）（警卫冲上来，将他踢醒。）

警卫

在你重复一千遍“二加二等于五”之前不准睡觉。

温斯顿

它不对，我不能重复它。二加二等于……

警卫

你必须重复。奥布兰同志送来这算盘让你练习计算。（放下一架每档只有四颗算盘珠的大算盘。）数吧，等你数到二加二等于五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了。（警卫下。）

温斯顿

一！一！一！一！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警卫突然上。）

警卫

你要用四颗算盘珠才能得出五，你数出五就可以睡觉。

（广播中传来朱莉娅温柔的声音。）

电幕声

没错，温斯顿，数吧。亲爱的，数吧，当你把四变为五时，你就可以睡了。要想睡太容易了，温斯顿，对了，太对了。亲爱的，数一数你的五颗算盘珠……跟我一起数。这边两颗加上那边两颗。一共是五颗。你看这多容易！二加二等于五。亲爱的，跟我一起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睡了。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五……（声音渐隐，灯光渐暗。沉默。黑暗。停顿。）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

……在此之前，你编造了一个有关那三个叛国者的虚假的故事。你以为你有他们的一张照片。你还记得你编造这谎言的确切时刻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好！那么——刚才我给了你一架算盘。每档是五颗算盘珠。你还记得吗？

温斯顿

记得。

奥布兰

温斯顿，这里是五颗算盘珠。你能看到这五颗算盘珠吗？

看到了。

温斯顿：我同意——这过程是艰难的。但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可能的？

奥布兰：是的。

温斯顿：我喜欢同你交谈，温斯顿。除了你的精神错乱之外你的想法与我相似。你还有任何要问的问题吗？

奥布兰：我可以问任何问题吗？

温斯顿：任何问题。

奥布兰：你们怎样处置朱丽娅的？

温斯顿：（微笑。）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她立刻毫无保留地背叛了你。

奥布兰：同她的谈话是完美的——一个教科书的案例。我们甚至不用饿她。

温斯顿：你们对她用了酷刑？

奥布兰：不。酷刑的效果太短暂了。我们对她进行了再教育，适度地激发了她的积极性。

温斯顿：老大哥存在吗？

奥布兰：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化身。

温斯顿：他和我一样存在吗？

奥布兰：你不存在。

温斯顿：我认为，我存在。我出生了……我也将死去。

奥布兰：这无关紧要。老大哥存在。

温斯顿：老大哥会死去吗？

奥布兰：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去？你还有问题吗？

温斯顿：兄弟会存在吗？

奥布兰：那是你永远无法知晓的，温斯顿。即使我们决定让你活着。那也是无底之谜。

温斯顿：101室里有什么东西？

奥布兰：你明白101室里的东西，温斯顿。真相在这儿。（伸出四指。）

温斯顿：这是几个手指？

奥布兰：五个！

温斯顿：（微笑地示意警卫。）给他食物。让他睡两小时。然后叫我。

（暗场。）

（灯光亮起照着席地的温斯顿和椅子上的奥布兰。）

奥布兰：你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学习——理解——坚信。你完成了学习。现在你该开始第二阶段了……当你再阅读戈斯坦的著作时，你是否真正学到了你过去不理解的任何东西？

温斯顿：你读过吗？

奥布兰：是我写的。

温斯顿：真的吗——怎么解释？

奥布兰：作为叙述，是的。作为程序，不是。我们的党是无法被推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的动机何在？我们为何要掌权？

温斯顿：你们统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奥布兰：这很愚蠢，温斯顿，很愚蠢。党独揽大权当然是为了党自己的利益。迫害的目标就是迫害。酷刑的目标是酷刑。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

温斯顿：你谈到了权力和永恒，但你总要衰老，你，奥布兰，也总要死去。

奥布兰：我只是一个细胞。党的生命是永恒的。温斯顿，一个人如何向另一个人行使他的权力呢？

温斯顿：让他受难。

奥布兰：千真万确。权力就是制造苦难……把人们的思想撕得粉碎，再把它们拼拢。你是否开始明白我们在创造何种世界？它将是一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随着自身完善而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向着更深苦难发展的进步。

温斯顿：你们的世界里就没有爱的容身之地？

奥布兰：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之外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

情感！家庭中没有妻女、父子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只有对党的忠诚，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艺术、文学和科学，只有掌握权力的陶醉感，只有胜利的兴奋和践踏敌人的激动。那就象一只脚踩着一张人脸——永远不变。我们可以一次次打败和羞辱那些异己分子，监控、陷害、逮捕、折磨、处决、失踪将永不停止。这就是我们正在建立的世界。一个胜利接着胜利的世界。你会接受它，温斯顿，欢迎它……与它成为一体。

温斯顿 (虚弱地。) 你们办不到。

奥布兰 什么？你说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绝无可能。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你们无法在仇恨与残忍之上建立起一种文明。它无法持久。

奥布兰 为什么？

温斯顿 它会崩溃。它会自杀……

奥布兰 胡说！你以为仇恨比热爱更消耗生命，即便是，那也只是缩短了个人的生命，但党是长存的。

温斯顿 可你们终究会垮台！你们会溃败。生命将战胜你们。宇宙间某种精神或某种法则将战胜你们。

奥布兰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温斯顿 不。

奥布兰 那么打败我们的会是那种精神和法则？

温斯顿 我不知道，应该是人的精神，人类的精神。

奥布兰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

温斯顿 是的。

奥布兰 遗憾，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你别指望后世为你平反，温斯顿。你不存在，没有记录，没有记忆，你在过去和将来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从未存在过。

温斯顿 我依然坚信人类的精神，高尚的精神将胜过谎言和残酷。

奥布兰 你真地认为你比我们高尚？

温斯顿 是的——我认为我自己是高尚的。

(奥布兰挥手示意，两黑衣警卫上。)

奥布兰 把他拖起来！（警卫拖起温斯顿。）你？你高尚？你只是一具骷髅。你浑身发臭。你牙齿脱光。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这就是你守卫的人性和人类精神？

温斯顿 (呜咽。) 是你把我弄成这样。

奥布兰 是你自己。如果当初你没有走出思想犯罪的第一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警卫松开温斯顿。）你承认了你犯下的一切罪行。你哀求宽恕。你的思想已被改造。还有哪种堕落你没犯下？

温斯顿 我没有背叛朱丽娅。

奥布兰 (大笑。) 没有？你向我们坦白了一切。

温斯顿 (坚定地。) 我仍然没有背叛她。

奥布兰 (沉思。) 没有。没有，也许没有。

温斯顿 你们还要多久枪毙我？

奥布兰 也许要很久之后。你的案子很复杂，温斯顿……你的反动思想很顽固。但你不能放弃。迟早每个人都会被挽救和改造。最终我们会处决你。再见。（转过身去。）哦，我希望那些老鼠不会骚扰你，它们大都被喂得很饱。也有几只没喂饱的，你可不能把它们当作宠物。（灯暗，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老鼠的尖叫声。）

(片刻之后，灯亮，温斯顿独自躺在地上。)

温斯顿 自由就是奴役。（停顿。）老大哥领导一切。二加二等于五。（坐起数着手指头。）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他们最近优待我了，给我吃的……好饭好菜……老大哥给我的。（老鼠的尖叫声压住了他的声音。）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停顿。）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犯下了叛国罪，他们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其余都

是我编造的。（停顿。）老大哥什么时候枪毙我？什么时候？也许快了。我希望快些。我希望他枪毙我。（停顿。）我不清楚我为何反对他。只要你放弃一切都容易得多。奥布兰说他可以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于地板，我可以强迫自己看着他……他是那么干的。一切都发生在意识中。意识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看着四个手指。）是的，这是五。这是五个手指头（他伸着四个手指头。）他们总是在你走过走廊的时候朝你脖子后面开枪。我知道那个时刻，在开枪的那秒钟，我眼都不眨。我正确地思考，正确地感受，正确地做梦——直到他们开枪。那么，当子弹穿过我的大脑时，我痛恨他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停顿。长久的静默。突然他痛苦地叫喊。）朱莉娅！朱莉娅！朱莉娅！我亲爱的，朱莉娅！

（奥布兰和一警卫从暗影中出现。）

奥布兰 你还在思想上欺骗我。看着我，温斯顿。（温斯顿跪倒在他脚下。）你在改造。在理智上，你基本上觉悟了。但在情感上你失败了。温斯顿，你明白你的任何谎言我都清楚。现在，坦白交待你的真实感情，你是否热爱老大哥？

温斯顿 我痛恨他。

奥布兰 很好。改造你的最后一步到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对警卫。）把东西搬上来。（警卫隐入暗影。）温斯顿，你已经知道101室是什么。这是真相。但真相因人而异。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烧死……还有的被溺死。有的人也许可以幸免。（警卫推上一个黑色木箱。）

奥布兰 而你，温斯顿，你面对的真相是——老鼠。

温斯顿 （尖叫着后退。）你不能那样干。你不会。你不可能。

奥布兰 温斯顿，不能满足于学习和理解。还必须接受真相。而让你学会接受的时刻到了。

温斯顿 奥布兰！你知道这没有必要。你要我做什么？你就告诉我。

奥布兰 老鼠是食肉性动物。有时它啃鼻子，有时它咬眼睛，有时它咬穿你的脸颊吃你的舌头。（警卫强迫温斯顿跪在黑箱前。）

温斯顿 （恐惧之极。）可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我怎么做？

奥布兰 （轻松地。）我只要打开箱盖放出老鼠。箱内有十二只老鼠，它们会冲出来，因为它们饥饿不堪……你说说看，那一只，会咬去你的眼睛？（顷刻间死般的寂静。）

温斯顿 （尖叫。）咬朱莉娅！咬朱莉娅！别咬我！咬朱莉娅——奥布兰！

随你们怎样处置她。撕碎她的脸。啃得她只剩骨头。别咬我……咬朱莉娅！别咬我！我热爱老大哥！我热爱他！

奥布兰 （犹豫片刻，直起身拍着温斯顿的肩。）温斯顿，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回到党的怀抱。

暗场。

## 第十场

一年后，栗树咖啡馆。散放着几套木质的桌椅。后墙上挂有电幕。温斯顿独自坐在咖啡馆中喝咖啡，看报。桌上还摆着一幅棋盘。一位女侍在后面忙碌。

电幕声 同志们，非洲战况依然危急。两个欧亚军团和一个东亚军团正在向刚果河口挺进。而守卫刚果河口，迎战虎狼之师的部队只有大洋国军队的一个军团。

（乐声起，塞姆上。）

温斯顿 你好，塞姆。

塞姆 你好，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们下棋？

塞姆 让我先来一杯胜利咖啡。（他示意女侍。女侍端来了两杯胜利咖啡。）你对形势有何感想？

温斯顿 我担忧，非常担忧。（把报纸递给塞姆。）看看地图。你自己看。

(朱莉娅走了进来，坐在温斯顿对面的一张桌上。她胖了些，发间几丝灰白。女侍为她端来一杯咖啡。)

塞姆 (放下报纸，看着棋盘。) 你先走。

温斯顿 好。(茫然的看着棋盘。) 嗯……你觉得形势如何？

塞姆 糟。很糟。(推开棋盘。) 你现在的职位怎样？

温斯顿 好。很好。薪水高了许多，工作很轻松，非常好。有时候我根本不用上班。

塞姆 什么工作，温斯顿？

温斯顿 我任职于一个委员会……一个分会。我们讨论，商谈事务；研究某种报告……等等……(他看着报纸。) 非常糟糕，整个非洲。

塞姆 再来杯咖啡？

温斯顿 好。我想……(他欲找女侍，却一眼瞥见了朱莉娅。他凝视了片刻。) 对不起，塞姆。(他起身走到朱莉娅的桌前。他一瘸一拐，小腹挺出。)

温斯顿 你好，朱莉娅。(她直直地看着他。) 是我，温斯顿。

朱莉娅 我知道。

温斯顿 很久没见到你了。

朱莉娅 我见到过你。我常来这儿。不过我总坐在后面。今天我想坐得离电幕近些。我担心非洲的形势。

温斯顿 是啊，我知道。情况很糟……朱莉娅……

朱莉娅 我出卖了你，温斯顿。

温斯顿 我也出卖了你。

朱莉娅 (厌恶地扫了他一眼。) 他们有时用某种东西来威胁你——某种你无法忍受的——想都不愿想的东西。

温斯顿 是的，他们就是那样干的。

朱莉娅 于是你会说：别折磨我——折磨他。

温斯顿 (回忆着。) 是的，别折磨我——折磨她。

朱莉娅 事后你假装那不过是个蒙骗他们的手法，但那是自欺欺人。当时，你身不由己。你只能救自己，只能让别人承受。你不在乎别人受折磨。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温斯顿 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

朱莉娅 然后，你对别人的感觉不再一样了。

温斯顿 (悲哀。) 对，你感觉不一样了。

朱莉娅 (冷漠地。) 我该走了。

温斯顿 (言不由衷。) 我们一定得见面，朱莉娅。

朱莉娅 (冷漠地。) 是啊，我们一定得见面。

(乐声起，聚光灯照亮电幕。)

电幕声 肃静，同志们。重要通知，全体起立，同志们，起立。(朱莉娅离去。)

温斯顿 再见，朱莉娅。(对塞姆。) 哦，糟了，糟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刚果，怎么办……大洋国将面临威胁。(大声地。) 你不明白首都也会沦陷吗？老大哥为什么还不行动？任何行动。任何行动！

塞姆 为了胜利我们大家都会加倍努力。我们将夺回刚果。

温斯顿 你不明白我们会战败吗？我们会……

(军乐声起。)

电幕声 同志们，老大哥已亲临前线并接管了一切军事指挥权。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老大哥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咖啡馆外响起一阵欢呼声。遥遥传来整个首都欢呼的声浪。) 欧亚军团和东亚军团被彻底打垮……五十万敌军被俘虏……在老大哥领导下，我们即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温斯顿 胜利！

电幕声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老大哥还在前线。

温斯顿 胜利！胜利！我无法相信！你听到了吗？老大哥带领着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在这危急时刻，他力挽狂澜，挽救了非洲，挽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温斯顿捂着双眼呜咽着。在隐约传来的整个城市欢庆声中。他松开双手凝视着电幕)

上的老大哥。)我过去从未想到,老大哥的笑容竟是那么温暖,那么慈祥。老大哥!  
暗场  
全剧终

二零零九年九月初稿于纽约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返回](#)

[打印](#)

责任编辑: admin

相关信息

--

Copyright © 2002-2003 [中国戏剧网]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 厦门市海韵园科研楼(2)201

联系电话: 0592- 传真: : Email:

页面执行: 140.625毫秒

xx[xx.Net]网络技术支持

闽ICP闽备06011007